

這是照着我所專切期待並盼望的，就是沒有一事會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 腓一 20 —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自己的魂生命。

— 啓十二 11 —

豪邁、得勝的光明雲彩

劉喜光弟兄記念專輯 (1961~2016)



豪邁、得勝的光明雲彩

劉喜光弟兄記念專輯 (1961~2016)

主內劉喜光弟兄追念聚會

主後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時

臺灣中部相調中心

自述生平與見證

劉喜光弟兄的生平年表

1961 年出生於台北

1974 年受浸，畢業於靜心小學，於台北市召會十三會所過召會生活

1977 年畢業於靜心中學

1980 年畢業於師大附中

1984 年畢業於中興大學歷史系

1984 年入伍服志願役四年半

1987 年與陳麗秋姊妹於台北市召會八會所結婚

1989 年進入全時間訓練，配搭輔訓，於台北市高中組配搭服事

1991 年至台中服事大專

1995 年服事台中青少年

1999 年至泰國曼谷服事全時間訓練

2002 年返台至新莊配搭服事大專

2005 年至民雄配搭服事大專

2010 年二度至曼谷配搭服事全時間訓練

2016 年八月於台北榮總安息主懷



喜光弟兄個人見證

全文根據喜光弟兄個人蒙恩見證文字手稿，於二〇一〇年初與民雄大專生分享自己從幼年到結婚期間之經歷的聽抄稿，並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曼谷與全時間訓練學員作個人奉獻的見證之聽抄稿整理而成：

一九六一～一九七七

個人、家庭簡介及兒童、國中時期

蒙保守在訓蒙的師父底下

我父親到高中畢業以前都在山東，畢業時正好抗戰勝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他就出外謀生，到首都南京考取警察學校，不到兩、三年，整個大陸局勢改變，警察跟軍隊一同撤退，於是民國四十二年，政府派軍艦將他們接到台灣。在那之前，我的三爺爺在台灣光復時就來到台灣，他幫我父親找了一份在當時相當不錯的工作，就是在當時的物資局上班。我三爺爺是公務員，職位也相當高，但是感謝主，他那時已經是基督徒了，所以我是第三代基督徒，是從爺爺那代開始算的，包括我的親爺爺也是基督徒。之所以提到三爺爺，是因為我後來能蒙主憐憫，全時間服事，跟他很有關係。他來台灣不久就遇見主，大概是一年一年半，也被主摸着並蒙主呼召，就放下職業。我的父親來到台灣後，就是我的三爺爺和四爺爺帶領他認識主受浸。民國四十四年，也是經由我四爺爺介紹，跟我媽媽認識，後來結婚，三年後就生了我。

我父親得救以後相當追求，在召會中事奉，弟兄們也都很成全他。我們家那時搬到師大附中旁邊，也就是現在的十七會所，後來又搬家到現在的六張犁，那時的吳興街。我在讀幼稚園中班時搬到那裏去，一直到我小學一年級結束，那時開始我比較有記憶。雖然是台北市，但四十多年前還是非常荒涼，我們周圍都是稻田。那時我們在六會所，也就是現在信基大樓聚會，我惟一的印象就是我去參加兒童班；以前的召會生活就是這樣，早上八點到九點是兒童聚會，兒童聚會完了後半小時，九點半開始早上的信息聚會，晚上的七點半到九點就是專一的擘餅聚會。二年級我就搬到新店去住，一住就住到我高中畢業，所以在新店那一段時間算是我人生待比較長的地方。我們雖然搬到新店，但是是到十三會

所，也就是景美聚會。我還記得我們搬到新店以後，到十三會所聚會時，每個主日早上，我就和我們附近的四、五個小朋友走路去兒童聚會。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的事，就是當我到了五、六年級時，兒童聚會所有的項目我都很喜歡，唱詩、背經，我的獎卡已經多到用不完了，獎卡那時可以換鉛筆、鉛筆盒，甚麼都可以換。那時福音書房還出背經獎、唱詩獎、守時獎、禮貌獎、帶朋友獎，甚麼獎都有，我每一項獎都拿。每次去兒童聚會我媽媽一定把我的衣服燙得筆挺，皮鞋擦亮。

我父母是性格非常好的人，非常殷勤，非常勞苦。我們家只有四口人，人少吃飯氣氛就很僵硬。我爸爸從小訓練我們吃飯不能有聲音，湯匙舀湯不能碰到碗，筷子夾菜看準了就夾，要是筷子在盤子裏多翻一下，就用眼神指示，第二次眼睛瞪更大一點，第三次手就打過來了。紗門開、關都不能有聲音，有聲音我爸爸就會叫你回來重新來一次，我爸爸就是這樣性格的人。還有在我小學二年級時，我爸爸就把我送去學小提琴，四十年前學小提琴、學鋼琴是很稀罕的事情。我學小提琴一個月的學費就是六百台幣，那時六百台幣是很大的。其實我們家並不富有，感謝主，我父親非常重視我和妹妹的教育，他們可以說是省吃又儉用，把一切都花費在我和我妹妹的教育上。

關於這段作一個結論。我母親告訴我，在她還懷孕的時候就把我奉獻給主，所以我的名字原來不叫劉喜光；第一個名字是我三爺爺幫我取的，叫迴別。創世記四十九章，雅各為他兒子祝福，到了約瑟他說：「你父親所祝的福……必降在約瑟的頭上，臨到那與他弟兄迴別之人的頭頂。」(創四九 26) 後來可能因為報戶口時覺得這字太罕用了，纔取名叫喜光。所以第一，我是從母腹裏就被分別的；第二，藉着我父親母親，讓我和我妹妹從小受到很好的教育；第三，因着我父親我纔能成為今天這樣的人，雖然我很不才，性格跟父親差很多，但多少也是有一點的傳承。

我從小參加兒童聚會，幾乎沒有缺席過，但小時候還願意受父母引導，到了青少年以後就覺得，為甚麼我同班同學週六下午都去溜冰、打保齡球，而是我要去聚會呢？但我父親非常堅持。那時的青少年聚會包含了國中、高中、大專和現在所謂的青職，所以我覺得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聚會，而是大人的聚會。那個聚會很瘋狂，但我當時還沒摸着主，真的覺得像動物園一樣。至少在我的會所的青少年聚會是這樣，呼求主名可以搞半個小時；一個人呼求、團體呼求、站着呼求、坐着呼求、跳到椅子上呼求、兩人三人呼求。呼求完就拿一節聖經來禱讀，禱讀又

禱半個小時，然後再唱一首詩歌唱半個小時。我還沒摸着主，只覺得自己像看戲。

國中三年有一次印象最深刻，那時大概已經國三了，那次服事者叫我起來講一點，我心裏想，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歡講，還要叫我講。但他叫我講，我只好站起來，我記得我把那堂聚會搞得非常尷尬，我站起來站了一分鐘，甚麼話也沒講，之後就坐下了。那位服事者大概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之後不久就考高中了，還記得我的試場是在建中，考完隔兩天就有高中特會。我要很感謝這位服事者，他從我兒童班服事到這時，他在特會報到的那天下午來找我，問我準備好了沒，那時候特會要自己帶棉被、帶枕頭，背了一大包，這位弟兄就載我去特會。

一九七七年七月是我人生的轉捩點和分水嶺，就是在這個特會裏，主來遇見我。我印象很深刻，在第一堂聚會的詩歌是詩歌八十五首，至今我仍非常喜歡。這詩歌深奪我心，唱着唱着，淚水不由自主奪眶而出，深處只感覺：「主阿！像我這樣差勁不堪的人，微不足道的人，竟然值得你來為我受死受辱，主阿，我不配，主阿，我不值。」口裏唱着，心裏想着，到末了已經泣不成聲。外面哭着、唱着，裏面基督的愛好像活水充滿、浸潤、澆灌，更像烈火焚燒，將我這人完全融化，就如詩歌二〇九首第一節所說：「耶穌你的全勝的愛，已經澆灌我心，我心就不再會搖擺，就能生根於神，就能生根於神。」釘十字架的故事對我這個兒童班並不新鮮，但這次是完全不一樣；從前都是用耳朵聽聲音，這次是用眼睛看異象，我真是看見了這位為我掛在木頭上的耶穌。在一堂聚會中弟兄們說到倪弟兄的見證，說到他的得救就是他的蒙召，這兩件事在他身上是同時發生的。這個點在我裏面起了非常大的共鳴，我暗自說：「主阿，我也要這樣，我要像倪弟兄一樣得救並同時蒙召。」信息完畢，弟兄們要大家跪在座位前禱告，在半個小時的禱告中，我一面哭，一面禱告，享受主的愛，也向主認罪悔改，也許願奉獻，將自己奉獻給主，也對主說，若是主願意，我願意像倪弟兄一樣，像這些服事我的弟兄們一樣，成為一個全時間，不顧一切來事奉你的人。在那次特會中，我也寫了我第一次的奉獻書，將自己清楚點交奉獻給主，也寫着願意一生全時間事奉主。我裏面的感覺非常認定，非常篤定。在那之前我不知道為甚麼讀書，我只知道為我爸爸讀書，只知道讀不好就挨打；所以那時我對讀書的印象非常差，我的成績沒有說很好，在班上大概是中上，對人生沒甚麼目標。但就是在那一天，那場聚集完之後，我整個人就改變了。我找到我人生的方向了，我知道我人生要甚麼了，我覺得：對，

我人生就是要作這件事。非常確定。所以從那時候我就開始讀經，開始有個人禱告，開始有個人屬靈追求。我算一算，我高中時新約就讀了五遍，舊約也讀了三遍。那時完全是被主吸引，可以說瘋狂。

一九七七～一九八〇

主愛激勵、困迫而吸引：

撒下屬靈種子，立下屬靈根基

高中升學壓力是很大的，但我已經把那個忘記了；甚至在我的潛意識裏，我根本就是不想讀大學了，就覺得說，最好有前面弟兄來對我說：「劉喜光我看你是不錯，你就來學習服事主好了。」我不只被主愛激勵，不只奉獻給主，而且那時說也很奇妙，也沒人告訴我，每年寒暑假我都非常巴望去特會，而且我非常羨慕站在講台上的那個人，不管是誰。那時還是老路，事奉主就要站講台，我因為非常羨慕，就開始學習每個弟兄的腔調手勢，發現我在這方面好像還蠻有恩賜的。不學則已，一學還學蠻像的。我覺得我一輩子不要作甚麼，我就要作這個，最榮耀了；那一天我能站到講台上去像他們為主說話，這就是我的夢想。所以我就想聖經要讀熟，屬靈書報要多讀。我第一本屬靈書報讀就是《主工人的性格》，再來我就讀《讀經之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等等。這些都變成我放學回家的功課，我很喜歡這個，寫學校的功課都不太喜歡。那時上學，我家到學校要坐一個小時的公車。三十幾年前台北市公車還沒有冷氣，每天車上都擠滿學生，像沙丁魚一樣，但對我而言一點都不痛苦，那一個小時在公車上對我來說真是天上人間。我不是在起站上車，大概都沒位子，上車時車子裏都擠得滿滿的，我站着也不用抓手把，因為人太多了，周圍的人把你擠住，你也不可能跌倒。我就開始默想主的話，讀小本的聖經，半個小時後就開始背英文單字。到了學校不進學校，先到學校旁邊的會所，那時弟兄姊妹到會所守晨更，我去時他們都快結束了，但是我還是很想去，要感受一點氣氛，就感覺被水花噴到一下也好。我還記得會所裏有位老師母姓蔡，很愛我們這羣學生，就多塞給我們幾個麵包，之後我們就趁教官說遲到之前衝去上課。

我國中還沒摸着主以前，下課很瘋狂，每次都衝向操場打籃球，我是負責要佔場的，每堂下課都去打，雖然只有十分鐘，但我們都能打到忘我了。週六中午下課，我們都打到太陽下山。到了高中，摸着主以後，我下課也很瘋狂，但不是打球，而是去看望。那時還沒有人教我們甚麼叩門，但我們裏面就是被主摸着，覺得要

為主作工，為主傳福音。每年九月份新生入學，我們就跟幾個同伴約好，中午先來在一起禱告，禱告完就利用新生還在吃便當的時候，一個班一個班跑，五分鐘，有時我配搭講，說我們是這個學校的基督徒，講一些福音，然後說我們在放學後甚麼時間在甚麼地方有聚會，歡迎同學們都來參加，最後問說你們有沒有是基督徒的，請舉手！我們就這樣跑二十幾個班級。很土的作法，但那時我們裏面因摸着主，被主的愛困迫，所以這樣作。我們這樣作沒有人教，其實包括我的讀經、禱告都沒有人教，完全是主自己在我們身上給我們的心。

我們那時的學校聚會，是我們這羣高中生自己帶，沒有人來陪我們聚會，我們就自己找信息。那時影印非常不普遍，所以就找到信息後，弟兄們輪流刻鋼板，再用滾筒和油墨印，我們這樣有時能聚到二十人。會所的師母也會來，夏天煮綠豆湯，冬天煮紅豆湯。有一段時間我們幾位弟兄中午時會聚在一起，就在一間物理器材室；因為那時吳有成弟兄在我們學校教物理，他可是名師，教得非常好，連補習班都想來挖他，但感謝主，他後來是被主挖去了。因為吳弟兄教物理，他就把器材室交給我們一位弟兄，就是張平弟兄。他大我四歲，但只高我兩屆，與他在高中這段的配搭，也是有血有淚、可歌可泣。我們這些弟兄聚在一起吃便當，之後就一起去看望。那時我們一下課，打聽到今天那個會所有聚會，就衝到那一個會所去。簡而言之，這段時間因我這樣單純追求，主愛吸引我，所以這段時間主在我身上，在屬靈上立下了一個很好的根基，包括我的讀經、追求，甚至是事奉；不只在學校，也有會所配搭小牧人服事（服事兒童）。我高一就開始服事兒童，我那時很兇，弟兄們都把最難帶的兒童放在我這一班，因為他們在我這班就不敢亂來。有一次，全台北高國中特會，我們聚完會就住在會所裏，兩張長凳子合起來就是我們的床，那時有一羣國中生跳來跳去，我就把他們痛罵一頓。直到我台中讀大學，一次回來台北擘餅，一位媽媽跑來道謝，說謝謝我那次罵了他兒子。我提這些，就是要說那時我就開始有分服事了。

在我高中三年，有幾件事是很寶貴的，第一就是主在我身上打下奉獻的根基，第二就是主引導我在屬靈上有追求。特別是詩歌，在高中時，詩歌本中的讚美主、敬拜父、得救的證實與快樂、羨慕、奉獻、試煉中的安慰、十字架的道路，幾乎都唱過了。當然屬靈生命還很幼嫩，那時我聚會瘋狂到一個地步，連過去逼我聚會的爸爸都覺得我似乎太超過了，所以我覺得受委屈，就會唱試煉中的安慰，現在想起來覺得好笑，但當時我唱得非常有主的同在。

三年高中，我沒有好好讀書，高一升高二時我選了丙組，也就是現在的三類組，想要考醫學。其實我數理、自然科非常不行，那時想考醫學，是想要像史懷哲和李文斯敦到非洲去開展，即使考不上醫學院也可讀個農學院，醫療團作不成還可以當農耕隊。那時我們跟非洲許多國家有邦交，或許可以去當農耕隊。但後來數學、化學都沒過，我就跟爸爸說我還是去讀文組，他說我若是補考考過，就可以自己選，若考不過就留下來繼續讀丙組。那時我跟主談條件，並有許多禱告，非常經歷主，結果補考過了，我就到了文組。後來高中的最後一個寒假，有一個高三特會，在台北一會所的舊二樓，有將近八十位的弟兄姊妹，三天兩夜聚在一起，我們個個再次奉獻，再次被主的愛激勵，到最後我們向主宣告：我們不是考大學聯考，是考地方召會聯招。我們當時上大學的心志，就是要去住弟兄姊妹之家，要是沒有弟兄姊妹之家，我們再好的學校都不去。三月開學之後，主給我感覺，應該開始讀書了，我便開始排我的讀書計畫，每天放學到回家，七點讀到十一點，但還是維持讀經和禱告的生活，那時讀書真是經歷有主的同在，讀書變得很享受。我聯考一考完，就有感覺，可能會去台中。考完聯考我就上陽明山去參加六週訓練，一天晚上的聚會是一個露天的陽台，唱着倪弟兄的詩歌，大家都哭了，從那時起，我漸漸地摸着了一點神的經綸。我覺得主聽我的禱告，在我高中，就是這一生開始追求主的頭三年，讓我對主非常有把握，認識祂是信實的，使在考試的事上我沒有懷疑，也沒有搖擺，到了台中的四年大學生活，是照着我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

一九八〇～一九八四

追求真理，遇見佳偶

進到大學的頭一年，我開始被神的經綸抓住。我也開始對主的恢復產生了使命感。我考上了歷史系，我們那時歷史系是非常空的，所以我已經在豫嘗全時間了，我們同學都知道找不到我就到會所找。大學四年我就是學習各樣服事，因為當時召會青職少，弟兄們就特別成全大專生，尤其是弟兄們，如主日領詩、大專聚會，我們都自己來，就是幾位弟兄來在一起交通，尋求負擔，非常瘋狂。

主在大學四年量給我服事的場合，也給我負擔，讓我能學習服事，這實在是主的憐憫。另一面主一直把對真理的渴慕擺在我的裏面，我從福音書房基本訂戶的第一期訂到現在。其實我從高中被主摸着，對聖經、書報非常寶愛；我的書就是我的第二生命。大學有一年我服事書報，一面自己讀書，也能在弟兄姊妹來

買時跟他們分享。還有大約半年的時間，我將我生活所需的費用節省下來，買屬靈書報，也買李弟兄常在信息中提到的英文書，如達祕的《聖經畧解》，就是倪弟兄推薦給李弟兄的書，像文生的《Word Study》、米勒的教會歷史等。那時大學的弟兄姊妹有這種風氣，以買書報為樂，弟兄姊妹之家的書架上幾乎都是福音書房的書。當然在大學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碰到了我姊妹。

我一直把婚姻這件事擺在主的手裏。從我開始有心願全時間服事主，就跟主奉獻說將來我的另外一半，她惟一的必要條件，就是也要有這樣的心志。另一面因着我母親的榜樣，我也希望我的姊妹在性格上也要殷勤。我姊妹跟我同年，但因為她重考，所以晚一年到台中，當時她讀的靜宜大學和我讀的中興大學同屬台中一會所。我們一起過召會生活，加上我們有伙食團，搭伙的弟兄姊妹就要輪流服事，也因此對姊妹越來越認識，開始有一點珍賞。後來她加入青少年服事，因着彼此配搭，和召會生活中的接觸，就珍賞我姊妹的靈非常剛強；再來就是她非常殷勤，服事常是第一個來最後一個走的。到我大四的時候，經過禱告、奉獻，就透過一位在職姊妹，跟我姊妹提這件事，我們就開始了交通。我們第一次見面的交通內容很簡單，我就對她說，「我一生是奉獻給主，要事奉主的，所以往後物質上可能比較缺乏，米缸可能沒有米，這樣你若是覺得合再繼續，若是不合，我們就到此為止。」我姊妹是很剛強，也很有異象，與我同等心願，甚至往後證明，我姊妹心願比我還強，主實在給我一位非常好的幫助者，各面都是補我的不足。

一九八四～一九八九 被主更深製作並剝奪

我們交往後，半年我就畢業了，之後我就去當兵，這對我來說是比較曲折的一段。從我高中到大四畢業共七年，對我來說就像是約瑟夢中的七個豐年。當兵以後因着一些因素，主量給我一個過程，就是我簽了四年半的志願預官。那年十月李弟兄回來台灣，所以我姊妹那時很喜樂，放學後就從台中搭車衝到台北參加特會，結束後再回台中。我那時在鳳山陸軍官校受訓，幾乎把腦袋都洗光了，當兵把人操到一個地步，沒有自己的主見或思想。十一月我分發到兵科學校，在新竹湖口。我在受訓，就想着我姊妹多麼榮耀，她在三層天上，我卻好像在地獄一般。當時我裏面就很妒忌，跟主過不去，我說，明明七年前我奉獻要全時間服事你，為甚麼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偏偏李弟兄要在我當兵簽了以後纔回來，為甚麼不早一點回來？所以我就不聚會了，也不讀經、不禱告，要跟主絕交。所以那時我就

定意不想主，大約有半年時間，刻意不找主。

結果主來找我。就是在我們最軟弱失敗的時候，那靈都要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我們再怎麼否認，都不能推翻這個事實。有一天晚上我站衛兵，不知道為甚麼，一張一張的臉好像投影片在我腦海裏出現，就是我過去服事青少年的臉，主就藉此向我說話。主對我說，你不是對他們說過「和彼得」麼？講過馬利亞麼？講過要愛主、要奉獻麼？那一天可說是一個分水嶺。那時我仍心硬，再過了半年，台北已經開始訓練了，我因着自己的光景不正常，我就跟主收回我的奉獻，連帶的我就想不要虧欠姊妹，因為當初我們是以一起事奉為前提交往的。我就寫了一封停止交通信，我和姊妹的交通就停了一段時間。後來因為軍中服事，有弟兄陸續來我服役的地方看我，主在我裏面就再有呼召。

主為甚麼量這段經歷給我？現在看來，從我高中開始愛主、過召會生活，到大學四年，這段時間我在屬靈上開始有隱藏的驕傲，那時我幾乎不懂人為甚麼會弱，所以主藉着這樣的環境摸我。到我當兵第三年被恢復，我纔又與我姊妹恢復了交通。在當兵後半段的時間裏，我真是經歷那靈用說不出來的嘆息為我代求。我當軍官雖然不用站衛兵，但是要查哨，查哨也是很痛苦，上半夜要查一次，下半夜要查一次。一個人走在這麼大的營區，那靈在我裏面的嘆息就在那裏摸着我，我就不知不覺的呼求主。我經歷主在這四年服役中是那位保守我，牧養我的神，在那之前我沒有那麼深刻的經歷到主的保守。

我結婚時，還沒有退伍，我是在退伍的一年多前就結婚了。那時因為姊妹也還在訓練，我本來感覺，結婚我們就乾脆去公證，不需要豫備這些事情；另外在我裏面還有一個隱藏的感覺，就是在我最軟弱的時候結婚，應該沒甚麼人會來參加我的結婚聚會。但是我告訴你們，主常常會藉着聖徒對我們說話。當時我的妹妹也跟我說：「哥，你是愛人的榮耀呢？還是愛神的榮耀？」這是主向我說話。感謝主，不只主愛我們，召會也非常愛我們，我們結婚聚會的時候八會所是坐得滿滿的。我兒子聖軍出生的時候我都還沒退伍，「聖軍」這個名字也是我妹妹跟我建議的，因為當兵完想要全時間服事，又常常唱詩歌三五五首，所以她就建議我這個名字。在我這一生裏面很多很關鍵的時候都是藉着妹妹給我一句話，她也不多話，就是一句話，幫助我。

一九八九～一九九一

學習事奉主的規範，看見並經歷身體及新路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我退伍了，我從屬地的軍隊退伍了，第二天，我就向屬天的軍隊報到。那時的訓練不像現在的規範這麼完整。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的訓練，李弟兄已經回去美國，留下余潔麟弟兄和其他弟兄們帶領訓練。我一邊參加訓練，一邊其實就已經開始服事了。從一九八九年元月到一九九一年的六月分都在台北配搭高中組的服事。在八九年的六月，余弟兄他們回美國，訓練就交給台灣福音工作的弟兄們。當他們擔起來以後，就考慮到開展的部分；在那之前，台北的訓練因着李弟兄帶領實行新路，實驗叩門，所以無論學員有多少都去叩社區。這樣兩三年下來，在台北的大專和高中校園就處於一個半停擺的狀態，因為所有的人都投入到社區實驗新路。弟兄們後來考量到校園還是非常重要的，就把開展的重心拉回到校園。所以當時訓練不只有學務上的輔訓，為着開展校園還有開展的輔訓。那時候我就與兩位弟兄一起配搭開展輔訓，一同陪着高中組的二十幾位服事者，那對我來說纔是真正的訓練。我名為輔訓，但事實上我是藉此補了很多的課；當時因為陳洵弟兄在服事訓練，在身體的點上給了我非常多的幫助與開啟，在我配搭輔訓服事的那一年半，得到非常大的益處。他與我們交通說到，其實我們在召會生活中的每一個點都是跟身體息息相關，包含我們的坐位子、我們的聚會、我們的態度、我們的反應，都說出我們裏面是不是有身體的感覺。那個配搭服事一直到九一年。附帶提一下，老大聖軍出生的時候我姊妹在訓練，我還在當兵；老二顯晨出生的時候我正在配搭輔訓，老三慕純出生的時候是我在泰國服事訓練。照這樣看來我這一生真是跟訓練結下很深的關係。

我和姊妹結婚的時候，我是在當兵，她是在參加全時間訓練，我們兩家的父母都不富有。我父母在台灣沒有地、沒有積蓄。結婚的時候，我們沒有從人接受甚麼，很多人都問我們，你們就這樣結婚啦？我說，對呀，就這樣結婚。我們結婚的頭兩年半，住在一女中的姊妹之家，我們沒有自己的床，沒有買床，只買了一台冰箱為服事姊妹之家。姊妹之家有三個房間，有一間套房，當時我們還不是住套房。第一年，我們是把上下鋪拆開，上鋪放下來，用墊被把它跟下鋪墊成一樣高，但是睡得很香甜。後來生了聖軍，纔搬進套房，那時我們就用舒柔墊打地鋪。那時我們給小孩用的紙尿褲和奶粉都是最好的，這是要見證主的信實，見證祂是活的神，可信的神。當我們全部擺上為着主的時候，就不需要去考慮這些問題。

我們家從一開始就是這樣學習奉獻，從沒有缺乏過，一直到今天我兩個小孩讀大學。一般人常常覺得，為甚麼全時間弟兄姊妹生的小孩都是那麼多？感謝主，這就是要見證神是豐富的。先前提到我和我姊妹剛交往就跟她說，「跟着我可能米缸會空。」但這二十年來從來沒有發生這樣的事，就像李弟兄見證他從來也沒有喝山水、吃樹根一樣。在《福樂的人生》中李弟兄說：「耶穌管飯，並且耶穌管的飯比人管的還香甜、還豐富。」也如詩歌四八八首副歌所說：「仍然當愛，仍然當給，照舊你還餘一握；所有的愛，所有的給，要使神賜加倍多。」其實根本不只一握，都好多握。

一九九一～一九九九

認識並認定職事，珍賞高峰真理，渴慕被構成

在這段時間，主叫我更認識並認定這分職事，並且珍賞高峰真理，渴慕被構成。一同配搭的弟兄幫助我看見，要作得勝者就要認識並實行新約的職事；要實行新約的職事，就需要先被新約的職事構成，也就是被神新約經綸的真理所構成。要被神新約經綸的真理構成，就要進入主藉倪弟兄和李弟兄給我們所有的豐富裏，將其消化、吸收，成為我們的組成。我看見，今天弟兄們所作的就是將神經綸中的要點和內在素質的點，也就是高峰真理的要點，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和事奉中。我摸着到，今天我們所該作的，就是：第一，花時間進入聖經，熟讀甚至背誦；第二，花時間進入兩位前面弟兄的豐富，要以研讀教科書的方式來進入；第三，積極、緊緊跟隨主今日的說話，也就是一年七次的說話，進入並且研究弟兄們如何來消化並供應食物。

今日，全地神的兒女都在飢荒中，渴慕得着食物，惟有主的恢復是約瑟的糧倉。我們若是愛主並愛主的恢復，也願意拼上為着主的恢復，其實路很簡單也很明顯，就是進入這些豐富中，消化、吸收並被構成，然後將其推廣。我想我們若能這樣做，是何等榮耀、何等有福、何等有價值。這是主給我們的寶藏，也是主給我們的特權，我們要珍賞、重看、寶愛，並為這個獻上一切。我們就只有一種食物，一樣的口味，一致的方向，同一的目標，一樣的說話，一個負擔，作一個工作，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工作。

一九九九～二〇〇二

答應主呼召，與職事同工，赴海外開展，推廣新約的職事

當時赴海外開展的動機就是，第一，要抓住機會，答應呼召，向主還願：高中時代向主所許的願，向主償還。我當時的感覺，就是：「主阿，我已經奉獻給你多年，我也已經事奉你一段時間，我也願走你道路，主阿，異象都清楚，示也認識，主阿，我還要等到甚麼時候？纔能讓你在我裏面完全自由，纔能讓你在我裏面得到完全的地位，纔能完全向着你沒有保留，纔能與你之間沒有任何的黑影，主阿，主阿！我渴望與你完全是一，你要我去，我就去。」第二，就是響應職事的呼召：李弟兄在一九九五年夏季「雅歌生命讀經」結束後，說到他當時心頭的負擔，他說，主恢復對真理的示已經達到高峰，但在真理的推廣和開展上，還未達到高峰。他盼望在全球二十個地方設立高峰真理書報站。從一九九一年，每年都從台島有全時間的聖徒，答應呼召，赴海外開展，每次我知道，聽到，或看到這些訊息或交通，我的心跳都會加速，都會問主說，主阿！甚麼時候輪到我。一九九七年五月李弟兄被主接去，對我是一個很大的震撼，我覺得這是我們該起來承擔主恢復的時刻了。經過兩年，一九九九年，我想對我來說，就是約定的時候，生命的時候到了，我說，「主阿！我在這裏，請差遣我。」

在一九九九年有這樣一個呼召，說泰國這邊有需要；其實這個呼召不是對着我一個人說的，是對着我們十幾個弟兄說的。帶領的弟兄說到這樣一個需要，我記得那是一個週一的早上，我們是在一個同工的聚會中，他前面交通了很多事，最後十分鐘講到這個，就是這樣簡單，他說，你們回去禱告，最後說：「莫非就是你。」，當他講到「你」，我覺得一把劍刺到我心裏，同一時間，我就覺得主在呼召我。從會所到我家，我騎車約半小時，當下我覺得很願意，但是一上摩托車萬般思想如潮水湧來，我首先想到我姊妹，那時我兩個小孩了，我想我的兩個小孩怎麼辦？到了泰國他們怎麼讀書呢？無解，都想不下去了。這些都不是最抓住我的，最抓住我的就是我的父母。我們家沒有產業，我父母就非常愛我和我妹妹，我父母五十年前過着極其節儉的生活，給我們吃好的、穿好的，給我們受最好的教育。後來我當完兵退伍，主在我身上的呼召沒有過去，我就答應主的呼召，全時間事奉主，但我一直都還在我父母的身邊。

所以我聽到這個消息，最抓住我的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雖然我並沒有賺

甚麼大錢來奉養他們，但是我想我作為獨子能穀陪伴在我父母旁邊，也許我不能給他們甚麼享受，但是我能在他們身邊也是我們的本分，我就一直哭，我在想我爸媽誰養？祕訣就在這裏，雖然我想到這個問題，我想到我父母成為我當時的一個攔阻，叫我越不過去，但是有一個點很重要：我的心一直是向着神的。詩歌二七三首第五節說：「我的所有你正下手剝奪，求你留下剝奪的手給我。」作詩歌的人，裏面有一個很蒙福的思想，我無法保護自己，所以我向你求一件事情，求你留下剝奪的手給我，但是我要摸着你的自己。我的一切你正下手剝奪，但是求你留下剝奪的手給我。當時我沒有考慮那麼深，所以我就告訴大家這邊有一個祕訣，真心愛主的人，你聽到這些話裏面一定有抵觸，挖不動，沒有辦法。是的，你沒有辦法，但是在和主摔跤的時候，你的心要一直向着神。我當時騎摩托車，「你覺得你養你爸爸，會比我養你爸爸更好麼？你信不過我麼？」主這句話一來，光來了，我馬上向主悔改：「主阿，赦免我的小信，當然你養會比我養得更好。」我到家擦擦眼淚，擦擦鼻涕，我的關過了。

赴海外開展所學習的功課就是，第一，在父母一面：勝過人天然的情感。第二，經歷主全足且即時的供應和照顧：在父母一面，在小孩一面。第三，所有屬靈的操練更切實，特別是禱告。第四，經歷主是莊稼的主：主的需要是何等大，我們在台灣一主恢復的苗圃，是何等有福，但我們若只留在台灣，是何等自私、保留。第五，經歷七靈，度量被擴大：享受主的度量，接觸人的度量，適應能力的度量等，各種度量都被擴大。第六，更多且更實際地經歷一個新人，及基督的身體：新人對付的是我們的文化，要我們放下基督之外的文化，而以基督作我們獨一的人位；身體對付的是我們的己，要我們否認己，只憑基督這獨一的生命而活。第七，經歷與主同行、同工；與職事同心、同勞的榮耀、豪邁、暢快。

我不是一個剛強的人，我是一個非常 弱的人，但感謝神，因着我的 弱，使我可以有機會讓基督的恩典覆庇我。主需要我們，主的恢復需要我們，需要得着生命供應的管道，成為神與人之間的橋樑，成為主再來的踏腳石，需要一班被新約職事構成的人，往普天下去，將國度的福音傳遍所有居人之地。

家屬的懷念



給我親愛良人的一封信

給我親愛的良人、同伴、同工、一同當兵的喜光弟兄：

你走了，和你所愛的主完滿的同在了。當我思索如何敘說我們這近三十年和你、和主一起走過的歲月時，主柔細的告知一寫封信吧！不知你讀得到麼？這是一封宣示與眾人的特別情書。

第一眼見到你是在台中，你讀中興大學，我讀靜宜大學，我們都在一會所同過召會生活。你那渾厚、宏亮的嗓門，很難不讓人注意。每天清早六點，我們從不同的弟兄姊妹之家，迎着晨曦，騎着腳踏車，如同上錫安山一樣，到一會所地下室守晨更。一個半小時又讀、又禱、又唱，彼此分享，洋溢基督。你總是第一個禱告、第一個分享，只要有你在就絕不冷場。你真是盡職的祭司，時時點燈照亮眾人。你那發光的臉龐真的吸引人，也觸動了一個少女的情懷。但我知道，當把這隱藏在心深處，不讓它發展；我也被你激勵，而竭力操練靈，傾倒向主的愛。那是段清心單純追求主的歲月。之後我們一同配搭青少年服事，那時我得救纔兩年多，甚麼也不懂，只是跟着、學着。服事我們年齡相同，你卻老練的帶着我們在配搭中被成全；也在那段日子帶來彼此更多珍賞及建造。直到大三，藉着一位年紀較長姊妹的服事，我們有了正式的交往。第一次見面交通，記得我們坐在溪邊石頭上，你很直接地告訴我你的心願，你說：「我是要一生服事主的，跟着我會很吃苦，有可能到米缸空了，沒有食物吃的地步哦！你要考慮好，若願意就繼續交通；若不，今天就是第一次交通，也是最後一次。」這就是你，直接、乾脆、真實。

交往過程並不順利，主知道我們都滿了天然的愛，在祂主宰下，經過了十字架的淬鍊。你在當兵的前兩年和主嘔氣，正當你簽下四年志願役時，李弟兄親自

回來台灣呼召青年人加入加畧聖軍，帶領訓練。你生氣了，覺得主不穀意思，為何在這關鍵時刻，你卻因兵役無法有分這榮耀時刻。於是你定意不呼求、不禱告、不聚會，當然你也提出和我停止交通，因你的目標改了，不想連累我。當你提出時，我已在全時間服事，弟兄阿，理由雖佳，但一個姊妹柔弱的心卻受傷了，我的眼淚也無法挽回你的決定。回首已往，我知道是主親手量給的過程，主深深的摸你向祂的奉獻，也在親自雕琢這個器皿。主的愛終究勝過了你的硬心，在一個寒冬的夜晚，站衛兵時，新竹湖口冷風颼颼地吹，四圍寂靜，主將大學曾服事的高中生的臉龐在你腦海中一張張浮現，也題醒你曾經對他們講過的信息。你被這幅景象征服了，淚水不止，硬心被融化了，是主再次尋找你。同時，也有軍中服事團的弟兄們到部隊看望、顧惜，讓你再受牧養。一個浪子的心終於柔輦，要回父家的時候到了，你也想到了我，恢復了交通，再一同奔跑。我們的愛如同死而復活，天然的成分少了，神加多了。

一九八七年主帶我們進入婚姻生活，和一羣同伴在台北市召會配搭青少年服事，你也在受訓後進入訓練中心當輔訓。兩個孩子相繼出來，我們騎着一輛50cc的達可達機車跑遍台北，前面站一個，我背一個坐在後面，想到那段簡單卻平常的日子，就覺得甘甜。弟兄，你是否也有同感呢？

一九九一年台中市召會呼召我們回去服事大專，住在逢甲會所。你剛服事完訓練，便把這羣大學生當學員操，不只天天陪晨興、讀經，服事伙食團，帶着伙委到大賣場買菜，更常常事奉交通，只為得着更多青年人。你的負擔就是操練靈，大量供應主的話，瘋狂地愛主，也帶着青年人踏遍台灣大小景點，爬山、露營、泛舟。你說服事青年人就是要帶他們暢快，靈中暢快，身體也要舒暢。後來無論在新莊召會、民雄召會服事大學生，你總是專注、專特、專一的把全人傾倒在這班青年人身上。我知道你盼望他們一個個都要像你一樣完全奉獻。

在外人眼中，你好像一直是剛強、永不輦弱。但你自己說，你就像彼得一樣，前一刻還宣告可以與主同死，下一刻就輦弱得不敢認主。有兩年的時間，主把你帶到谷底，雖沒有否認主，但卻打魚去了。那段日子我也被帶到深淵中。當時雖艱難，但深處我知道是主再一次的製作、剝奪、削減，好使你被變化、更柔輦。

李弟兄的離世又呼召你重回戰場，原來我們都在主這陶人的手中，祂知如

何雕塑我們成為他的傑作。知道麼，每次你軟弱，想退下，總告訴我：「姊妹，我不適合全時間。」我回答：「你不適合，有誰適合？」你一出生就是被命定要一生服事主的！但軟弱中的你，從不多說甚麼，仍面如堅石的不顧我的挽回。這就是你，弟兄，你的軟弱也是這樣的絕對。

一次又一次，我認定，只有主能製作變化你，於是我放下了，把你完全交在主手中，不企圖作甚麼，只簡單與主配合，與你同心配搭，簡單跟隨你—我的頭—的帶領。但主也知道我的天然、喜好、自己的揀選，於是就在你第一次答應主呼召去泰國時，我被暴露了。記得那一晚，你回到家，和我說：「姊妹，弟兄們交通，現在泰國的訓練需要一個家去配搭，主有呼召，我們一起去吧！」我當場一聽，被嚇到了，心想：「泰國？這個我陌生的國度，滿了偶像的國家，我不要去！」於是我轉身背對着你，眼淚流了下來，然後很絕的說：「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你沉默了，也沒多說甚麼說服我。然而，我的反對並沒有消滅一點主在你裏頭的呼召。一次次的交通，主着實暴露了我，看見我的奉獻及跟隨竟是如此有揀選。最終，主得勝！我們全家踏上這個異族異語之地，也踏上一條從未走過的信心之路。謝謝你，親愛的，因着你的忠信順服，纔使我能和你，和我們的良人，一同踏上錫安大道，隨主向前！

主第二次再呼召回泰國時，我們都更清楚彼此的心願。所以當弟兄打電話來，你正去台北青年班上課；那位弟兄問，泰國訓練中心目前有需要，那裏的弟兄們問你們有負擔回去服事麼？我只簡單的回答弟兄：「喜光弟兄一直對青年人負有負擔，我想他是樂意的！」於是這一次沒有一點掙扎、考慮，我們拔起帳棚重返泰國。

一眨眼六年半了，這段日子主在各面更成全你，也成全我，我們生活更簡單，毫無罣慮。雖然需要罣慮的事很多，但主讓我們過一種不要為明日憂慮的生活。倪弟兄當年信心生活的榜樣深深影響我們，渴望這樣的靈也複製到我們身上。感謝主，何其有福，我們能過這樣憑信而活的生活。三個孩子的學費、生活費，天文般的數字從未攪擾你，你總是簡單的說：「主呼召，我奉獻！我需要，主負責！」信實的主從不誤事，如同倪弟兄說過「…在這幾年中我惟獨信靠神，總沒有缺乏過，無所剩亦無所少，天上的嗎哪天天降—源源不絕，父神的烏鴉處處飛—不招自來。」何其有福，我們也能經歷倪弟兄所經歷的。

這六年半在訓練中心的生活，看見你更單一、專注，全心、全魂、全心思並

全力愛主、愛受訓學員。我常說，你真是一個不會作工的人，沒有太多工作的規劃，或顧到更多面的需要。你總回答我：「姊妹，我的度量不大，我只能專一的作一件事，弟兄們把訓練託付我，我就專心陪訓練，其他的需要讓別的肢體去盡功用。」於是輔訓團和學員就是你傾倒負擔、關心牧養的對象。每主日下午陪着輔訓屈膝在一〇四辦公室，全人傾注、大聲釋放的禱告，只為把這羣奉獻自己的寶貝帶進至聖所，帶到三層天，被這位可愛又榮耀的主深深抓住，不再回頭…像你一樣。

弟兄阿，在你心中日夜記著的，還有那羣在全泰開展的全時間服事者。每回與你同跪在房間禱告，只要提到這羣奉獻自己，擺在異地開展的青年人，就淚流不止。時間到了，你就調整課程空出一週，或拉着我或邀請時間釋放的聖徒，開車向北、向南，往東北，跋涉 800 到 1000 公里，一站站看望、牧養，關心他們活得好麼？喜樂麼？是否過扎根的生活？你真的寶愛他們，疼惜他們的孤單、幼嫩，兩年訓練一畢業就要擔負一個召會的見證。有的地方方圓 200 公里內沒有其他召會，他們在開展中的無力、無助，面對泰國人語言的限制、文化差異…你都感同身受，你愛他們勝過自己的孩子，這是我可以見證的！

已過一年壯年班開始了，你對這羣中壯年的弟兄姊妹也滿了負擔，巴望他們經過成全也能到各地開展，成為青年人的後盾，作他們屬靈的父母。你拉着我，週週陪你去上課，每早晨六點半，從第一訓練中心到壯年班，一上車我們總是禱告，禱讀享受主的話。在靈中與神並與彼此連結交織的禱告，總把我們帶到高山，只見主自己。親愛的，這是一段最甜美、幸福的時光。

何其有福，能在壯年班週週聽見你的課程，我常笑着向你表白：「弟兄，我是你的一號粉絲哦！」你每次釋放信息，我都是心口是一的大聲阿們且勤作筆記！每次從你口中所流露的總是滿了靈、話，真誠又震撼人心！激勵我要竭力追求基督！

末了這兩個月，陪伴你在病痛中的日子，你我都經歷了主使用這在人無法承受的艱難時期，更深製作我們，要完全向主敞開，無倚無靠的只倚靠祂自己。從起頭知道病情嚴重，你就是安息順服的；我問你怎會這樣？你望着我，平靜的回答：「犧牲。」然後閉眼，不作解釋。除了聖徒來，和你一同喜樂釋放的禱告，見你如同把自己全然擺在主審判的光中，一次次向主痛悔、認罪，承認自己的自義、驕傲、虧欠…。

病情的嚴重令你疼痛不已，但你卻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癌細胞一直啃食你的脊椎，是連嗎啡止痛藥都壓不下來的，我只見你皺眉痛苦的表情，卻沒發出一聲哀號，只有「哦，主耶穌，阿們！阿利路亞！」我問主：「是否要藉弟兄身上如此重的打擊，來證明你復活、升天、超越的大能在他裏面是何等浩大？」親愛的，這兩個月陪着你，看見外面的疾病一點一點消磨你的肉體，但卻不能損毀你靈中的安息及喜樂！這證明主是得勝的！我看着是何等不捨，卻又滿心讚美！撒但在你身上真的是沒有地位、沒有機會、沒有可能！你完全順服在主的權柄底下，見證祂是神、是主！藉此你羞辱撒但，封住他的口，讓神得榮耀。弟兄阿！你真是作了孩子們的好榜樣。謝謝你，末了這段日子，沒有累着陪伴你的眾人，反而激勵我們，羨慕像你那樣忠信、絕對、順服！

親愛的，我心仍萬般不捨，兩個月就瀟灑的隨着你所愛的主走了，寫這段文字，不知痛哭幾次，我還不習慣你肉身的同在已離去，看見你的一條手帕、一件外套、一副眼鏡，都讓我眼淚潰堤。你總是說：「我的姊妹是最理性的！不輕易掉淚。」但如今我的理性已壓不住對你的思念。親愛的，不過放心，時間是主最好的僕人，我會慢慢適應沒有你肉身同在的日子。

你一心在泰國，生病期間幾度都想起來回去，末了你已無力之時仍看着我「走阿！去機場，回泰國！」弟兄阿，你肉身的家都還沒回呢！迫切的心讓你，也讓主帶你在泰國國際特會的當天早晨走了，脫離肉體的捆綁，靈中與主回到你日夜牽掛的泰國，你是否見到了那羣你心所愛的青年人及可愛的聖徒呢？我會回去，帶着你回去泰國，雖病中你並未交代隻字片語，但作為你一生的伴侶，和一同爭戰的同工，明白你的心境。但願你如同一粒麥子，落在泰國之地死了，日後能結出百倍千倍、萬倍的子粒，複製更多的劉喜光，在泰國得到更多不顧性命，只為神國度的擴展、神經綸的完成的得勝者，豫備迎接主回來！

親愛的，期待那日再見！

妻 麗秋

我那愛主的哥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於台北市，哥哥在出生後，我們的媽媽，作了個很不一樣的禱告：將她的兒子，奉獻給主，一生交託給主。這樣的禱告、這樣的奉獻，成就了他一生的心願。

因着爺爺輩到父母都是愛主的基督徒，哥哥和我自然而然的就在召會中生活長大。一九六九年，搬家到新店，哥哥插班考，一試就考進了靜心小學，因為家裏離台北市召會三會所較近，兒童班和青少年時期，也就在十三會所受照顧蒙成全。

一九七四年哥哥以優異的成績直升至靜心中學。這期間，哥哥無論是課業上，或是召會生活上，都未曾讓父母擔心，此時的他，總是恰如其分的站好自己的位置。愛小孩的爸爸、媽媽，讓這一雙兒女各自學習了一項樂器，所以喜光弟兄還有樣隱藏版的功用，就是拉小提琴。這項學習我們自小一起，直至進入國三課業開始繁忙後，纔停了下來，心愛的小提琴，也就此塵封於記憶中。

一九七七年七月，高中聯考，哥哥不負所望的考上了師大附中，也就在這時期，愛他的主來光照他，此時此刻的他，第一次被主深深的摸着，隨即就有迫切且禱告和宣告：「絕對的心志和奉獻的心願。」

妹妹 喜靈

一個絕對事奉神的人

若是要以一句話形容對父親的印象，那就是：他是事奉神的人。在第一次到泰國服事以前，爸爸鄭重的與我們說，他是事奉神的人。在新莊，那一天我剛剛考完基測，他帶我去吃飯，他也與我說，他是事奉神的人。他的生活很簡單，就是跟隨：跟隨他所事奉的神，跟隨羔羊，跟隨他所愛的良人。那怕是一條窄路，甚至是一條死路。

從小到大，爸爸帶着我們一同跟隨主的腳蹤；或許我從來也沒有真正明白是甚麼樣的吸引力，叫他這樣義無反顧的跟隨主。然而，那種毫無保留的跟隨，那種絕對的跟隨，對我也成了一個極大的吸引，就如雅歌一章四節：「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那種不顧一切的跟隨，叫我深深受感，對主的自己生發出由衷的羨慕。我感謝主給我這樣一位爸爸，不僅是肉身的父親，更是屬靈 蒙 並成全的父親；他教我認識，不是因為我們能愛主，乃是主先愛了我們；他的生活也讓我看見，不是我們能跟隨主，乃是主的憐憫，並有簡單跟隨的榜樣；他對我的服事就是他的榜樣。從我有記憶以來，早晨就是被父親呼求主，親近主的聲音所喚醒的。每天午間也是他與個人親密的時光，沒有甚麼人事物能穀打擾。他是這樣的喜愛個人、情深的與主相會，以至於他也深深明白事奉主者活命的惟一祕訣，就是一個扎根在主裏面的生活。父親向來不是一個常常說教的人，但是每當他有點負擔對我們說些甚麼的時候，他總不忘在三的強調要扎根在主裏面；他說，若不是這樣，我們就很容易在事奉中轉向主自己以外的事物。我們我們在主面前的事奉，甚至是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完完全全就維繫在我們與主的關係上。

父親與主是如此的近，所以他是極其看重操練靈的人；從我國中、高中開始，每每申言後，父親給我的幫助往往都只有一件事，他告訴我：「你要再更釋放你的靈。」從前我總以為操練靈，釋放靈就是要更用力，用更大的聲音說出來，那時候的領會就是這樣。然而他的生活逐漸讓我認識到，操練靈其實就是要像保羅所說的，要「時時在靈裏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做醒。」（弗六 18）任何事情，任何問題，他不願以主自己以外的任何事物為答案。在我高三學測考試的前夕，我得了重感冒，全身非常難過，考試當天，他帶着我去到考場。我其實非常不解，為甚麼主要在這麼關鍵的時候讓那樣的事臨到我。爸爸知道我的心情，但他沒有說甚麼外面的話安慰我，他只是一面陪着我，一面與我一同的禱告。在禱告中我學習交託，學習安息，學習順服我裏面的主；我因此認識到操練靈就是要操練藉着禱告一直活在調和的靈中，被加強到裏面的人裏，讓基督更多安家在我裏面。

因着爸爸是個操練靈的人，他的良心也非常敏銳，也是一個順服權柄的人；他並不是沒有 弱，沒有脾氣或自己的堅持。然而在家中，每當他因着我們的不順服向我們動怒氣的時候，他總是率先轉回主的面前，悔改並認罪，儘管是我們

不對在先。我實在能見證，直到他最後在病床的兩個月，他仍然操練一直在靈裏順服主在環境中的權柄。一天天，看着他因着癌細胞侵蝕骨頭以致疼痛越來越嚴重，看着藥物逐漸再也無法控制那種痛楚，看着他晚上因着這樣的痛無法休息；我在禱告中問主：「主阿，你要作甚麼事呢？」「主，我承認我不明白，但求你叫我順服你的權柄，認識你是神。」主叫我看見了祭壇乃是皂莢木被銅包裹，並有銅網在壇中的圖畫；銅是豫表神的審判，網在壇內說出神的審判達到基督裏面的各部分。父親在末了時候，說到他仍向着主有許多悔改認罪；雖然主對付他的甚麼點只有他與主知道，但我相信並能見證他在最後這一段的過程裏，是一直不斷的在靈裏順服主的權柄，讓神審判並煉淨的光達到他的全人。許多的夜晚，我知道爸爸痛得無法入睡，但他只是不斷的禱告、感謝，這叫我被震撼並敬拜主。讚美主，完全順服權柄叫神能羞辱並審判撒但。李弟兄在《國度之於信徒》中說到：「我們要看見這個服權柄，乃是一件羞辱撒但的事。若是我們作神兒女的，個個都不服神的權柄，我們的神就會受到莫大的羞辱；祂沒有辦法對付撒但，也無法審判撒但。然而感謝神，在祂的兒女中間，歷代都有愛祂、服祂權柄的人。」感謝主，我深信父親是一生服神的權柄，叫神能羞辱並審判撒但的人。

最後，父親實在也是向着主並這分職事絕對的人；從小到大，在每一個重要的關口，他都帶着我們一同將自己更新的奉獻給主。因着他自己就是一個絕對交出來的人，到最後仍然囑咐有心願全時間服事的我們，要一直繼續更新我們的奉獻，一直留在壇上，因為壇上的火不可熄滅；並且甚麼時候我們離開這個地位，甚麼時候對主就不再專一了。對於他所事奉的主，他願撇下一切。三年前，爺爺的身體因着年事已高開始有了狀況，父親也回一趟台灣家裏看爺爺奶奶；在他要回曼谷的那天早上，一清早，我送他到機場。一路上我們一起禱告，當我們禱告到家人，到爺爺的時候，他眼淚就流下來了，我跟着也哭了。我知道是甚麼叫他難過，但我也知道為着主，他把這最放不下的都放下了。他放下，叫他能毅然絕對為着他的主，叫他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

前一段時間，當我正為着前途在主面前有禱告，當我把尋求的過程與主的引導告訴他候，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叫我深得鼓勵：「主是又真又活的，主的話也是又真又活的，是我們無法輕視，不能褻慢的。主愛你，主真的愛你，主愛我們家，主是真的，主是活的，主是配得我們所有的愛，所有的感戴，其他任何人、事、物不配。我裏面清楚，神真是揀選我們家族來事奉祂，我真是覺得無比的榮耀，無

上的光彩，我覺得我是宇宙中最尊貴的人了！阿們，阿利路亞！讚美神，敬拜神！你和弟弟、妹妹生下來，你們活着，你們求學，你們結婚，…都是為着這件事，就是為着專一事奉神。為着你在禱告中你與主的摔跤，主和你的來往、對付，感謝主，你能被主看上、選中，能有分這樣的經歷。寫到這裏，主讓我想起一處聖經，分享給你，創世記三十五章一節：神對雅各說，起來，上伯特利去，住在那裏；要在那裏築一座壇給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掃的時候向你顯現的那位。」是的，要起來，上伯特利去！

末了，我想對爸爸說，「爸爸，我感謝主讓我生在這個家中，感謝主愛我這個不配的罪人，感謝祂叫我在祂永遠的經綸中有分，更是感謝主藉着你把這一切告訴我，叫我從小就認識並敬拜主。謝謝你走這條路的榜樣叫我能見證主是活的；如今我還要繼續走這條路，因為主配得我們所有的愛，配得我放下一切來跟隨祂，願榮耀歸祂，阿們！」

兒子 劉聖軍

禱告與牧養的榜樣

與爸爸較多的接觸，始於我作學員時去泰國的開展。那段期間，除了看見他與學員們親切的互動，更看見他把一個個的青年人掛在他的心上。開展為期兩個月，期間他兩次帶着聖徒們前來看望；從他所在的曼谷開車到我們所在的地方約須十多個小時，他不辭千里的來探訪我們，關心問候，實在很叫我們得顧惜。還記得我們在前往開展地的車上，他同我們聊到海外開展，向我們傳輸負擔；不僅如此，在那裏的學員也都像他一樣，一再地向我們提到結訓後要往海外去。我看見他是一個開展的人，他也陪伴出一羣像他一樣的青年人，有強的心志。這激勵我到主面前，在禱告中將自己更新奉獻給主：我願意過簡單的生活，與主同往葡萄園去，看看葡萄發芽開花沒有，石榴放蕊沒有，在那裏將我的愛情給主。

已過一個多月在台北榮總醫院的陪伴，我在爸爸身上看見的榜樣是禱告和牧養。無論睡着或是醒着，從他口中聽見的多是禱告。醒時與聖徒們、家人一同讚美主，睡夢中時而呼求主名，時而向主認罪；從他口中所聽見的禱告，比日常生

活的交談要多上許多。他的禱告中從未叫人感覺有絲毫的疑惑、憂懼或任何消極的感覺，總是感謝和讚美，以及信心的宣告，雖身處病房，卻充滿榮耀。最叫他喜樂的，是與前來探訪的聖徒們，向主發出得勝、讚美的禱告，並以得勝的腔調唱出讚美的詩歌。每一次禱告唱詩後，他的臉上總是洋溢着滿足的喜樂。後來身體漸弱，無法一直保持清醒，但一開始禱告他就開口阿們，他真是一位喜歡禱告的人。向着前來看望的聖徒們，他總是敞開的。對年幼的他說勸勉和鼓勵的話，與聖徒同禱告，他總是率先開口，剛強的靈對在場的人成了安慰和鼓勵。他在床榻上依舊牧養眾人，他每一次的禱告都叫我得着供應。

住院這段期間，爸爸心上掛念的仍是泰國，一日多次催促着要去機場、回泰國。在他安息的那一刻，媽媽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別的，而是那天即將開始的泰國國際特會，於是我們圍在床邊一同為特會禱告，盼望爸爸肉身的離開對與會的眾聖徒不成為絆跌的因由，並要激勵許多人起來與主配合。他們夫婦同心，為着神在地上的行動而竭力，實在是我的榜樣。

媳婦 劉錢伊心

一生的榜樣

一生的榜樣

長大的過程中常有人問我：「為甚麼想全時間服事主？」其實我的答案很簡單：「因為我的爸爸是劉喜光弟兄。」這不是說我想繼承父業，爸爸也不曾主動鼓勵我要如此，甚至他跟我提過，服事主不一定要像他這樣「全時間」的方式，因為無論我們的身分是甚麼，都該是全時間的。但自幼至今，爸爸、媽媽的生活已經把我征服了；我被他們雖然簡單，卻滿了喜樂、豪邁、榮耀的生活所吸引，如果我能自己選擇，我要揀選這條父母所走的道路。

因此，我從小就奉獻自己，要像爸爸一樣，將我所有的都花在這位愛我，也是我所愛的主身上。雖然越走越感自己不配、不足、不穀格。甚至也會想，主或許並沒有量給我這一份，但每每與父親交通時，他總是鼓勵、加強我。他從來不看

我當下的光景給我診斷，而是帶我一次次的將自己更新奉獻給主，並告訴我，我們能有服事主的心願，實在是主莫大的憐憫，要為此好好感謝主。這就是我的爸爸，不僅自己受主吸引，也叫我們都受吸引而快跑跟隨。

生活：向神癡狂，主裏扎根

記得小時候，每逢與爸爸一同聚會，便看爸爸禱告、唱詩、讚美或釋放信息時，總不顧旁人眼光。有時從座位站起來，有時跳起來，甚至邊講邊來回走（跑）動，肢體動作之大，令身為兒子的我也刮目相看，爸爸似乎要用盡全身的力量來見證他所摸着、所經歷的基督。這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來享受主、操練靈、釋放靈，該是這樣，就如補充本詩歌第一首的歌詞：「以『讚美為祭』獻上，大大歡呼釋放，怎能說這是丟臉？為神應該發狂！」這真是他聚會時最佳的寫照。不知為何，從小我就被他這樣的模樣吸引，立志長大後也要成為這樣的人。相較於會中，爸爸私下是很安靜的，但在家裏還是滿了他的聲音，因他無時無刻都在呼喊：「哦，主耶穌！」、「主耶穌阿！我愛你！」、「哦最親愛的主耶穌阿！」，或者不斷複誦、禱讀經文、綱要和書報內容等；他總是沉醉其中，似乎永遠離不開與主的對話。

此外，讓我至今仍非常稀奇的，是爸爸的個人禱告。他的生活非常規律，若沒有特別的事，他每天會午休約一個小時，醒來以後就跪在床前個人禱告。記得一次爸爸在禱告時，有人打電話來要找他，我聽起來很緊迫，就打開房門請他接電話，他只是睜開眼睛皺着眉頭說：「我在禱告。」便閉起眼睛繼續禱告；從那時起我就知道了，這是一段只有他與主的時間，沒有任何其他的人、事、物可以介入。我想就是這樣的生活，纔讓爸爸所說的話、在會中所講的信息，滿了從主來的供應。長大後，我也開始操練個人禱告，纔發現這樣在主前扎根的生活，對服事主的人而言太重要了，但在忙碌的生活中，要能天天持續卻又如此困難；爸爸從我幼年時就作了我最好的榜樣。

養育兒女：神性調人性

我能見證，父母在家中對我們的養育真是神性調和着人性。從小睡前總少不了爸爸、媽媽輪流講的聖經故事，到青少年時先是一同讀聖經之旅，高中以後則是追求恢復本聖經及註解。父親服事再忙，總會分別時間，從容地陪我們一同

享受主。除了屬靈的餵養外，爸爸也顧到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各階段的需要，從小陪我們買玩具、看卡通影片，寒暑假時帶一家人全台走透透，長大後幫我們買課外書，開車帶我去作地理實查作業等。回想起來，這些在大人眼中其實是芝麻般的小事，但服事忙碌的爸爸卻一點沒輕忽；他和媽媽不曾在我們人生的任何一個階段缺席。

除了餵養顧惜之外，為人父母少不了的就是對孩子的「管教」，我從小到大又是家中最需要管教的孩子，所以我能見證，爸爸的管教真是很「可怕」，有時眼神一瞪，我再多的理由都只能往肚子裏吞；但無論爸爸管教我時有多兇，最後總是帶進認罪，不僅我們彼此認罪，更一同在禱告中向主認罪。長大後我纔體會，爸爸對我的管教從來不是發洩情緒，或者想要糾正、改良我，而是要把我們都帶回到一個與神、與人都是對的光景裏。

一生的功課：活在主面前

長大的過程中，不免遇到許多需要作選擇的關頭，或者是考高中和大學時的選學校、科系，或者是大學畢業後是否繼續讀研究所，又或是面對婚姻等。每次就着這等事與爸爸交通時，他都只給我一個原則，就是要更新奉獻，並要尋求主的引導。他很少給我「具體」的建議，即使有，也都一定加註，這是他自己的感覺，但他尊重主在我裏面的引導。許多事上，對於我最後決定怎麼作，爸爸少有意見，但他很在意我是否在過程中有尋求主的帶領。我想這是他留給我非常寶貝的功課，雖然對我而言他是父親、是「前輩」，或許他說往左我不會敢往右，但他知道我最終要學的是活在主面前。

在爸爸被主接去以前的一個多月，他剛剛住進榮總的時候，與我們有最後一次長時間的交通，內容是關於全時間服事主。他依然沒有說甚麼其他的方法、技巧，而是強調，要更新奉獻，並且要知道，我們是事奉神，要一直活在祂面前。此後，爸爸也不再與我們說其他的事了，我想是他在主前的負擔卸下了，輪到我們學習如何在各種境遇中，活在主面前。

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

五年前，我對當時身旁一些年輕的弟兄姊妹被主接去感到不解，而寫信給我父親尋求答案。而他的回信內容如下：「我能體會你的心情、感覺；這是一件

不容易讓人接受的事。我慢慢在生活中經歷到，主許可一些我們無法接受的事發生，或在自己身上，或在周遭的人身上，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乍看之下，乍聽之下，這句話，這種解釋，似乎很教條，很樣版，我初期也有這種感覺，但隨着年日的增長，認識得越來越多，經歷也越來越多時，我就不得不同意，也不能不從心裏阿們，這個看見和啟示實在是太高，也太實際了。

因為除此之外，你真的無法找到合理並且有意義、並讓你滿意的解釋！為甚麼呢？因為這就是永遠之神的永遠心意！祂不作別的，祂只作一件事，就是要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

爸爸生病的時候，許多人問為甚麼，我也曾問自己、問主這個問題。我們雖然都不解，但我知道爸爸自己是清楚的，因為他知道，神不作別的，「祂只作一件事，就是要將祂自己作到我們裏面！」相信在這個過程中，爸爸更深的得着了神的分賜，更主觀的經歷了神的經綸。將近兩個月住院的期間，照顧爸爸的家人都能見證，雖然肉身極為痛苦，但爸爸實在活出了他所愛的主，與家人的相處中，肉身的脾氣漸脫落，禱告中滿了認罪與悔改，並在疼痛中對主依然滿了讚美。就如爸爸送給我的第一處經節：「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腓一 20 下）對保羅而言，是生、是死、是任何境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基督能在他身上，照常顯大。爸爸也是如此，在肉身生命的最後一刻，在前所未有的痛苦中，叫基督能在他身上，能照常顯大。

尾聲

過去，爸爸曾多次幽默地說：「我對我兒子說過，我走了以後，沒有甚麼財產可以留給你們，有的可能就是那些書。」爸爸歷年收集的屬靈書報對他而言真是寶貝，所以我知道他這麼說，意思就是他把他最寶貝的東西都留給我們了。

至今，我想對爸爸說，你留下的不只是書，謝謝你用你的一生，向我說明、向我見證了，到底甚麼是最寶貴的。願感動你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叫我能像你一樣竭力奔跑；求主賜給我一樣的心志，作誠實愛主的人，赤忠忘生死。

兒子 劉顯晨

榜樣牧養人

因着與顯晨的交往與結婚，對於爸爸纔有近一步的認識。在與顯晨交往時，爸爸就已經在泰國服事，所以接觸並不多，而與爸爸的接觸也多半是在生活中，而非在講台上。

簡單信靠主

記得，還跟顯晨交往不到三個月時，我與母親一同到泰國想與他們多有交通、相調，那是我第一次到泰國，也是第一次以交往的身份與他們會面，裏面甚是緊張，不免有些擔心。然而，當我真是與他們碰面時，裏面的翻騰都平息了。在與他們的交通中，我看見他們是簡單信靠主的人，他們既知道這交往是出於主的，就低頭敬拜主，沒有任何的疑問。這讓我感到相當稀奇，裏面也蒙主光照，我常是心思複雜的人，但在我面前有這樣的榜樣，這使我學得祕訣，對未來的事不再是先擔心，而是更多的交託和倚靠。

愛兒女的父親

在我剛開始全時間服事時，爸爸有機會從泰國回來台灣一趟，爸爸便邀請我們一同用晚餐。晚餐結束後，我以為爸爸就要離開，沒想到他問我是否有地方可以坐下來交通交通。我心想，爸爸不是很忙麼？怎麼會有時間和我交通呢？感謝主，在那次交通中，我把自己全時間服事的窘境，以及對一些事情的想法告訴他，希望他可以回應我的問題。但是，爸爸沒有多說甚麼，只是鼓勵我多禱告享受主，之後還傳一段在主裏扎根的話鼓勵我，這使我很得供應，裏面也不僅感動，原來爸爸也為着我們的情形，向主有尋求，知道這真是我的需要。在與爸爸的交通中，爸爸曾說，他覺得很虧欠，因為覺得他與輔訓們的交通都比與自己的兒女交通還多；尤其在泰國這段時間，相聚、能交通的時間就更少了。這讓我看見一位愛兒女的父親；儘管他是一個奉獻的人，也是絕對交出來的人，但是並不代表他在付代價時，裏面沒有割捨的感覺，這讓我很感動。

屬靈關口得鼓勵

在我全時間服事第一年要邁入第二年的暑假，我們到泰國探親。那時的我，

裏面滿了對第一年服事的挫敗和灰心，心裏極其憂傷。原本想跟主封閉幾天，但是沒想到每天清早就聽見爸爸呼求主名的聲音，那是一種低沉、情深的呼求，就如詩篇一一九篇一四七節：「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祢的言語。」這實在就是爸爸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真是牧養了我。在我們快要回台灣時，爸爸帶我們與一些大陸的弟兄姊妹有相調。在那次的相調中，我看見這些從大陸來，大學畢業的弟兄姊妹，各個都是有大好前途的人，但是都願意將自己的婚姻、前途和青春枉費在主身上時，我裏面實在很震驚。當他們說很羨慕我們在台灣有豐富的召會生活時，我反而羨慕他們向主絕對的心志。我裏面很慚愧，看見自己真像溫室裏的花朵，禁不起一點打擊，然而我也向主有更新的奉獻，願意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因為主的行動和需要是如此的大。我若容讓自己繼續自怨自艾，豈不枉費我們長在主恢復的苗圃嗎？主真是藉着這樣的交通，擴大我的度量，開我的眼界。在我們要回台灣，快要搭上飛機時，爸爸打電話給我們，說，虧欠，無法帶我們去那裏多走走。我跟爸爸說，這次最有意義的，就是與大陸聖徒的交通，這很激勵我。現在回想起來，還是很感謝爸爸帶我們與他們交通、相調。

榜樣牧養人

在爸爸住進醫院的這段期間，爸爸的身體是極其疼痛，並且體力也是越來越衰弱，但是我們卻從來沒有從爸爸口中聽見任何一句怨言。相反的，在爸爸的禱告中總是帶着讚美和得勝的腔調，弟兄姊妹們來看他，他也都常有微笑。媽媽常說，「爸爸的身體雖然在毀壞，但在爸爸身上復活的生命卻越加顯明出來。」連醫生都驚嘆，在很多指數爆表的狀況下，爸爸所顯出來的卻是相當平靜安穩。

在這過程中，我有一些摸着：首先，在爸爸意識開始有點不清楚時，其實是很容易顯出一個人真實的情形，然而爸爸在這樣的過程中，卻還是說他要去聚會、還有那裏沒有開展，要趕快去、他要搭飛機回泰國…等，這些種種都讓我既感動又不捨，爸爸的一生就是這樣被主充滿的人，他從沒有想要停下來休息，而是一直為着主的行動擺上自己，他沒有顧念自己的需要，卻頻頻顧到主的需要，這真是我的榜樣。其次，當爸爸得知自己的病情不輕時，他沒有問主為甚麼，而是繼續讚美敬拜主的道路，爸爸不僅接受神的道路，更是喜愛神的道路，在爸爸身上我看見他就如詩歌本三四九首所說的，「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的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因着爸爸這樣的活出，叫我們這些作兒女的，深受牧養和激勵，我們並沒有因為爸爸的生病，而向主有任何消極的感覺，相反

的，許多時候我們常是來在一起有禱告和唱詩，高舉主的名，羞辱祂的仇敵。

結語

在這段陪伴爸爸的過程中，雖然我們的心會傷痛與不捨，但爸爸所留給我們的，就是他對主瘋狂真摯的愛、絕對奉獻的心志，以及向着主的竭力與順服，都深植在我們的心中。在禱告中，主給我希伯來書第十二章一節：「所以，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含殉道意），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脫去各樣的重擔，和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賽程。」

爸爸，我相信您就如一粒麥子若到地裏死了，但在那不久的將來，在泰國、在許多地方，為着主在全地的需要，將會結出許許多多同樣愛主的子粒。我們相信主要藉着這事作得更多，我們願意禱告、奉獻、繼續奔跑。願主感動您的靈，加倍的臨及我們，使我們都能在主要來的日子裏，作主的得勝者！

媳婦 劉蔡馨馨

馨香的見證

我是在爸爸第一次去泰國服事的時候生的。那次從泰國回來台灣我兩歲，所以對泰國沒有太深的印象。從出生至今的十六年中，我對爸爸印象最深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我五、六歲的時候，爸爸調到民雄召會服事大專的四年；第二個階段是十歲，爸爸再一次的接受主的呼召，赴泰國開展與服事訓練中心。

當爸爸被調去民雄召會的時候，我還在上幼稚園大班。記得我很喜歡在爸爸跟大專生交通的時候，跑到爸爸的腿上與他們一起交通。幼稚園的我還小，也不懂事，有幾次說出一些不合宜的話。爸爸是個非常有教養、有規矩的人，每當我說出那些話時，爸爸都會嚴厲的責備我，並要我對着大家道歉。年幼的我就眼裏含着淚跟大家道歉，然後大哭逃跑。但是爸爸罵完我以後，都會陪我禱告，帶我回到靈裏。

爸爸說過，在民雄召會服事大專的那段時間是一段非常喜樂的時期。當然，

不只爸爸喜樂，我們全家也都被喜樂充滿。爸爸不僅在話語上供應大專生，也會顧到他們外面的需要，常常細心的規劃行程帶大專生一起遊山玩水，我幾乎每次都會跟着。現在回想起來，爸爸非常享受與弟兄姊妹們一起相調，並與他們有親密、甜美的交通。

在我們全家的眼裏，爸爸是個非常嚴肅、讓人畏懼的人，然而，對我卻不盡然。在我眼裏，爸爸有時必須嚴肅，他真的是經過過程、經過變化的人。他是一位非常在愛裏顧惜人的弟兄，也是一位願意時時回到靈裏、向主悔改，讓主來居首位的爸爸。爸爸從小就告訴我們：「讀主的話，就是要操練靈！禱告，就是要操練靈！唱詩歌，就是要操練靈！」當我不用靈享受主時，爸爸看不下去，就會嚴厲的責備我，說：「這是不尊重主的舉動，是千千萬萬不可的。」爸爸非常注重用靈來享受主的自己，也把主看作是最上好的。

當爸爸告訴我們他接受負擔，要再次去泰國服事的時候，纔十歲的我沒有甚麼太大的感覺與感受，只知道我們要搬去一個新的地方，過新的生活。搬到泰國不久，我的叛逆期開始了。我開始不喜樂，非常想要回台灣讀書和在台灣過召會生活。因為爸爸、媽媽在泰國服事的緣故，我不太可能回到台灣，我開始埋怨爸爸、媽媽為甚麼把我帶到泰國，開始不太願意親近主，不怎麼願意在聚會中釋放靈。也因朋友和同學的影響，漸漸地遠離主，與世界更靠近。這些軟弱的情形，爸爸都看在眼裏，大部分的時候他沒有責罵我，也沒有特別的說甚麼，但是我想爸爸裏面一定非常的難過。我相信爸爸天天為我禱告，他沒有特別作甚麼，因為他已經把我們全家都奉獻給主了，所以他要交給主來作。

爸爸這次的病很突然，我們都不知所措。當媽媽告訴我，爸爸得的是膽管癌時，我覺得好不真實，但是在我裏面有平安，照顧時心情也不會過於沉重。爸爸的癌症太晚檢查出來，醫學上沒有辦法作治療，但是我堅信，主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主雖然照着祂的意思帶爸爸走了，但是我相信主有祂的美意。我承認我真的不懂，但是我願意把一切的感覺放下，單單的享受主的自己，因為惟有主纔是實際。感謝主，藉着這次的機會，我們全家都與彼此並與主有更親密的交通。照顧的過程中我非常難過、心疼，因為看到爸爸那麼痛，和病情衍生出的各種情形。但是當我看到爸爸一點都沒有埋怨主給他這樣的環境時，我非常受感動與激勵；也看見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完全、單純的信靠主，我真正體會到爸爸是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獻給主的人。爸爸對主沒有任何

的埋怨，我也就沒有資格埋怨主為甚麼這樣作。有時爸爸的意識混亂，一直說：「好啦！好啦，我們回去吧！」我想他是在說回去泰國罷！也會說：「那個全時間的課程要去上啊！」在睡夢中說：「那個聚會中，敞開的那些要帶來啊！」儘管在病痛中，爸爸裏面所掛念的完完全全是主的事，沒有別的。

這段期間爸爸在病床上不能作甚麼，但是在各樣的事上，他仍是我們的好榜樣，照樣激勵人。我感謝主量給我這樣的家庭，這樣完全愛主的父母親，他們真的是我這一生中最好的榜樣。在八月二日我坐飛機回曼谷時，我向主有個禱告。我說「主阿，求你醫治爸爸，但是不管你有沒有聽這個禱告，我都願意像爸爸一樣，把一生奉獻給你，全時間服事你！」

從小到大爸爸就告訴我們，他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主、服事主的人，他也強調服事主是最榮耀的職業。從前不懂事的我常不理解這句話真正的意思，也不能體會爸爸說這句話的心情與感受。但是經過這段歷程，我似乎能體會這句話中的意義，全時間服事主真的是一件榮耀的事！世上沒有任何一個職業能較比服事主更有價值！每當我「一件美事」這首詩歌時，我都會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我說不出是究竟是甚麼叫我感動。但我現在知道了，對爸爸來說，就如這首詩歌的歌詞所描述的，主是全然可愛，配得他獻上一切，爸爸這一生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感謝主，爸爸揀選最上好的！最有價值的！我想要告訴所有全時間弟兄姊妹的孩子們，你們的父母親正在作世上最上好，最有價值的職業！他們所作的，與世上其他的職業不同；他們所作會存到永遠！何等的榮耀！何等的有福！我從小就能殷有分於主在地上的行動和開展。盼望我們每一位都能看見這異象，也揀選最上好的，奔跑主量給我們的賽程！願感動爸爸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盼望我們都能宣告：「主阿，我在這裏，請差遣我！」盼望我們都對主在地上的行動有負擔，為主在各國的開展有更多奉獻的禱告。願我們的禱告與奉獻能較加快主回來的腳步！主阿，願你快來！

女兒 劉慕純

愛主要及時

我是陳麗雪姊妹，麗秋的姊姊。喜光弟兄住院期間，我幾乎天天去看他，這段日子我有許多的感受，在這裏跟大家分享。

我看見聖徒們因着主的愛，無怨無悔的付出，有位姊妹甚至天天送午餐來病房。雖然我也是有主的人，但我覺得我浪費了很多時間。因着喜光弟兄的事，我深覺許多事當我們想到就要趕緊去作，不要耽擱，因為明天如何，沒有人知道。喜光弟兄很順服，他一生就只有主耶穌，誰能像他這樣？當我跟一位姊妹提到喜光弟兄的事時，我說他是得勝者，他是我們的榜樣，是活的見證，我們還猶豫甚麼？我們也該從喜光弟兄的事有所學習，帶更多的人一同來愛主。我們很不捨喜光弟兄，但他給我們留下很好的榜樣，活生生的激勵每一個人的心。

這段期間麗秋跟我提到許多信心的見證，當人沒有走到谷底，怎知憑信心，怎能知道神要給我們甚麼？多次我告訴麗秋：有任何的需要可以告訴我，我能補上一點。但她回答我，「若我還沒有走到那個地步，我怎麼知道甚麼叫作憑信心？」每個人都有他的難處，但我們就是仰望神。我現在每天跟主禱告：「請你再次更新我，讓我越來越像你。我知道我不配，但我盼望成為你的器皿。求你更新我、洗淨我，讓我單單注目於你。」

我也盼望我惟一的妹妹，在泰國被神透徹的使用。盼望她身體一定要健康，很多人需要她的扶持，將悲傷化為力量。當她想念喜光弟兄時就去服事人，將對他的愛、對他的思念轉到別人身上。喜光弟兄若是看見，他會更開心。雖然他因病而變得不如從前那樣好看，但在我們心中他是最優秀、最棒的。我跟麗秋說「你真會選，選到這樣的弟兄，有誰的弟兄像他這樣？雖然沒有留下幾兩銀子，但他留下許多產業，就是這些兒女們，還有在泰國的產業，你要去施肥灌溉。你的信心很大，神會為你成就。」

大姨 陳麗雪

在「耶穌人性」裏顧惜，並在「基督神性」裏牧養的榜樣

帖前二章七至八節：「只在你們中間為人溫和，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分給你們，因你們是我們所愛的。」

帖前二章十一節：「…，待你們每一個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我們跟劉弟兄全家結識於「兩段婚姻」：第一段是在二〇〇九年暑假，原蔡弟兄與我同去參加泰國曼谷召會陳德榮弟兄與台灣嘉義市召會潘延珍姊妹的結婚聚會，與高雄市召會陳榮芳弟兄夫婦、嘉義市召會王余美恩姊妹，四人同行，首次來到泰國曼谷召會，期間又被安排與劉喜光弟兄帶領的「中正大學、嘉義大學、民雄召會訪問團」一同出遊。猶記得大家坐在一條小船上，聽見他們說：「劉弟兄的二兒子顯晨，已經甄選上政大歷史系」時，我不經意地脫口而出：「我們家的二女兒馨馨也就讀政大公共行政系」，不禁多看他一眼，可是萬萬沒想到一五年後他竟成了我們家的二女婿。

第二次在二〇一二年八月，那時因着台北市召會四十二會所服事者的介紹，顯晨弟兄與馨馨姊妹在五月開始「婚姻」的交通。起初我們皆不知情，乃是在馨馨一直要求我要陪伴她一起去與他們全家相調，我纔恍然大悟，因愛女心切，義不容辭地再有「曼谷行」。因纔剛開始交通，必須很隱密進行，因着我二〇一一年二月一日工作退休，三月七日參加壯年班訓練，於十二月底結訓，所以劉弟兄就幫我們母女檔安排一次「壯年班畢業的飛鷹之旅」，期間體會到，雖然因着服事忙碌不堪的劉弟兄夫婦，卻私底下竟然為着這段「初萌芽婚姻的交通」如此的用心、幫忙與體諒，深深感受到他們如同勸勉的父，乳養的母，且是一個滿了溫馨與愛的「神人家庭」。在我們母女深處，留下非常深刻良好的印象，甚至馨馨告訴我，以後成家，也要像他們一樣。尤其有一次，他們倆去購物時，我與劉弟兄夫婦在一旁等候，那時劉弟兄風趣地說：「唉！現代父母真不容易呀！還要教兒女『如何談戀愛』！」我們大家聽了都相視大笑！

第三次再去「曼谷行」，是在馨馨參加 FTTT 兩年訓練後，在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九日，顯晨弟兄與馨馨姊妹的結婚聚會裏，劉弟兄再次邀請我們夫婦陪同「這

對新人」回去，所以，蔡弟兄也有了第一次的「曼谷行」。在泰國期間，劉弟兄又帶我們去「大象島」，更參加了當地各式各樣的聚會，同時我們與聖軍弟兄、伊心姊妹、顯晨弟兄、馨馨姊妹也被安排到 FTTB 作見證，纔知道劉弟兄夫婦把每個學員當作「心上人」，照顧的無微不至（靈、魂、體都得照顧），他們不僅是教師與學員的關係，更是在「耶穌的人性」裏牧養，顧惜每一位聖徒，並在「基督的神性」裏，以神經綸的一切真理餵養他們，正如「亞居拉、百居拉」的家，為着「主恢復」的往前，全然傾倒一切，犧牲奉獻，不顧生死禍福，是我們的好榜樣！

因着次女馨馨與顯晨弟兄結為婚配，有機會與喜光弟兄有直接面對面、手握手敞開交通。七月二十一日第二次探訪喜光弟兄，他是醒着緊握我手有二十分鐘的談話，簡記如下：

我問弟兄：「為何癌細胞這麼多！你能言會比基督更多麼？」您喜樂的說：「我們都是奉獻的人，生死禍福都是基督的人，活着都是基督。」「主的行動有需要，就將自己擺上去，不要考慮太多。」「祂是神，祂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祂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我又問弟兄：「如何藉着禱告尋求神的引導，往前的方向？」他微笑回答說：「就去禱告，花長一點時間禱告，專一的尋求，隱密的父，必報答你。」

最後我回應他，願在泰國要來五年行動中，我們這個家願意一同有分，他心得安慰的說：「我會為你們禱告。」

喜光弟兄您禱告的靈，驚天動地無人能比，是禱告爭戰的先鋒，直到寶座；忠信絕對，拔高的人性，是我們跟隨的榜樣。謹此，懷念我們的弟兄是主量給祂身體生命供應的管道，也是引人進入帳幕裏的柱子。

嘉義 蔡信勇、蔡傅佳惠

聖徒的見證

豪邁、得勝的光明雲彩

喜光弟兄的一家，與我們全家有甜美、深入，生機的聯結與建造！當我們全家於一九八三年受差到台中市召會服事之時，喜光弟兄正是四年級的大學生；與鄭英麟、江顯智、蔡力強、吳烈弘、汪世德、沈紹文、沈瑞良、陳振德、林俊萍等弟兄們在各校服事。當時全時間不多，只有我們與張志強弟兄一同服事大專校園。當這些弟兄們與我們週週一同屈膝禱告時，聲音之大，足可震動天地！特別是喜光弟兄，他的奉獻是絕對的，他的服事是忠心的，幾乎天天都騎着腳踏車，在校園傳福音、接觸人；在召會中也配搭服事兒童、青少年，並多項事務的服事！那段時間，我們家中的三個孩子，也受過他的服事，直到如今，印象深刻！

喜光弟兄大學畢業後，因家中的需要，延役兩年。退伍後，因主的呼召，他脫下軍服，穿上基督的軍裝，投身加入加冕聖軍，進入全時間訓練。回到台中市召會後，全家一同有分於大學校園的服事。於一九九九年，他們一家被打發到泰國服事，約三年半之久，不只照顧泰國眾召會，還服事了那裏的全時間訓練中心；雖然當時只有十幾位本地訓練學員，但個個靈裏釋放，對真理的裝備也極為渴慕。

後來因着台島工作的需要，他們全家回台服事，在新北市及嘉義民雄召會服事大學校園；然而因着東南亞的開展，於二〇一〇年，他們全家又赴泰國服事，主把大批從限制地區的學員加給他們。我與姊妹多次受邀前去幫助，發現前來參訓的學員一直增多，而且一年之後，就能用泰文申言並傳福音。訓練後，許多學員一對一對成家，並留在泰國各地開展！因着喜光夫婦多年勞苦的服事，真顯出弟兄相愛、同心合意的祝福；不只泰國的金燈臺在各地陸續出現，連周圍的寮國、柬埔寨也順利開展！

這六年多來，我們多次前去泰國，與趙弟兄、喜光夫婦，及服事的弟兄們一同配搭；除了姊妹聚會、全國特會之外，還一同有分於青年班以及壯年班的上課，人數是越來越多；然而教師只有六位，連年逾九十高齡的趙弟兄都得有分；許多的在台灣畢業的壯年班學員一到那裏，就自動投入並留下長期服事。喜光弟兄更

是不停的在曼谷的兩處訓練中心奔波；而且因着用傾倒的魂、釋放的靈，不顧一切的付出，每次釋放完信息，就全身汗如雨下，因着全人耗盡，於今年六月中回台欲參加二兒子的全時間畢業聚會時，纔發現身體已嚴重出狀況！

從六月十二日回台，到十四日入住台北榮總病房，直到八月十二日他被主接去，這將近兩個月的期間，我與姊妹一有空，就開車從桃園到榮總，與他們的家人一同陪伴着喜光弟兄。麗秋姊妹，連同兩個兒子、兩個媳婦，以及小女兒，所活出基督的香氣，叫我們深受感動和敬拜！尤其是喜光弟兄，他不只沒有一句怨言，還經常微笑感謝主，叫所有前去探望他的聖徒都受激勵！他在禱告中，常說：「主阿，感謝你正在寶座前豫備你的得勝者！」他常記念主在台灣以及泰國的開展，甚至祂在全地的需要。他從未為自己流出一滴眼淚；只有一次，當泰國負責弟兄及全時間輔訓們把泰國所有學員們對他問候的詩歌和錄影放在他面前，不只唱詩歌「錫安大道」，還一直豪邁宣告：「劉弟兄，我們從來沒有後悔，從來沒有後悔……。」他再也含忍不住，眼淚奪眶而出！我們陪他一同哭泣，主的大愛和憐憫充滿整個病房！我們實在看見，這裏有一位弟兄，是為主今日的恢復，全然澆奠上去！

喜光弟兄走了，是如同珍寶被主取去了！他的離去，對所有愛他的人，比喪失親人更痛！藉着這件事，題醒我們：主來的日子越來越緊近了！我們要愛主趁今天，事奉主趁現在！正如詩歌三四九首所說：「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求主給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

喜光弟兄的一生，就是豪邁、得勝，光明的雲彩！願我們以殉道者的靈，接續弟兄的腳蹤，剛強開拓，直到主得勝歸回！深信不久的將來，我們就要看見：喜光弟兄穿上榮耀的身體，與基督同來。那時，我們就要不禁的歡呼：「主阿，願愛你的人，如日頭出現，光輝烈烈！」

桃園 林天德、林林淑慧

在戰場上奮力爭鬥的勇士

— 懷念親愛的劉喜光弟兄 —

初次認識喜光弟兄，應該要追溯至一九八〇年秋天，他考上台中的中興大學歷史系，那時他還是年僅十八歲的大學新生，由於興大弟兄之家就在我住的公寓一樓，（姊妹之家在三樓）而我家就在同一棟公寓的二樓，我們三戶是緊聯一起。我家就自然承擔起照顧弟兄及姊妹之家的責任，生活中彼此常有相調交通。

喜光弟兄在大學時代，我就發覺他在同儕的弟兄們中間顯得很特別。他與眾不同的是，單純絕對的愛主並且靈裏火熱剛強，在主的話上認真竭力追求，在事奉上積極主動配搭，在為人上謙卑而順從。在四年的大學生活中，他一直是同儕中大家所敬重的榜樣。

記得有一次在交通中得知他的叔公是劉惠民弟兄時，就越顯得格外親切，因為劉伯伯（我年幼時對他的稱呼）是主恢復的第一代同工，五〇年代在台東召會曾服事過我的全家兩代，後來我到台中召會學習服事，也常到他面前親聆受教，獲益至深，他實在是我全家的恩人。從那時起，我纔得知喜光弟兄在年幼時必定受他的叔公及父母奉獻愛主之榜樣的薰陶，而立下他一生承繼祖先忠信事主的美好典範。

一九八四年自興大畢業後，他服了四年半的志願役，退伍以後，就蒙召投入全時間服事的行列。先在訓練中心擔任輔訓，後在台北市召會配搭服事高中校園，直到一九九一年纔回到台中召會服事大學校園。那時他們全家住在逢甲學生中心，由於他們夫婦殷勤勞苦的牧養照顧，在台中七年期間，成全了許多和他一樣剛強有為的青年人，後來也都經過訓練並在各地召會成為柱子，承擔託付，如陳超倫弟兄、翟兆義弟兄、傅如山弟兄、董明熙弟兄、孫光廷弟兄、林明會弟兄。

一九九九年，他首次奉差遣到泰國服事，三年後因台島工作的需要回台，在新莊及民雄等地召會服事，直至二〇一〇年，由於泰國FTTB受訓學員日漸增多，他再度接受徵召，全家移民到泰國曼谷服事，至今六年來，由於他們夫婦竭盡心力，不辭勞苦的全心投入，產生許多向主絕對奉獻的青年人，他們的豪語是「嫁了！毀了！拼了！」為着主的權益，犧牲屬世的前途，經過訓練的成全，投身主在中南

半島開展的行動。去年底，我帶領壯年班學員到中南半島各地開展，親眼目睹許多經過訓練的年輕夫婦在各地擴展主國度，栽種召會樹，而且個個竭力奮鬥，積極進取。這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實在看見喜光弟兄夫婦忠信勞苦、埋在泰國所結出的美果。

今年六月，喜光弟兄夫婦一同返台，為要參加二公子顯晨弟兄的全時間畢業聚會，順便也為着近來因脊椎疼痛到台北榮總檢查，不料卻發現膽道癌已擴散到脊椎骨，病情嚴重，因而住院療養。我曾與台中的負責弟兄兩度前往探視，看到他雖然體力日漸衰弱，但仍然維持靈裏的喜樂，他沒有後悔，毫無怨言，在禱告中充滿讚美和感恩，並甘心順從所臨到他的試煉與痛楚。最讓我們動容的是，他仍然心繫着泰國大學校園在五年內要得着 1300 位青年人，且有 120 位參加全時間訓練的目標。他雖在病中，靈仍迫切且豪邁，他誠然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望神旨早日成就，正如保羅說：「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體上，現今也照常顯大，因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

親愛的喜光弟兄如今終於安息在主懷中，與他一生所愛的主永遠同在，他如同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必要結出許多的子粒。他一生為主的主權所擺上的、所澆奠在其上的一切都不是枉費，而要成為馨香的祭物，使神喜悅並滿足。他所留下的榜樣和腳蹤，值得讓青年的一代所羨慕、效法並緊緊跟隨。他實在是得勝者，在他末了的這些日子，我們看見，在他身上滿了得勝的音調，因他在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我們深信在那日必要從主贏得公義的冠冕為獎賞。

台中 陳 濤、陳陳喜枝

損失與祝福的關鍵

親愛的喜光弟兄，在發病的二個月之後，在元首基督的主宰權柄下，離世與主同在，我們都帶着許多的不解和不捨來懷念他。但在他臥病期間，他的所言、態度和彰顯都叫我們不得不敬拜我們的主。我們真希奇，在這樣艱難的情形裏，他仍對主的託付有那樣強烈的負擔，然而他必須停下來，完全信託主的製作，承認自己是一個奉獻的人，是一個在神寶座下的人，他仍能讚美，這是何等的榜樣。

我想他有主在客西馬尼的經歷，就如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節主的禱告：「我父阿，若是可能，就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病榻上他一再的宣告，他是個奉獻的人，他是個把主權交出來的人，在他的身上真是活出基督順服的美德，叫一切的背叛者（撒但和他的跟隨者）蒙羞。

認識喜光弟兄，大概是一九八〇年，他高中畢業來到台中，他是義人之後，他的叔公劉惠民弟兄，是主恢復中老一輩的同工，常年在東部眾召會服事。喜光弟兄來到台中不久，就在同伴中間顯出他的出眾，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向着主忠心、絕對；服事殷勤、主動；操練上認真、積極，在各方面都作青年人的榜樣。記得天德弟兄來到台中召會陪伴我們，從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建立文字組，開始出版台中市「教會簡訊」，在學的劉喜光、吳烈弘、江顯智弟兄及張復悅、李瓊芳姊妹就在其中一同服事，其中關鍵人物就是性格好的劉喜光弟兄，他一直服事到大學畢業。

他服過兵役後就投入加畧聖軍，且在行列中一同事奉，無論在那裏均獲好評，一九九九年首次奉差遣到剛打過仗不久的曼谷服事，並配搭建立訓練，三年多後因台北縣某處召會的需要，對職事忠信、珍賞的喜光弟兄一家又被調回台灣，一同捍衛主恢復的見證，七年後停下在民雄召會的服事，再度回到曼谷，拿起學員漸漸增多的 FTTB 的訓練，使受限制地區的愛主青年可以有分訓練、受成全。他服事的榜樣，就是忠信、勞苦，在奉獻的根基上全然與主配合。他一面人在一地扎實勞苦，一面又心在全地細心觀察，主在全地的需要，幫助青年人有主今時代的眼光。

我們的弟兄如同珍寶被主取去，他的離去一面來說實在是主恢復的一大損失，但我們的神是賜福的神，祂必是有祂的美意，祂總是使萬有（包括萬人、萬事、萬物）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按祂旨意被召的人—召會）得益處。所以，在損失與祝福之間，關鍵在於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保羅看見基督徒的生死時，他說：「我們也懷着雄心大志，無論是在家（活着留在身內），或是離家（死去與主同在），都要討主的喜悅。」（林後五 9）又說：「（基督那困迫、替死的愛），是叫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不再向自己活，乃向那替他們死而復活者活。」（林後五 15）又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加二 20 上），他還說：「然而留在肉身，為你們更是需要的。」若我們都有保羅的看見，我們該踏着弟兄的腳蹤，為討主的喜悅而活；向那替我們死而復活者

活；讓基督在我裏活着；且為眾聖徒、眾召會的牧養而活。我們弟兄在地所活的榜樣，與神在他身上的作為，對我們將是極大的祝福。他的去給我們帶來題醒，叫我們趁還活着的時候，儆醒豫備，作聰明的童女，不僅燈裏有油，還豫備油在器皿裏，則將化損失為祝福。願主親自安慰弟兄的家人和眾聖徒，也願我們積極的活在祂的面前。

台中 文天祐

喜光弟兄被主接去，好像我親弟弟過世了

喜光弟兄被主接去，對我來說，好像親弟弟過世了；有說不出來的感覺，五味雜陳。他小我十歲，要走的，該是我，怎麼是他？哦！主阿！哦！主阿！

我們都是從小在台灣的召會生活中長大的。我姊妹衍勤在台北十三會所時，還作過喜光弟兄的兒童老師。後來，喜光弟兄讀高中時，我正巧在台北服事高中，有些接觸。

等到他大學畢業，志願兵役服務完，有心全時間服事，在台北與張平弟兄，林永光弟兄一同配搭台北高中專項時，我剛好又配搭照顧他們。彼此交通接觸就多了，非常珍賞弟兄靈裏剛強，待人柔和謙卑，為人又清潔正直。真乃香柏木也。

約七年前到曼谷時，和當地的弟兄們交通，得知曼谷訓練中心，開始有國內青年人來報名，並知喜光弟兄非常有負擔來此服事。弟兄在禱告中穿針引線，感謝主，主成就了他的美意。

已過幾年來，成百成百的有心青年人在那裏得造就，被成全，成為主恢復中的柱子。不僅如此，泰國各地剛強地開拓，校園積極地得人。這在在說出，神聖生命一個永不改變的原則——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 24）

弟兄過世的消息在召會週訊的網站和臉書上一分享，不敢相信的是，不到兩天，關注的聖徒人數就接近六萬人次，真不知道是從那裏來的。喜光弟兄一生服事的果效，可想而知。

弟兄像先祖大衛一樣，服事了那一代的人，就睡了（徒十三 36）。時間不長，價值卻存到永遠。將來朽壞的換上不朽壞的，我們還要和喜光弟兄，與主永遠同在（帖前四 17～18）喜光弟兄，我們再來唱唱這首詩歌吧！

「千人的手不能阻我，萬人的眼也不：路上荊棘不過助我，忠勇進前得福。

我心我靈今當復興，讓這世界過去；生命的主！求你快臨，接我進入天域。」

美國安大畧 劉晨曦

憶喜光弟兄兒童班時期

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代，背景是台北景美老十三會所，劉持泰弟兄夫婦勤懇的參與召會生活，有分各種服事，並打開家愛筵聖徒。一雙兒女週週帶來聚會，尤其是兒童聚會從不缺席。

時值我大學期間，也參與兒童服事。記得喜光、喜靈（妹妹）來兒童聚會，坐在有活動背靠的長條椅上，一同唱詩聽聖經故事。當時用的教材是《兒童教材暫編本》，因為他們從小就參加兒童聚會，多年來故事聽過好幾遍，內容可說倒背如流。有次輪到我弟葛三民弟兄說故事，刁鑽的喜靈舉手發言：「老師，你第二段說錯了！」尷尬之餘，三民弟兄在兒童事奉聚會裏交通：「我們講故事，不能一成不變照背教材。」果然下一週兒童聚會中我弟說故事時，喜靈聚精會神聚會到結束也沒找到茬。之後，所有兒童服事者都認真準備內容。

喜光弟兄在兒童聚會中一向乖巧、認真、沉穩，在人生各階段一路成長，都緊緊跟隨召會。真是召會養成的美果，也知道他後來全時間事奉主，在各地開展。

再見到喜光弟兄，已是二〇〇八年在馬來西亞古晉舉行的國際長老訓練。多年後相見我非常喜樂，但也受到驚嚇，因為他貌如青年，卻 兒子已經上大學。記憶中的小男孩，竟然已經 ...，着實被嚇到了！

之後在社羣網站拜讀喜光弟兄之子去印度研學的見聞錄，驚艷其文章之餘，也深幸主恢復中的下一代已興起。我們在各地開展服事，雖不能常有見面，靈裏

卻有交契。

驚聞弟兄罹病，海外召會不論英語、華語都有代禱，也頻頻關注病情，然而訊息每每令人難過不捨。不禁歎息：「主阿！你來是否已經緊近？你的腳步是否已經在空中，在雲裏？如此急切取去你的得勝者？」

傷痛之餘，從深處着想：喜光弟兄一生經歷，已寫下主恢復歷史的一個篇章。也尋思：縱覽許多前人開拓腳蹤，多少先聖心血歷程，編撰成全地主恢復的宏偉歷史。

美國安大畧 劉葛衍勤

一個完全奉獻給主的人

自從得知曾與我們一同當兵的喜光弟兄患病，直至他息了地上的勞苦，到他一生所愛、所事奉的主那裏安息為止，我們未曾停止為他禱告。這幾天反覆讀着喜光弟兄，麗秋姊妹給主內的兄姊妹和親愛家人的交通，已過在全時間訓練中心配搭的情景歷歷在目。從這些交通中，我們深覺：

一、喜光弟兄是一個完全奉獻給主的人。多次經歷劇烈疼痛，每當此時他就將自己再更新的奉獻給主，深知他不屬自己，而是屬主的人。

二、喜光弟兄是一個活基督的人，在病痛中仍滿了安息，尤其從與去探訪他聖徒的合照中，可看出他向着主是柔 的，順從主主宰的權柄，相信這也是他陪在一旁的家人能見證的。

三、喜光弟兄是一個誠實愛主的人，生死禍福都不問，他一生最大的渴望，是藉着享受被三一神構成。當我們讀到他在病中所寫的話，裏面深覺感動：「我深處滿有安息和把握，這樣的經歷乃是主所量給的，為叫我在各方面多受成全，讓三一神更多將祂自己建造到我裏面，這是主要作的，也是我深處所清楚的。」

四、喜光弟兄是神的同伴、同夥，他與主同有一個工作，並同在一個偉大事業中有共同權益。他為着主恢復在泰國的工作禱告，為着五年能得着 1300 位泰

國本地青年禱告，為着能有 65 個家移民到 13 所大學附近打開家得青年禱告。

五、喜光弟兄渴望他自己能成為得勝者，他所有親愛的家人也能成為得勝者。他已經跑盡了主在地上所量給他的日子，尤其在最後一段的路程，他仍持守所信的信仰，活出了所愛的主，息了地上的勞苦。願這樣的榜樣，也激勵我們在地上仍奔跑賽程的人，能贖回光陰，愛祂事奉祂，竭力奔跑主量給我們的賽程。

芝加哥 宋高弘、宋林麗輝

他如同一粒種子埋在泰國，結出許多果子

劉喜光弟兄，主的僕人，是一位在主裏有剛強並堅定意志的人。他實在是一位如先祖亞伯拉罕一樣，過祭壇與帳棚的生活的人。

當弟兄得着主的呼召要來泰國服事全時間訓練 (FTTB)，便毫不猶豫的答應主的呼召。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攜同姊妹及兩個兒子全家移民到泰國，與泰國的弟兄姊妹一同配搭服事，並於一九九九年八月九號開始服事 FTTB 第一期青年班訓練；此外陳洵弟兄以及台中的服事者，也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配搭。服事三年後，主要帶領我們的弟兄回台灣服事，弟兄也順服主的帶領，但在弟兄深處的負擔還是希望能在泰國服事。即使在那三年裏，他的姊妹在泰國生下一個女兒，弟兄也沒有讓姊妹回到台灣生產，而是選擇在泰國生產，這說明他定意要紮根在泰國。然而無論如何，在主的主宰安排之下，劉弟兄及其家人回到了台灣。

在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來參加 FTTB 訓練的青年人不斷增加，學員的人數達到 98 位，在泰國的服事者們覺得需要有一個家，像劉喜光弟兄的家一樣，能穀一同配搭服事並成全這些青年人，我們就和在台灣的福音工作有交通，我們沒有指名是誰。但是感謝主，最後神再一次差遣劉喜光弟兄及他的家人於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六日第二次來泰國服事。阿利路亞！這一次弟兄帶

着清楚並剛強的異象而來，一直堅定地與在泰國的弟兄姊妹有甜美及同心合意的配搭，力向前。在二〇一六年五月二至五日，主帶領在泰國有全泰負責弟兄訓練聚會，本次聚會共有 300 多位負責弟兄及服事者參加，除了有關召會各項服事的資訊之外，最重要的是交通到在泰國 13 所大學得青年人的 5 年計畫，目標至少 1300 位元學生得救，至少有 100 位參加 FTTB 的訓練，這 13 所大學當中有 10 所大學分佈曼谷及周邊城市，三所大學分佈在外護阜。在交通之後，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同心合意地阿們並喜樂的接受負擔。之後弟兄就病倒了，於六月份回到台灣治療，直到二〇一六年八月十二日早上 07:52 主將我們的弟兄接去，安息在祂的懷裏。劉弟兄服事 FTTB 一直到第十八期，總共有 518 位青年人得着成全。

感謝主，劉弟兄如同一粒種子撒在泰國並在泰國殉道，這粒種子要在泰國結出許多子粒來。死在弟兄身上發動，生命卻在我們身上發動（林後四 12）。他是主的僕人服事主忠信至死，主將要賜給他生命的冠冕。（啟二 10）我們相信弟兄堅定不移勞苦的工作絕不會徒然，並要在泰國結出許多果子。

求主賜恩給劉弟兄的家人並以主的自己來取代，照顧並帶領弟兄的家人直到路終，在那日我們要在榮耀裏與我們的弟兄相遇，一同讚美感謝神直到永遠，阿們！

FTTB 及在泰國一同配搭的服事者們

一個正直、忠信、絕對、豪邁的榜樣

驚聞主所寶愛的喜光弟兄離世，我們在菲律賓的同工和聖徒是何等不捨難過。回憶九十年代召會的風波中，台灣眾召會運用各種方式前來菲律賓幫助和扶持，使召會的風波因此漸漸平息，直到如今在菲的眾召會同心合意，眾召會跟隨一年七次訓練和特會，並且共同進度。

回憶喜光弟兄是在一九九五年和一些台灣的弟兄們到菲南一同配搭，時間有一個月之久，那時風波已漸明朗，但弟兄們尚作幾方面的幫助：一，堅固原有聖徒，還在消極裏的聖徒就盡量恢復，供應生命。那時在聚會裏我們經常唱大本四六四首副歌：「不死就不生，不死就不生，惟死能使生命長成，不死就不生。」很多消極聖徒逐漸被恢復，原有聖徒也得了加強和堅固。二，把聖徒帶進身體的水流裏，那時大家也經常唱補充本四一〇首副歌：「主我寶貝這生命的流，我的魂生命不再保留，哦主加深這生命的流，願你來時我生命成熟。」藉着弟兄們的幫助，消極的漸漸被生命吞沒，並且眾召會也進入了身體的水流中。三，積極推廣主恢復書報，如今眾召會非常珍賞這一分職事裏所有書報和話語。

喜光弟兄在這些過程裏曾和我們一同配搭有分，一同爭戰、一同奮鬥，我們能說他已打過了美好的仗，他的正直、忠信、絕對、豪邁給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成了我們的懷念，也成了我們的效法。

在此感謝台灣眾召會多年對菲律賓眾召會的供應和扶持，並慰問喜光的姊妹、兒女和他的家人。

在菲律賓神家裏的親人 楊振珩、陳德安、徐志東

懷念喜光弟兄—凱旋行列中的俘虜

我們所寶愛的喜光弟兄至死忠信，得勝地走完他在世旅程，主裏安息了！

喜光弟兄身上最強的見證就是他的絕對！他向着所愛的主和召會建造的心志，常常從他的話語中洋溢無遺，也甚有感染力！他一旦摸着主的心意與經綸，就全力投身其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一旦從主領受了泰國主行動的託付，就將全人如一粒麥子落在泰國死了，至終也將葬在那裏。臨走前仍念念不忘泰國的全時間訓練，泰國東北部的開展…。

弟兄一生認定時代的職事，深感這是召會建造的惟一根基，除此無別根基。因此竭力深入其中並傳揚，尤其對泰國的受訓者更是負擔沉重。相信這職事的異象已種入學員裏面！

當得知喜光弟兄癌末時，我們正在法國。我們求主延長他年日，盼望夏訓結束返台時還能看到他。感謝主的憐憫！使我們還有機會交通——雖然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基督多。他因認識神是神而完全順服。聽他一面因癌細胞的擴散，痛徹心扉而輕聲呻吟，一面斷斷續續、一句一句的說出心頭對這職事的負擔，又從召會歷史人物看與這職事的關係。我們的喜光弟兄在末了的一個半月，實在顯出生命成熟的榮美！

在這末了的一段日子，也看見喜光的全家人同心合意陪同在病房，服事父親，同度艱難，也與父親一同經歷基督，實為甜美可貴！願主親自安慰他們，也安慰家中的長輩，相信主以喜光為寶貝而取去！

我們羨慕弟兄的一生—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

法國巴黎 陳洵、陳王靜

記念劉喜光弟兄

一生只有一異象，甘願跟隨無他望，
犧牲一切服帶領，無怨無悔到路終。
得勝沒有長幼序，得獎無需百歲生。
多年勞苦主知道，視為珍寶被祂藏。
基督精兵死沙場，促我晚輩緊跟上。
今天拭淚不盡知，主拭我淚那日省。

美國紐約市 余貴學

得勝的前哨部隊

經過兩個月全區迫切的禱告，主還是把親愛的劉喜光弟兄接走了，對於我們曼谷召會第七區的弟兄姊妹，真有說不出的傷痛，但也似乎領悟到甚麼是一同打那美好的仗。

我們家和喜光弟兄一家都是一九九九年搬到泰國，我們是因工作調動外派來曼谷，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則是來服事剛成立的全時間訓練中心。之後不久我們就開始了第一個華語小排，（其餘都是泰文聚會）；喜光弟兄一家除了服事訓練中心，也和我們配搭在社區裏的福音。那時泰國召會剛要開始學習走新路，還在翻譯泰文恢復版聖經，全泰各地愛主的弟兄姊妹都來曼谷渴慕被成全，召會生活顯得欣欣向榮。主也很祝福我們，月月結新果，人數從個位數不斷增長，一年後召會開始分區聚會，我們成為第七區，在我們家擘餅聚會。喜光弟兄的兩個兒子（聖軍和顯晨）比我們的兩個兒子大幾歲，都還是小學生，他們作了孩子們的好榜樣，一同參加擘餅聚會、禱告，成了很好的屬靈同伴。他們夫婦很有負擔

帶領大人、小孩一同進入召會生活，推動兒童排，也開辦了健康家庭營，主因此賜給我們好幾個家，我們至今仍非常感謝主，在我們兒子讀小學那些年，有他們一家作我們的同伴。

四年後，喜光弟兄被調回台灣服事。感謝主，到二〇一〇年，曼谷召會以及訓練中心人數都增長了，喜光弟兄有負擔再回泰國服事，我們再見到他時，感覺他更成熟老練了，尤其在真理的認識和話語釋放上，非常供應眾聖徒。他不但正直分解神的話，帶領弟兄姊妹消化晨興聖言，更帶來啟示和亮光，鏗鏘有力的話語，宏亮的聲音，每每激勵弟兄姊妹，套用初信聖徒的話說：「聽劉弟兄講話，就感到激情澎湃，最有感召力了！」

最近這兩年，喜光弟兄常常掛念泰國各地新開展召會及開展者的光景，一有機會就南北奔跑看望堅固他們，不顧自己生活及身體的舒適問題。從他在主日釋放的話語中，可以感到他對泰國召會負擔之沉重，他就像把自己焚燒在祭壇上，義無反顧。

印象很深的是，一年多前有一次主日聚會讀「復活升天之基督的異象和經歷」，引用雅歌書第四章：「我的新婦，求你與我一同從利巴嫩（升天的地位）來，從亞瑪拿頂（真理的最高峰），從示尼珥與黑門頂（得勝的最高峰），從有獅子的洞穴、從有豹子的山嶺（仇敵在天上所在的地方），來觀看。」喜光弟兄分享到，軍隊要窺探敵人營地時，必須選拔最精銳的士兵作前哨部隊。只有等我們生命穀成熟、得勝、認識真理達到最高峰，纔配作主的新婦，與祂一同站在升天的地位觀看仇敵的洞穴。相信主已選中喜光弟兄作祂的前哨部隊之一員了！求主激勵我們這些還在世的聖徒們，積極追求主，贖回光陰，等候主來！

泰國曼谷 石爾銘、石曾念慈

愛神、愛人，全人傾倒

初次對劉弟兄的印象是在安瑪莉的青少年特會，那時我們去泰國參訓不久，弟兄剛強開拓的靈激勵我們十期學員有一次徹底的奉獻。我記得弟兄的信息不是站着講的，而是跑着喊的，並把那接力棒一個一個的傳過來，主恢復的暗流像一場接力賽，我們接上棒的那一刻就是該拼命奔跑賽程的時候。弟兄你已經跑盡了，我們願意繼續奔跑。

在訓練期間，弟兄也偶爾來泰國開特會，直到我們快結訓了，聽說劉弟兄一家要來泰國服事，一面我們欣喜若狂，另一面覺得有點可惜，因為快結訓，很少有機會聽到弟兄的課。記得我們結訓後，劉弟兄邀請我們十期學員去家裏包餃子，之後和我們分享了全時間該有的生活和態度。其中在物質一面，弟兄說，全時間的家中永遠只有一隻雞，憑信過生活，仰望主作供應源頭。這對我們之後過全時間的生活鼓勵非常大，因為弟兄就是一個活生生的見證人。

結訓後，我們被差到華欣開展新召會，弟兄一直關心我們的開展生活，每次交通都得着加強。之後我們的婚姻也是找弟兄交通，在交通中，也實在給我們許多幫助。

記得春蓬的開展，你也親自過來陪我們開展，陪我們生活。那次你辛苦坐了一夜火車，第二天你還陪我們晨興，買菜…你在上課時激情澎湃，你在生活中平易近人。之後我們在曼谷結婚聚會，我們四對一起，你是給我們夫婦按手禱告的那一位，你禱告的時候靈很強，我們感覺到你的手是發抖的，你為着地上有家興起為着神家而讚美主，你比我們還要激動，那時你就像父親一樣把最好的祝福送給我們。結婚後就去到洛坤開展，你也來過多次，雖然你在曼谷就已經穀忙了，仍會不時用電話關心我們，還帶隊來看望加強鼓勵，你總是那樣不辭辛勞，為着神在地上的權益。劉弟兄，你愛神、愛人，將自己完全傾倒在主和我們身上，成了馨香的見證，我們願成為你的繼續，繼續在地上作神的見證人…。

泰國 潘勤實 潘張晶晶

劉弟兄的兩次哭

人性的顧息神性的餵養

我是二〇一三年四月第十五期學員 (1562)，一入訓就有幸分在曼谷七七區，這是劉弟兄所在的中文區，在這裏我們可以享受每週四與劉弟兄一同屈膝代求香壇前的禱告，也漸漸知道弟兄最愛吃麵食，這也是主奇巧的工，安排不少山東的姊妹分到這個區，可以作包子、餃子、餅、麵條…等。

有一次他帶我們七區學員南下看望泰國南部的學員們，買了很多麵粉，一路看望，一路相調，一路愛筵。每到一處都問他們同樣問題：開展怎麼樣？享受麼？你還活着麼？他問你不是要暴露你，乃是真的在意你。其實每位學員都掛在他的心上，他知道你和你的家鄉；每次弟兄見到我都說：「張歌珊，山東聊城的。」我裏面就暖暖的一笑，阿們！他真的不僅禱、研、背、講主的話，還把我們每位學員禱、研、背、講在他的心裏，所以每到一處召會看望，每個學員都像自己的孩子，無論你 弱或剛強，他都在意你和我。尤其在回來路上，他說的話使我終身難忘，他說，我不在意這些孩子們結多少果子，牧養多少人，讀多少聖經，聚多少會…，我在意他們享不享受，這些孩子傻傻的擺上青春、時間、自己，不顧家人反對，傻傻的開展，就是開展不下去了，還傻傻的撐着…然後他就哭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哭，是為了你和我的享受主，他在意你我屬靈的幸福！

在 FTTB 這兩年裏對弟兄最大的印象就是「操練靈、操練靈、再操練靈」。當我訓練最後一學期身體真的構不上，經常無力，需要特別休息。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輔訓和劉弟兄夫婦特別找我交通，取消東北部特會，在家 (FTTB) 休息三天。他親自囑咐輔訓，讓我甚麼也不作，就是休息，還告訴我操練靈很重要，但是也要顧到身體。這使我受寵若驚，不僅看到站在講台上釋放信息、操練靈的劉弟兄，更是生活中的人性顧息的劉弟兄。

很快二年就畢業了，如今我也是一個在海外開展的學員，從 FTTB 畢業的，只有我一人在寮國，所以就更巴望劉弟兄也來看看我。因環境因素，至今還沒輪到我。剛聽說後面會恢復對寮國的加強看望，本以為寮國特會時會看到敬愛的劉弟兄和劉師母，可惜接到通知，劉弟兄身體不適要回台灣，直到收到同伴們發

的信息—劉弟兄「癌症」，一個打死我也不會相信的事實。因為他們每天比學員都起的早，競走鍛鍊，而且師母都會準備最營養的早餐，怎麼可能？我不相信，但我不是主，祂是主。以賽亞書五十五章九節：「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我承認自己是看不清楚，但主知道。不久收到劉弟兄的視頻，我嚇了一跳，當同伴去台灣看望他，並一一禱告、唱詩、宣告：「我們在泰國等你回來！」他哭的很傷心，也很釋放。這是我第二次看到弟兄哭，我也止不住哭了起來。

「我的眼淚傾流不停，總不止息。」（耶利米哀歌三 49）

「叫她們速速為我們舉哀，使我們眼淚汪汪，使我們的眼皮湧出水來。」（耶利米書九 18）

「求你把我的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麼？」（詩篇五六 8）

好像耶利米那日一樣，為了神的權益、神的家、神的國、神的城、神的行動與神同哭。我相信弟兄的眼淚也一樣，是裝在主的皮袋裏的，且記在生命冊上的。

「這樣，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命卻在你們身上發動。」（哥林多後書四 12）

「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十二 24）

感謝主，雖然對於我們親愛的劉弟兄萬分的不捨，但他的生命要在泰國及每位被服事的人身上發動！相信泰國將會有前所未有的復興！這個未了的復興把主迎接回來！

FTTB- 畢業 張長娟

追憶屬靈的父親 - 劉喜光弟兄

榜樣的父親

帖前二章十一節：「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們怎樣勸勉你們，撫慰你們，向你們作見證，待你們每一個人，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孩子一樣。」

愛主永遠不會太過！奉獻永遠不怕太多！操練靈永無止境！

豫訓的晨興操練上，劉弟兄從主領受負擔向新生講到這三句話。

愛主、奉獻、操練靈，這正是劉弟兄所活出的。他不僅僅是言傳，更是身教；不僅僅在課堂上將話語服事人，更是過這樣的生活。藉着他的生活和服事，向在他身邊受他成全的每一位，以實際來詮釋我們該如何的愛主，奉獻和操練靈。就如雅歌一 4 所說：「願你吸引我，我們就快跑跟隨你！」劉弟兄一生愛基督追求基督並贏得基督，他一生為基督所吸引，他的心也為基督所奪，使我們同受吸引，同來快跑跟隨所愛的良人！

在訓練服事的三年裏，清早我必會聽到他呼求主的聲音，並伴隨着他的咳嗽聲，弟兄開始了晨練，也開始了與主的個人親近，他自己曾多次見證說，許多在課堂上的負擔和亮光，都是在那清晨與主私下親密的交通中所得的！

七年前弟兄與師母再次接受主的呼召來泰服事，那時近五十歲的他，卻要重新學習新的語言，重新適應新的環境，他甚至告訴我們，這次來了就不回，直到新耶路撒冷！他率先給我們立了奉獻的榜樣！雖然每次弟兄看到許多青年人，不顧家人反對向主奉獻時，他都會受感流淚而讚美神！但弟兄豈不知這是因為這些青年人看到了他絕對奉獻的榜樣。當他們在經歷家人攔阻時，經歷婚後漸漸為今後的生計掛慮時，經歷孩子出生擔心孩子今後的生活時，他們總會想到劉弟兄，也看到了弟兄絕對奉獻的榜樣，看到主在這位向主絕對奉獻的人身上所作的，叫每一位青年的弟兄姊妹更新的奉獻自己，因為我們的弟兄已經走過，他為我們立了榜樣！

學員們常說，劉弟兄的臉上就寫着三個字「操練靈」。他也一再的告訴我們，

要叫靈成為我們全人最強的部分。在他病痛中，也實在見證弟兄的靈是他全人最強的部分！

乳母的心腸

帖前二章七節：「只在你們中間為人溫和，如同乳母顧惜自己的孩子。」

在泰國東北部服事的兩年裏，劉弟兄先後三次前來看望全時間。第一次前來，他乘坐八個多小時的夜車，直到主日早晨抵達；主日聚會後，下午接着與我們驅車 50 公里前去探望。第二次與師母一同前來，從早到晚陪我們訪問了東北眾召會，當他聽到經過壯年班成全的聖徒們，經歷了許許多多內裏的變化時，他所受的安慰就勝過身體的疲憊。數月後他又再次帶着在訓學員，駕車十一個多小時前來訪問，他說，我每次來不作甚麼，只是想看看你們，看看你們就穀啦！

半年前，由於我錯過從外府飛往曼谷的航班，而趕不上與弟兄約好一同用餐的時間，但弟兄連續打了兩個電話，讓我到曼谷後還是要到他家吃飯，那晚直到九點半我纔到他家，進門後，已經豫備了一碗雞湯熱麵，讚美主，他實在像一位父親在各方面顧惜人。

流淚代禱

詩篇三十九篇十二節：「耶和華阿，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聽我的呼求；我流淚，求你不要靜默無聲」

行傳二十章十九節：「服事主凡事謙卑，常常流淚。」

在訓練服事的三年裏，每個主日，劉弟兄帶着輔訓們跪在主面前為，着我們服事中的虧欠認罪悔改、為着訓練的情形流淚迫切，也為着主在泰國行動的往前感謝讚美。每次的禱告都叫我實在摸着弟兄的靈並他裏面那份迫切。感謝主，主也多方的答應這樣的禱告。他實在是用膝蓋服事了一批又一批弟兄姊妹，我到永世也無法忘記在那三年裏每一次與他帶我們一同跪到主面前的禱告。

有一次，我與另一位配搭弟兄在辦公室裏，與劉弟兄交通到一位學員特別的情形後，交通完後弟兄與我們一起禱告，他開口禱告後就留下眼淚，他說，主阿！求你用你的寶血來遮蓋我們的交通，來潔淨我們，赦免我們的罪，赦免我們在服

事中許多得罪，虧欠你的地方…。那時我們就更多是在主的面前為着我們的服事向主流淚悔改認罪。

主阿！我們感謝你，將親愛的弟兄賜給你的身體，他實在為你作了美好的見證！主阿！對這些愛主的人，你是全然可愛，配得我們獻上一切，我們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見證你的甘甜！

泰國 林文臻、林王新鮮

全時間的榜樣

我和喜光弟兄是在一九九五年於台中服事時認識的，有二十一年一同配搭服事的歷史。喜光弟兄可說是很標準的全時間同工，他有好的性格、強的事奉主的心志、扎實的真理構成和生命的經歷，可以說是我們中間的模範生。

喜光弟兄不是一個從不軟弱的人，但他有一個特點就是轉的快，並且越過越剛強。他真是一個在主裏剛強的弟兄，常因着靈裏的迫切流淚勸導聖徒、有一個心志專心跟隨主，並一直保有一個奉獻就是要事奉主，他是一個定意討主喜悅的人。

我們的弟兄也是一個在主裏當兵、爭戰的人，有一次他告訴我說，我們在泰國開展就如同美軍打越戰，實在是長期苦戰。二〇一〇年當他全家第二次移民來泰國時，他告訴眾聖徒說他願意死在泰國。我們都可以見證為基督與召會，他實在是傾倒一切，拼上了全人。我相信我們的弟兄還在爭戰，他是個男孩子，我很慶幸能和弟兄一同當兵，我盼望能繼續有份這爭戰直到主來。

弟兄息了地上的勞苦，他的勞苦不是徒然的，現今在泰國有許多人是他勞苦的果子，他們樂意效法弟兄的腳蹤，他們都是弟兄的喜樂和冠冕。

我們實在盼望主能再留喜光一些年日與我們同在、與我們同工，但是主的意念和道路是最好最高的，我們雖不能明白，但我們相信主，也知道在那日我們會和親愛的喜光弟兄主前相見，阿們。

柬埔寨 陳毅達

神人之家

一九九九年因着泰國全時間訓練中心成立的需要，劉弟兄全家第一次來到泰國配搭，我們家在泰國配搭的十六年裏，他們成了我們親愛的夥伴和屬靈的兄弟，我們一同在主前的交通、禱告和經歷，到永世都值得記念。

他們剛到泰國時，住在我家對面，每逢用餐時間，我們就會清楚聽到他們全家一位位的飯前禱告聲，在聖軍、顯晨還小學的年紀，他們就有全家定時禱告的操練，即使遇到父母親因服事忙碌延遲回家，兩位小弟兄還是會相約守着時間一同在房裏屈膝禱告。直到上個月在榮總的病房裏，看見姊妹在照顧弟兄的過程中，凡事禱告，弟兄及孩子們也會馬上回應、接禱告，我真的要見證這是一個神人之家。

在他們兒女成長的各階段，他們夫婦會一同禱告，尋求孩子合適的屬靈食物，劉弟兄雖然服事忙碌，但他看重並親自陪同兩個兒子進入一篇篇的信息並給他們合適的幫助，我相信他是三個子女最稱職的啟屬靈啟蒙老師。

弟兄是一個生性拘謹、內向的人，面對陌生的人、事、時、地時，他最愛姊妹陪着他，可說有喜光弟兄處就有麗秋。但在他向主癡狂、傾倒時，就會忘記一切，弟兄姊妹都可以見證他在聚會中喜樂的笑、感動的哭、激憤的眼淚、超大聲的禱告和被負擔充滿的一躍而起，他是一個隨從靈的人。

我也很摸着弟兄在主面前的簡單、信靠。這麼多年的全時間生活，每一次的需用擺在面前時，弟兄總是很簡單的相信，絕不會因着生活是否艱用有任何的打岔，這位信實的主也從未誤事，讚美主！信靠祢的人必不致羞愧！

最近一次和劉弟兄夫婦一起聚會是今年二月，我們分別從泰國、柬埔寨去越南參加一對畢業學員的結婚聚會。在婚筵中，我們與泰國弟兄姊妹上台同唱「一件美事」這首詩歌，詩歌最後劉弟兄特別重覆又忘情地唱着～「我們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見證祂的甘甜。」當時我聽了很被他的靈震動，如今想起歌聲彷彿還迴盪着～「我們澆在主身上的不是枉費，乃是馨香的見證，見證祂的甘甜。」劉弟兄，謝謝您激勵我們繼續奔跑賽程，我們來日再聚！

柬埔寨 陳王惠玲

一個奠祭

寧可枉費，不願糟蹋，寧可磨光，不願銹光

高中服事初配搭

喜光弟兄和我是多年前的配搭，我們都是一九八七年結婚，一九八八年他從軍中退伍，就即刻參加當時李常受弟兄帶領的全時間訓練。次年，喜光弟兄、張平弟兄和我在「台灣福音工作訓練中心」擔任第一期輔訓，服事青少年組。張平弟兄和喜光弟兄在台北八會所打開家，服事建中和一女中的弟兄姊妹之家。我在十七會所服事師大附中、大安高工弟兄之家，葉時銀弟兄在一會所服事成功高中弟兄之家。那段期間我們幾個家經常一起服事，一起出外相調，孩子們也相繼而出，互相照顧扶持，可說是生死夥伴。當時劉晨曦弟兄帶領整個台北市召會的高中組，大家同心合意，滿有主的祝福，如今那些高中生成了各地召會的柱子，擔負主的見證。

我很珍賞喜光弟兄那豪邁、率直、絕對的愛主、愛召會的心，還有他宏亮的聲音，剛強的靈，常激勵振奮我們。那段配搭期間我和喜光弟兄也有意見不合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在服事上，因看法不同而爭執，雖然當時不歡而散，但就在當天我們到主面前禱告，彼此認罪，繼續往前。經過那次的經歷，我們的配搭就再沒有爭執過，反而滿了默契。所以喜光弟兄常喜歡對人說，我們的配搭是「兩光配搭」，一面是喜光、永光兩光對照，彼此激勵；另一面也說出我們雖是無用的僕人，但我們愛我們的主人，不願意自由離去。我們的服事雖然不老練，然而我們願意學習奉獻自己，羔羊無論往那裏去我們都跟隨。

海外開展再相遇

一九九九年喜光弟兄舉家赴泰國服事了幾年，之後返台繼續在新莊、民雄等地召會服事。二〇一〇年二月他們再次前往泰國服事，同年七月我們家赴新加坡服事，雖都在異國，卻常有連繫、交通，之後我們有機會前去探望他們。看見他們有受苦的心志，在所處的為難環境下，仍竭力的花上他們的所是和所有。感謝主賜給喜光弟兄有同樣心志的姊妹，他和姊妹同心配搭，互相倚靠，服事了許多全時間受訓的青年人，他們的言行舉止，也為這些青年人立下了美好的榜樣。

最令我驚訝的是，喜光弟兄能用泰語供應話語，叫許多泰語聖徒們得着幫助。

臨別送行受激勵

八月十二日當天一早，六點多接到麗秋姊妹來電說，喜光弟兄快不行了，你要不要過來一下。我與姊妹立刻趕到醫院，大約七點四十分抵達，麗秋姊妹與孩子們正圍着喜光唱著詩歌一六九首，「耶穌，耶穌，最愛救主，無人無物與你比擬，你的笑容是我歡喜，我愛，…愛你，…你，…主。」喜光弟兄躺在床上，就像熟睡一般。不到八點，喜光弟兄安息主懷。傷痛中麗秋姊妹說，喜光弟兄在病痛中仍念念不忘今天起在泰國的三天國際特會，他是不是迫不急待的趕去參加？在淚光中我們眾人實在敬拜主，真不愧是豪邁的喜光弟兄。

八月十六日入殮聚會中，聽見聖軍弟兄、顥晨弟兄的見證，說到喜光弟兄只有一套的生活，單單只要主自己，回憶他們在學時，經常在清早聽見喜光弟兄親近主的聲音而被喚醒。他是那樣地立下了神人生活的模型，使他的孩子們同樣地豪邁，承繼他們父親所事奉的神，走全時間服事主的道路！

犧牲奮鬥再相會

自六月十二日喜光弟兄返台檢查至八月十二日被主接去剛好兩個月。在我們幾次的看望中，喜光弟兄休息時間居多，並沒有太多與他的交通，從麗秋姊妹分享服事他的過程中，得知喜光弟兄雖然在意識不清楚時，卻在靈裏是清明的。起初當他得知癌症蔓延，他很淡定的說，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主多。後來在他清醒的時候，常聽到他悔改認罪，並讚美主的禱告。當醫師來巡房時，他說，主這樣的待我，我無話可說。他實在是我們順服主道路的榜樣。在人這面，我們是萬分的不捨，但主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我們也感覺喜光弟兄的一生如同保羅所說的，「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願感動喜光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使我們繼續奔跑屬天的賽程，跟隨他的腳蹤，犧牲奮鬥，主前再會！

竹北 林永光、林吳素貞

喜光弟兄，我永遠懷念你

我認識喜光弟兄已有三十九年了。一九七七年在師大附中讀書時，我高三，他高一。我們曾在一起聚會和追求，一起傳福音和看望，為着主在附中的見證一同爭戰、一同打拼。

一九八四年我到台北八會所服事建國中學，他於一九八八年退伍後也到八會所和麗秋姊妹一起服事一女中。我和姊妹住四樓，他們住三樓，我有兩個女兒，他有兩個兒子，小時候他們經常玩在一起。一九八九年喜光弟兄與林永光弟兄和我一起到訓練中心擔任輔訓，我們一起配搭服事高國中，如同三股合成的繩子，十分甜美和諧。一九九一年喜光弟兄離開八會所，到台中召會服事。二〇一〇年他離開民雄召會，第二度到泰國開展，我則從台北十一會所調到民雄召會，接續他的服事。雖然我們在一起配搭的時間不算長，但多年來我們之間已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感。

我在這裏分享一點我對他的認識，以及他身上的特點。第一，他是一個愛主並向主絕對的人，他總是把主的事擺第一。第二，他是一個性格嚴謹的人，有正常的作息和運動；在民雄召會服事的時候，他每天走半小時的路，到學生中心陪學生一起晨興。第三，他是一個認真操練靈的人，他為主說話時很有靈、也很用靈，聽他講道絕不會打瞌睡。第四，他是一個殷勤勞苦的人；在泰國的服事，他要顧到訓練中心、壯年班、也要顧到各地的開展。

今年他有一個夢，在要來的五年裏，盼望在十三所大學得着 1300 位大學生，屆時能有 120 位泰國青年參加全時間訓練。從今年五月起，聖靈已開始在各大校園作工，陸續得着一些青年人，就在此時他竟一病不起。這的確是屬靈的爭戰，也是仇敵的攻擊。第五，他也是一個好爸爸——「虎父無犬子」，他不僅一生服事

他所愛的主，他也培養了兩個兒子—聖軍和顯晨，兄弟兩人無論在課業和屬靈上表現都很優異，一個正參加全時間訓練，一個剛結訓即將服事大學院校。兄弟倆繼承父親志業，也願一生全時間服事主。真是感謝主！

喜光弟兄現今已歇了地上一切的勞苦，安息主懷，可說是壯志未酬。然而一切都有神的主宰和美意，我們只有敬拜祂的道路。如今他已打完了美好的仗，已跑完了當跑的賽程，也守住了當守的信仰，此後，將有公義的冠冕為他存留。我敬愛他，也永遠懷念他。

在六月赴美的飛機上我寫了「憑信再往前」這首詩歌的第二、三節（我曾和喜光弟兄及家人於病床前同唱此詩），現在加上第四節，以表達對他深切的懷念。詩歌的內容如下：

憑信再往前

一、主阿，是你慈聲的呼召，纔能過祭壇帳棚生涯；

主阿，是你恩手的引導，纔能歷風霜而不跌倒。

（副）抬望眼，路迢遙，卻是滿了光明和榮耀；

憑信心，再往前，直到那明亮晨星出現。

二、因你憐憫成基督同夥，應命無違開展於泰國；

為着主權益得人得地，竭力爭戰至死無所惜。

三、雖然病痛死亡將我襲，不過更顯你復活能力；

藉着身體代求而得勝，使我享那靈全備供應。

四、神家的建造尚未實現，伯特利的夢思念念，

跟隨主腳蹤承接託付，剛強開拓直到進國度。

新北市三重 張平

光明的雲彩

我於二十八年（一九八八年）在八會所與喜光弟兄夫婦認識且一同配搭高中服事。那時我們在會所和學生一起搭伙，分別住在三、四樓，小孩的年齡也很相近，幾乎天天玩在一起，也常常帶學生一起去露營、登山，可說是同吃、同處、同生活、同配搭。在他們夫婦的行事為人上看到許多不經意流露出的生命及學習的榜樣。

喜光弟兄向主絕對，為人豪爽，對聖徒樂意擺上，且常常在生活的遭遇上有屬靈的應用。記得有一次他騎摩托車，等他到達目的地纔發現放在踏腳處的聖經包在半路上掉了，他說這是主題醒他，要倚靠主即時的話語，而不是倚靠聖經包。在八會所居住時，也常常能在四樓聽到喜光弟兄在三樓深沉且用靈呼求主名的聲音，總是題醒我轉向靈。

我們於一九九五年赴美服事，雖然與他們夫婦見面的時間很少，但每一次聚集，彼此裏面生命的感覺從未改變過。總會交通服事上的為難，以及在主面前所學的功課和光照，總是彼此勸勉、鼓勵與代禱。

喜光弟兄雖然向主非常的絕對與忠誠，釋放信息更是剛強，但是他同時又平易近人，極富幽默感。記得我們第一次從美國回來時，已經多年未見，小時候總是害羞地來找我們家姊姊玩的聖軍，已經長成有為的青年人了，但我還是一如往常地喊他「軍軍」，喜光弟兄聽見後說，以後聖軍全時間應該很少人會叫軍軍弟兄，因為現在他就沒有聽過有人叫他「光光」弟兄，語畢立刻引來哄堂大笑，至今想起來仍非常懷念他爽朗的笑聲。

得知喜光弟兄生病後，張弟兄和我第一次去醫院看他，喜光弟兄說，一見到張弟兄就想起詩歌三〇五首：父，我知道我的一生你已替我分好。」我們得知這病來勢洶洶，心情非常的沉重。回家的路上，我關心張弟兄的感受，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說若這事是出於主，則離世與基督同在是好得無比，但是卻不能留在肉身與我們同在，真是非常的惋惜。他且述說他對喜光弟兄的幾點珍賞，語未畢竟已不禁痛哭失聲，我一面流淚，一面盼望主能行神蹟，內心深處還無法接受這個突然的狀況，想到麗秋姊妹及孩子們所即將承受的，只有求主更豐沛的賜下

祂的恩典來托住這個家。

雖然主沒有照我們的心願將喜光弟兄留下來，但他卻留給我們一個絕佳的被主浸透之人的榜樣：他健康時的殷勤勞苦服事，他病痛時的信靠、喜樂、讚美；正如他的名字一樣，好似一朵喜樂光明的雲彩，激勵我們這些還活着的人，仍要繼續忠信的奔跑前面的賽程，直到路終與主相見！

新北市三重 張黃緻茵

我所認識的劉喜光弟兄 —活出基督、順服得勝—

很榮幸能在我們親愛的劉喜光弟兄住院的這段期間，在醫療上來服事他，並能以兩種的身份：弟兄及主治醫師，為其作見證。弟兄的身上有兩面的特點可以成為我們美好的榜樣！

一、藉著順服神主宰的安排，在苦難中經歷神奇妙的恩典

劉弟兄因膽道癌併發骨骼轉移，椎心刺骨之痛，實非常人所能忍受，即便血鈣高達 17 mg/dl，血氨逼近 200 mg/dl，卻無顫抖抽蓄。黃疸指數逼近 20 mg/dl，幫他聽診時仍能微笑並平靜的回應。實在可以見證林後十二章八節主對保羅說：「我的恩典彀你用」，正是弟兄所經歷的，因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苦難和試煉常是主為我們命定的，叫我們經歷基督作恩典和能力。因主知道要顯大其恩典的充足，我們的苦難是不能免的；要顯明主能力的完全，我們的弱是需要的。弟兄所經歷的恩典，不是外面的病得醫治。乃是復活的基督成了賜生命的靈，住在弟兄裏面給弟兄享受。

二、彰顯基督芬芳的人性美德，成為今時代的得勝者

雖然飽受疾病之苦，因而行動不便，弟兄的為人卻是極其謙和。這幾週來，當他意識清醒時，每次查房後都會對我說：「謝謝弟兄！」他對待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是一視同仁地滿了感恩與感謝，彰顯出基督芬芳的人性美德。在護理人員面前，他的確為主作了「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這美好鮮活的見證（帖前五 16～18）。

更難得的是，在病情如此嚴重以及疼痛極為劇烈的情形下，依然竭力活在靈裏回應前來看望聖徒的禱告。我相信所有曾來看望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作見證，弟兄確實是一位禱告的戰士，今時代的得勝者，在凱旋的行列中，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願神悅納他在住院中的每一刻，在主面前都是算的上數的。

弟兄的一生的確見證了聖經腓立比書四章六至七節：「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着禱告、祈求，帶着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衛你們的心懷意念。」

雖然，弟兄暫時離開我們，與他一生所愛的主永遠同在，即便在病痛的困境中，他依然為主作了美好的見證，並為家人與聖徒留下美好的榜樣，如同羅馬書十二章十一節：「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在禱告上要堅定持續。」激勵我們一生竭力愛主並愛召會。

願主親自安慰劉弟兄的家人，也照着祂的話，向愛祂的人守約施慈愛，直到千代！

台北 林志慶

一粒屬靈的種子

我與喜光弟兄認識是在他上大學時；我比他先進中興大學，他進中興後，我們同住在弟兄之家三年之久。我畢業後，兩人就各分東西，少有機會見面。我對他的一些印象主要是在大學時期，其後二十幾年當中，只有偶爾幾次在他到美國參加特會或訓練時碰面；二〇〇九年我回台，得以到嘉義民雄召會被接待在他

家幾天；末了的印象是在今年七月他臥病期間，我二次去探訪他。

喜光弟兄考上大學那年，還未開學前，我就聽說該屆有幾位很 的弟兄考上台中幾所大專院校，其中一位就是考上中興大學的喜光弟兄；而他是他們當中最強的。我們比他先進中興的弟兄們知道這事，就很高興。他來後，果真不凡。首先，他未上大學之前，不知在他多大時，就已決定一生全時間服事主；因此，大學他選擇最簡單的歷史系，就是定意要用最少的時間在課業上，而用大部分的時間學習服事主。他一進大學就開始服事高中生，而且不是普通的，乃是作為帶領者，並且能在高中特會中主講信息，使許多青少年得着成全。他在禱告和在聚會中為主說話時，極為用靈，釋放靈；就我所知，那時，在這事上，在年輕人中間，無出其右者。那真是很好的榜樣。另一面，在弟兄之家裏，我常看見他一個人花時間坐在書桌前，偶爾有些呼求嘆息，有時低頭靜靜讀東西。很久之後，我纔知道原來他是在「鴨子划水」一花功夫尋求主和主的話。有一度我定意花很多時間禱告，作了計畫並定了時間操練。他知道這事後，向我表達他很羨慕，覺得很值得學習。甚至在大學畢業多年之後，他見到我時，還題起這事，說他很羨慕我那樣的操練，並希望向我學習。（其實，我只操練了很短的時期，就沒有再繼續了。）由此可見他在屬靈的事上，實在是很樂意謙卑並盡力學習的人。

多年後，他已如願全時間服事主，有次他來美國參加特會。我碰到他，見他認真在寫東西，我就問他在作甚麼。他說他在豫備特會的信息，因為回臺灣之後要分享。然後他說了一句簡單的話，但令我印象深刻：該作的事，我喜歡盡早豫備好。這話也是個小窗口，讓我知道他在屬靈的事是嚴緊操練學習的人。二〇〇九年我到嘉義民雄被接待在他家幾天時，有多一點時間得見他全時間服事的生活。那時，他已成為相當沉穩，經過歷練的服事者。他把所服事的人都掛在心上，特別是青年人。那時是暑假期間，他仍然堅定持續花時間與學生晨興，同他們有服事交通。兒童的特會他有分，社區裏的聖徒他也照顧。他的時間都花在主連同召會和聖徒身上。

今年六月時得知喜光弟兄罹患癌症，並已擴散，甚為震驚。七月十四日回台，隔天下午與蔡力強弟兄去看他。那時他在床上，精神尚好，見到我們蠻喜樂。我照着約翰二章與他分享主的話，說到主在第三日（在復活裏），來到加利利的迦拿（臨到被藐視，低微的人）；婚宴裏「酒用盡了」（我着重的說，無論我們是甚麼人，無論我們的光景如何，我們的酒都會用盡）；而主就是專為等這時候，祂要來將

水變為酒（將我們的死亡變為生命）。這是約翰二章所立生命的原則，要應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力強弟兄接着題到，這也就是一粒麥子落到地裏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的原則。喜光很有反應的說，一粒麥子落在地裏結出子粒來，這是惟一的原則。後來我們一起禱告時，他相當有力的握着我的手，有兩三分鐘以上；並且仍然盡力釋放靈禱告；禱告中他題到主會保守我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以完全。我們都彼此同得鼓勵。

七月三十日，張志廉夫婦帶同我與兒子去看喜光弟兄，那時他的情況更差；但仍然維持沉穩，面無難色。我們談到我們的孩子們這些青年人的情形；之後，他就很有負擔為這些青年人禱告，也為主見證，以及主在泰國的往前禱告。我們看見弟兄實在傾注他的生命在基督與召會身上。照人來看，我們的弟兄是早離世，但認真說，其實他從大學時起就可看作是開始全時間服事主了；這樣算來，他一生服事主有三十年多了。比較世上絕大多數的人來說，他的人生是極有價值，並且是算得數的。用保羅的話，他澆奠的一生是值得我們喜樂並「慶賀」的。（腓二 17～18 與註。）

美國 陳煥德

耶穌是主！

我們親愛的弟兄可算是為主殉道，他跑完當跑的賽程，一生愛主，事奉主，服事召會。他的早年離世，我們有千萬的不捨，但主有祂的美意，是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我們這些留下的人當以我們的弟兄為榜樣，竭力跑完主量給我們的賽程。

願主親自來眷顧安慰扶持弟兄的全家，並加強我們親愛的麗秋姊妹。

美國 陳史維廉

我認識的喜光弟兄二、三事

喜光弟兄和我是中興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的同班同學。我們那一屆從各地來台中大專院校的大一新生特別多，其中有好幾位是像喜光一樣，從小在愛主的父母帶領下，一路從兒童班，青少年聚會中被服事長大的。剛開學，服事的弟兄們就召聚我們一起有交通，一面鼓勵我們立大志設大謀，好好使用大學四年的時間追求主並被裝備成全，一面也想聽聽我們各人的心願。記得喜光一開口就說，「我的前途和倪弟兄一樣：不是活着被提，就是殉道。」當時乍聽之下，心裏覺得弟兄還那麼年輕，似乎是說「大話」了。後來我因為對外文更有興趣，大一學期末就考轉系，大二時就去了外文系就讀。記得大二開學沒多久，有一次學校聚會後，喜光弟兄問我，外文系讀得怎麼樣。我說，「比歷史有趣多了，也更實用。」他就告訴我，他也曾考慮過轉系，因為畢竟學外文比較有前途。但是與主禱告交通之後，決定還是要留在歷史系，因為「既然已經定意將來要全時間服事主，就不想給自己在世界留任何退路。」可見他不是沒有顧慮掙扎，但是每次與主辦交涉後，都是再次將自己奉獻給主並順服主。

喜光弟兄寶愛神的話，他特別珍賞中興的一位人稱「活串珠」的學長黃超英姊妹，經常提起羨慕能像她一樣把主的話全背起來。同時，他也非常寶貝他的聖經和屬靈書報。如果有人要向他借聖經或書報，他有一個不能妥協的條件，就是一定要先用肥皂把手洗乾淨，擦乾，然後把書放在擦乾淨的桌面上讀。因為他自己就是這樣對待他心愛的聖經和書報。連遠從景美來台中看望他的劉媽媽，有次借閱他的聖經時，不小心犯規，還被他唸了好幾句呢。

喜光弟兄在服事上是殷勤忠信的。台中召會美好的傳統之一就是大專生都配搭在兒童和國高中生的服事裏。他配搭的每一項都是忠信的和弟兄姊妹一同在事前有交通和禱告，準時到達配搭，事後再檢討禱告。後來台中召會開始每週出召會週訊，就近由住在會所能中打的兩位姊妹打字，離會所較近的學生聖徒則配搭印刷裝訂。當初一開始時是最原始的活版印刷，一個鉛字，一個鉛字打到蠟紙上，經過校對無誤，再用滾筒上墨一張一張的印出來。等墨乾了再折疊裝訂，是很費時費力的服事。加上原稿通常是到週六晚上纔交給我們，經過打字、校對、改正、打印、裝訂，整個過程經常到半夜纔能完成。遇有特別交通，週訊內

容加倍時，就得服事到主日早晨。週訊必須在主日聚會前豫備好，纔能及時發到聖徒手裏。參與這個服事的聖徒來來去去，一到功課忙或活動多時就不來了。而且我們有時整夜服事累了，主日聚會就起不來。但喜光弟兄一直堅定持續的服事，並總是照樣在主日聚會裏操練靈盡功用。

喜光弟兄畢業後服兵役，而我則於畢業兩年後赴美。所以不再有機會和弟兄聯繫或交通。然而我每次返台探親，只要他人在台灣，都會和麗秋姊妹帶着孩子來看望我。二〇〇三年，他趁來參加在華盛頓舉行的感恩節特會之便，特地先飛到紐澤西來看望我們，之後和我們全家，加上晚兩天到達的陶國清弟兄，一起開車去特會。二〇〇九年二月，我陪同我們這邊的學人學者姊妹們回台灣參加新春華語特會，一路訪問到了中部相調中心，睡到凌晨兩點鐘，那時在嘉義民雄召會服事的喜光夫婦，就來到相調中心，把我們叫醒，帶着一車的人上阿里山看日出，依然靈裏喜樂高昂，依然充滿活力。之後他們就回泰國服事了。然後就不時從臉書上看到他們在泰國各地開展的照片。二〇一五年，我再次陪同幾位姊妹回台參加國際華語特會，喜光弟兄也回去了，但是我們的行程緊湊，沒能遇見。當時還想着，總要去泰國看他 and 麗秋姊妹，也沒感覺遺憾。不料，他這麼快就離開我們了。

喜光弟兄從年幼就愛主，把自己奉獻給主，我們回顧他毫無保留，不顧一切為主為聖徒花費自己的一生，就如新詩「神的夢」第五節的活出：「主啊，今天我奉獻自己，築祭壇；成就你夢，使你意足心滿。自此一生，甘心卑微居住帳棚；作個奠祭，為人傾倒此生；作神柱子，使神永遠心願完成。」因此我現在可以說，他不是一個說「大話」的人，而是一個會作夢的人，並且他所作的夢完全與神的夢合拍！主悅納了喜光弟兄的奉獻，帶領扶持並供應他，一路忠信跟隨主到底，讓神得着榮耀。

美國紐澤西 Piscataway 陳李琪

清淨潔白剛強開拓的戰士

認識喜光弟兄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從高中一起參加操練靈的戰車馬兵特會，到全台一週大專特會的奉獻，到六週陽明山上的訓練。喜光弟兄不只是單純愛主，更是竭力操練釋放靈是我們同輩中的榜樣。幼年時愛主的光景仍歷歷在目。

大學時的喜光弟兄，不只有定時禱告和讀經並追求書報等紮根的生活，更在兒童服事，青少年並大專服事中，忠心殷勤勞苦，是我們同輩中的翹楚。還記得我們一起為着拚逢甲學生中心財務奉獻時，那種像馬利亞倒香膏似的擺上，至今仍聞到香氣。每年寒暑假，我們幾乎沒有回家，暑期共同追求生命讀經，寒假春節時通宵的禱告，也有分召會許多事務服事，看望聖徒，喜光弟兄總是盡心竭力。每週大專集中聚會的釋放靈，話語透亮真摯感人，更為着神和祂的經綸全人傾倒的態度，只為討主喜悅的決心更令人動容。每週為着召會週訊能順利出版，週週在三〇七室文字工作室通宵達旦的服事，為着主日早上能送到每位聖徒手中。這默默付出，堅定持續地擺上，忠信且能受託完成，實在是我們的榜樣。

為着家中的需要，喜光弟兄選擇服志願役，期間與麗秋姊妹結婚，且生了聖軍，說明他沒有忘記主的呼召。只要能入加畧聖軍，權利都是難言（大本詩歌三五五首）。在服完兵役後，立刻參加全時間訓練。訓練結束且配搭輔訓完後，他回到台中，在逢甲會所服事。在全時間的服事裏，與喜光弟兄在大專組一起配搭服事很甜美喜樂且滿了光，正如他的名字。

之後，因着俄國開展的需要，台中主體服事全時間有四個家（莊晉德弟兄、鄭英麟弟兄、江顯智弟兄、葉祖銘弟兄）同時到俄國去開展，同時陳長信弟兄家也因主的帶領，轉換跑道以在職的身分服事，加上家中父母照顧的需要，相信喜光弟兄經歷了流淚谷。

一九九九年，喜光弟兄家接着陳毅達弟兄家到泰國開展，當時台中主體配搭海外開展這部分是照顧泰國。不久曼谷訓練中心成立，喜光弟兄兩度在泰國的服事超過十年，不只服事泰國當地學員，也服事許多來自受限制地區的弟兄姊妹，加強了主在亞洲行動與開展。就在他賽程中跑得最好的時候，主像賊一樣偷取祂的寶貝。我們的弟兄在最後這兩個月所活出的，真是叫基督照常顯大。同時也題

醒我們這同奔屬天賽程的同夥，把握每一個現在竭力拚上，為神的建造傾倒一切，為求他喜悅。願感動喜光的靈也加倍感動我們。

新北市 江顯智、江林英梅

懷念作我榜樣的屬靈兄長

喜光弟兄與我都是一九八〇年九月開始就讀台中的大學，一同在台中過召會生活；當時同年的還有吳烈弘、朱光霽、林俊萍、蔡力強、李美來、汪世德等弟兄們，事隔至今，已近三十六年了。回想在這些年間，與我們的弟兄一同經過在學的召會生活、全時間服事大專生以及在泰國、寮國的配搭，倍覺甘甜。無奈主竟然把我一直效法的榜樣取走，心中實在有千萬個不捨。最近我常問主，為甚麼這麼早就把我們的弟兄取走？今後走主的道路，我又少了一個可效法，可跟隨的榜樣。

自從大一認識喜光弟兄以後，我就覺得他是我前面的弟兄。當時我離開了我曾到處遊走的基督教團體纔滿一年，喜光弟兄無論是在對主的認識、經歷上，在事奉主的絕對、豪邁、忠信、性格上，在靈的操練與釋放上，都成了我效法的榜樣。日後在屬靈成長的每一個賽程裏，他都一直跑在我前面，我總覺得他在生命上比我更成熟，在真理上比我認識的更透亮，在事奉主的事上比我更絕對。當我有機會和他交通禱告時，常常從他得幫助，得激勵。

他這一生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聚會中常是靈釋放，向主絕對，全人傾倒，為主說話時滿有啟示、亮光與衝擊力；平日與人相處卻是謙讓宜人，多有供應，少有要求，更不定罪人。他很容易讓人親近他，平日話也不多，我想他是舌頭受主約束的人。近幾年在泰國與喜光弟兄配搭全時間青年班的訓練或特會時，更是享受了他生命豐盛的流露；不僅在話語上供應生命，更是在他對我細緻的關心與接待上活出基督人性芬芳的美德！

在赴美參加夏季訓練前，我抓住了與弟兄見面交通的機會。在醫院裏，他仍然在病痛中喜樂的讚美主；他認定自己是奉獻給主的人，是屬主的人。他在禱告中仍說：「主阿！感謝你！你的帶領都是最好的！」他滿了安息。他的見證使我多

次受感流淚，看見我們的弟兄是絕對順服主的人，是一位真正在經歷中充分認識神，認識神的法則的人。他遭遇如此重大的打擊與破碎，仍作主剛強的見證人！他真是一個捨棄魂生命的殉道者，得勝者。雖然在禱告後，我仍鼓勵喜光弟兄能堅強的活着，相約為着主恢復廣大的需要一同奮鬥。

主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主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如今主是安排我們的弟兄息了地上的勞苦，在祭壇底下為祂的行動代禱，繼續與我們一同奮鬥。我也應當效法喜光弟兄完全順服主，絕對跟隨主，在神的經綸裏與職事完全是一的榜樣。願主親自安慰並鼓勵喜光弟兄的家人，願他的後代，以及曾受他成全的聖徒，都能效法他的榜樣，直到見主得賞賜！

台中 鄭英麟

一位剛強活出基督的榜樣

喜光弟兄是大我一屆的師大附中的學長，記得約三十七年前我們常在校園旁邊的台北市召會十七會所一起聚會。在聚會中我們一起禱讀聖經、唱詩歌與讀《十二籃》信息。當時我們沒有服事者陪同我們，只有吳有成弟兄（當時是師大附中的物理老師），有時會去我們的聚會陪同我們並加強我們。而我們每週的信息都是喜光弟兄選的，他每次都在信息讀完之後有豐富的供應，把《十二籃》的信息再進一步加強，讓聚會變得很有供應。喜光弟兄時常引用聖經，對聖經真理非常清楚，跟他在一起神的光非常強，這樣的一個在真理中的榜樣激勵了當時的我，讓我知道神的話是極其豐富，並在我心中撒下一個「研讀真理」的種子。我之後願意追求生命讀經，看信息書報，與喜光弟兄的榜樣有莫大的關係。

我雖然對主有心，卻因為參加當時國泰企業資助的「台北愛樂交響樂團」（我是兼任團員小提琴手）而無法在主日正常聚會，而且課業也荒廢，因為週末及主日時常都要團練。喜光弟兄高三面臨畢業的時候，為師大附中校園的見證非常焦急，但是他沒有要我作甚麼，卻時常與師大附中的幾位高三學長一同犧牲中午的午休，為校園禱告，尤其是為着我這個時間被霸佔的學弟。之後主聽了喜光弟兄他們的禱告，有一天主突然讓我裏面有強烈的感覺：放下這個樂團，我正不太

願意順從的時候，過幾天交響樂團突然宣佈解散，我非常震驚，但是知道這是主的手，也是主聽了學長們的禱告，之後我恢復了我主日的擘餅聚會。感謝主，喜光弟兄是在神面前，默默為我代禱的人，如果不是他們的禱告，我今天可能仍然是離主非常遙遠的。

我之後考進台中的大學，也與喜光弟兄同住在中興大學弟兄之家，一同服事青少年，所以他大學時期也繼續激勵我愛主追求。喜光弟兄對我的這一生影響是很深遠的，因為他一直都是一個剛強活出基督的榜樣。一直到如今，我感謝主，也感謝他在主裏在我身上所有的牧養與成全！

台北 沈瑞良

誠實愛主的人

劉喜光弟兄走了！雖然他留在肉身中為着我們是需要的，可是他離世與基督同在，那是好的無比！我們縱有萬般不捨，也得邊讚美邊流淚，因為主取去了祂的心愛。

我初次見到喜光弟兄是在台中召會的大專聚會裏，那時我還是福音朋友。就在那聚集裏我被折服了。弟兄姊妹外貌年少，卻靈裏剛強，滿心喜樂；呼求、禱讀、分享、報告，樣樣都有那靈和大能的明證。我不但無法小看他們年輕，反而決意投身雲彩中間，與眾聖同奔天路。從那時起，那些弟兄們就成為我學習的對象，喜光弟兄也就成了我效法的榜樣。

喜光弟兄「阿們」聲音之洪亮，靈之剛強，心之單一，眾所皆知；他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話，揭示神的心意及作為，人人稱道。不過摸着我最深的，乃是他這個人。

一、常常喜樂

我對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笑臉。我在聚會中分享時，總是看到他的微笑，聽到他的「阿們」，似乎我講甚麼他都高興。每次碰到我，他也總是微笑叫我的

名字，好像他見到我就歡喜。不只是對我，他對所有聖徒始終是笑臉相迎。他常常在主裏喜樂，弟兄姊妹也是他的喜樂、他的冠冕。在他身上，基督喜樂的油永遠不缺。

二、愛主，愛召會

每當他談起主，就像是頭一次的愛。主是他的一切最親，他所一切最愛；有祂同在，就能歡暢，有祂同在，就能歌唱。他是向着為他死而復活的主活。基督愛召會，為召會捨了自己，他也同樣獻上身體，當作活祭，召會有任何需要，有任何行動，他總是澆奠傾倒。他幫助初信的我立定心志，要討主喜悅。

三、愛弟兄，愛世人

他為人風趣談諧，沒有屬靈的架子，與任何人都沒有隔閡。他會與聖徒話家常，聽到弟兄們說到有趣的事，也會跟着大家笑得東倒西歪。可是他也像保羅一樣，有人軟弱，他也軟弱，有人跌倒，他就焦急。他為弟兄姊妹所求的，就是他們得益處，得造就。他對福音也一直有負擔，神對世人的愛藉他得着顯彰。一次，我帶着一位學弟來到他跟前，在那聚會後的陪談中，我見到我們父神愛和赦免的心以及救主基督牧養和尋找的靈，成了我日後服事人的題醒。

四、持守信仰的奧祕

從我受浸直到畢業，我與他參加了幾次在假期舉辦，為期一週的共同追求，和大專聖徒入住逢甲會所，研讀聖經真理，操練召會生活的實行。我看見他除了神在信仰裏的經綸之外，毫無興趣。並且因着他對神經綸之奧祕有所領悟，他的說話能深入淺出，句句定準。這叫我這後來者，渴慕像他一樣，作神話語的出口。

五、豪邁，絕對

他最叫我受到震撼的，就是他的絕對，他的豪邁。「千人的手不能阻我，萬人的眼也不，」，「我的結局不是殉道，就是被提。」這不只是他的心志，也是他的風範。他是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着標竿竭力追求。在他身上，我看見了得勝者「逼迫基督」的榜樣。

喜光弟兄誠然是基督升天所攜，賜給人的恩賜，如今他遠赴更美的家鄉。

過去一年，英國也有數位忠信的弟兄離世。主將他們取去，是因他們是太陽所曬熟的美果，月亮所養成的寶物。「日出日落，一世過去又一代；你的聖徒生活，等候，安睡。」我的道路尚未抵達終點，我當怎樣行那日纔能得祂的「好」呢？

喜光弟兄及其他兄長如同雲彩，為我立了效法基督的典範，我即當效法他們，按着那同一規則而行，望斷以及於耶穌，憑着忍耐奔那擺在我前頭的路程。因為公義的冠冕不只為跑盡賽程的喜光弟兄存留，主也將它賞賜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今日主既仍舊遲延，我要忠心進前。」，「要及時，要及時，當今耶穌在召喚，要及時。」，「哎阿，為祂機會已是何等少，所有機會快要過去！」我要贖回光陰，「如果我愛你，主耶穌，是現在。」哦！「我心我靈，今當復興，讓這世界過去」。「我要」每日舉目細望，審判台前亮光；，「不只顧自己的事務，情願為建主殿勞碌，絕不再說且等明日，建造當趁今日！」

可愛的主！保守我們，緊緊跟隨你行；直到我們進入天門，面見你的榮形！

英國 汪世德

一位豪邁、堅毅又柔細的主的僕人

每次要介紹喜光弟兄，我的第一句介紹詞就是：「喜光弟兄是我們的小媒人」。喜光弟兄和我都是一九八四年大學畢業，他和我弟兄張志廉同住中興弟兄之家；我和麗秋姊妹則同住靜宜姊妹之家。喜光弟兄在畢業前為我弟兄和我作了這件人生的大事，經過喜光弟兄和林天德弟兄夫婦的交通和服事，纔有今天我們這個家。直到我年過五十纔驚覺，為甚麼一位大四纔二十二歲的弟兄有份量作這件事？應該是神的靈在他裏面吧。回想喜光弟兄的一生，他有許多事情實在是超齡演出。

認識喜光弟兄是我們大一的時候，我們一起有文字服事、兒童服事等等，在會所作整潔、出外相調、傳福音，總覺得喜光弟兄比我成熟，他的說話和處理事情總是比較到位。喜光弟兄在大學時就已經站講台釋放信息，他充滿靈，他說的話透徹明亮，他的奉獻是絕對的，他對主的愛是深刻的，他就像一把火，把自己

燃燒，也會把別人燒起來。當時我們就這樣一羣大學生火熱愛主，將自己奉獻給主，立志一生要走主的道路。

畢業至今三十多年，我和弟兄在社會上打拼，而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則全時間服事主，我們很少有機會碰面，倒是曾在台北小巨蛋新春華語特會時在馬路上匆匆打招呼，即便如此，我們弟兄姊妹的心心相繫卻從未因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而消滅。去年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二日難得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回台灣，我們決定有一個聚集，靜宜姊妹和中興弟兄（配偶們）連同喜光弟兄、麗秋姊妹的兩個兒子媳婦和女兒都來了，二十多人齊聚一堂，雖三十多年沒聚，我們的靈卻是這麼相通，我們感動。知道神的生命在我們每一個人裏面是真實的。

弟兄姊妹相聚的歡樂仍鮮活的在腦海中，不料六月中幸玲姊妹來電告知喜光弟兄住院，癌細胞已經轉移到骨頭，心裏實在為弟兄感到不捨、難過，不禁流下眼淚；心想弟兄已經豫備好面見主了麼？我的心中似乎已經有了答案。我感謝讚美我們的主，我為弟兄感到慶幸，慶幸他幼年就把自己奉獻給主、慶幸他把自己擺在召會裏、慶幸他為主牧養羣羊、慶幸他這麼絕對走主的道路、慶幸他這麼清心愛主……，慶幸這一切使弟兄隨時都豫備好可以見主。

八月十二日早上7點52分喜光安息主懷，雖然我們不明白，但是我們阿們主，你有美意不會錯，你是我們的主，要帶我們進榮耀。

從得知喜光弟兄被主接去，這幾天一直在大本詩歌三四九首的靈裏，我想把這首詩歌獻給喜光和我們親愛的主耶穌：

但那誠實愛主的人 禍福都不問

就是他們寶貴心血 也願為主捨

求主給我這樣心志 赤忠忘生死

喜光弟兄的生病和被主接去，喚醒我年幼時對主的愛，那樣純潔無瑕、慷慨豪邁。喜光弟兄豪邁地走完他的一生，主阿，求你救我脫離卑賤，豪邁走窄路。

隔天和志廉弟兄到麗秋姊妹山上的家去看望她，感謝讚美主，一進家門就感受到這個家充滿平安、穩妥、榮耀，經歷這麼大的事，他們並沒有被悲傷打倒，

反而顯出榮耀的光景。喜光弟兄的兒子、媳婦、女兒也都在，還有一位從泰國來的方莉莉姊妹。從方姊妹得知喜光弟兄和麗秋姊妹在泰國的服事是如此地盡心竭力，他傾全力全人將自己傾倒澆奠在其上；又得知台中市召會為喜光豫備了安那翰恩典陵園的墓穴，但最後麗秋姊妹和家人決定將喜光弟兄的骨灰帶回泰國，麗秋姊妹也要繼續在泰國服事。喜光弟兄就像一粒麥子落在泰國死了，就要在泰國並全地結出許多的子粒來。經過這樣的交通，開啟我的眼睛，原來主在全地的行動這麼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奉獻。

那天麗秋姊妹的媽媽為我們準備晚餐的時候，我們在客廳唱大本詩歌三四九首，陳媽媽為我們煮了一大桌菜，讓我非常感動的是陳媽媽的飯前禱告，充滿天上的安慰和讚美！她說：「主阿！我們有你就穀！」那天的交通，志廉弟兄和我都得着激勵，喜光弟兄是我們的好榜樣，麗秋姊妹也是，還有陳媽媽、劉爸爸和劉媽媽，都是這樣順服神的權柄，與主聯結，喜光的兒子、媳婦、女兒都這麼愛主，這纔是真正的基督傳家，是我們的好榜樣，激勵我們繼續奔跑前面的屬天賽程。

台北 張志廉、張黃惠玉

追念我們的得勝同伴－喜光弟兄

我在高中時就認識喜光弟兄，他在高中時就很出眾了。我們一同參加特會，他長得高，靈又釋放，說話又清楚明亮！後來在大專特會，全時間訓練，甚至在各地召會配搭時，他都顯出他的功用。我們也曾在新北市的重新大區有一段時間的配搭。他為人謙和，又放膽講說神的話，陳明真理，以後到泰國開展服事，真的是主恢復的柱子！雖然因生病回台北治療，但仍看到他那豪邁的樣子，真是得勝者的風範。

看到我們的同伴一個一個的在主裏安睡了，一面不捨，另一面也為他們慶幸！回想三十年前，我們有位全時間的同伴－楊中興弟兄得了肝癌住院，我開車載張王帥信師母，翁姊妹，馨蘭姊到醫院看他。回程時，我問說，為甚麼主沒醫治他？張師母回答我，說到舊約列王記下希西家王的例子，神雖醫治他，多活了

十五年，卻生了一個遠離神、得罪神到極點的兒子，而且也因得意忘形，把全國的財寶給巴比倫的使者看，以致後來猶大亡國被擄。這使我釋懷，一個人若得勝的離世，那是多麼美好。

五年前，因日本「三一大海嘯」（當時死了一萬多人），我們去賑災傳福音，Ron 弟兄也去仙台開特會，他說神給我們每一個人安排了一個賽程，長短不一樣。有的像彼得要為主殉道；有的像約翰要活着，直等主再來。所以我們只要跑盡我們該跑的道路。想到我們中興弟兄可能跑完一千五百米就跑盡了，珮苓姊妹可能跑了三千米。德佑弟兄和喜光弟兄，也可能跑完十公里的賽程。他們都跑完了他們的賽程，等候主的獎賞，我們這些還未跑完的，要繼續跑完我們的賽程，我們纔能向保羅那樣宣告：「那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願主祝福他們的後代，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跟隨我們弟兄的榜樣，繼續走得勝者的路，建造基督的身體，豫備新婦，迎接主的再來！

台北 葉三本

為著全地的見證人

想到劉喜光弟兄的離世，不禁眼淚湧出，雖然有難過與不捨，更多的是受感動與被激勵。弟兄實在是服事主者的榜樣，弟兄不僅是傾倒自己為著泰國，也是為著全地。想到十多年前，小子有幸與弟兄在泰國交通，那時正值弟兄重返泰國之際。弟兄題到在曼谷全時間訓練的負擔，因為在十多年前，在一些受限制地區，有許多愛主的青年弟兄姊妹，想要受成全參加訓練，若想參訓，當時來台灣並不容易，若去美國更不容易，而到亞洲一些國家，也有語言和其他限制。比如在東南亞有些國家也有訓練中心，但因着回教的背景並不適合福音的傳揚、操練，所以就參訓而言，就屬泰國最自由、開放與便利。主後來實在將許多受限制地區的弟兄姊妹帶來泰國參訓。弟兄對開展的負擔是沉重的，所以後來看到這些畢業的學員，被主打發到緬甸、老撾，甚至全地去；從這些人身上看見弟兄所種下的，正在發芽成長。

最近看到弟兄，弟兄已是癌末住院，想到創世記生命讀經，說到雅各的離世，李弟兄對雅各的離世下了一個註腳，說到那是超特的離世，這是因着雅各離世時，生命成熟，祝福眾子。弟兄在癌末癌細胞已擴散甚至侵入骨髓，弟兄仍然豪邁的說，我裏面的癌細胞會有我裏面的基督更多麼？從弟兄身上看到基督生命的充滿成熟，甚至洋溢出來，這是何等的超特。弟兄的離世也使我想到亞伯的血，亞伯的血在亞伯離世後仍在說話，弟兄因着竭力服事，主提早將弟兄取走，這樣的離世實在激勵小子們，叫小子們更儆醒、愛主、奉獻，跟隨弟兄的腳蹤。

台北 王海容

福音傳揚、真理追求

愛中的服事

一九九一年參加全時間呼召聚會，有一位弟兄站在台上，表情嚴肅告訴我們：「一人只有五句話。」一分享，他的手就筆直的舉起來，用手指算1、2…5，就要學生停止分享。這是我對劉喜光弟兄的第一印象—正直、嚴肅、不苟言笑。過不久，超倫弟兄很高興的告訴我，有一位全時間的服事者要來陪我們。那時無知的我，不知道是誰，後來知道是舉手的弟兄要來，我就有些緊張。

福音傳揚竭力拚上

劉哥服事逢甲大學，讓我對他的印象漸漸改變，他關心我們，特別花時間陪弟兄姊妹之家晚禱、樓長交通、早晨一年讀經一遍等，一次又一次開啟我的眼目，使我們更寶愛真理，並帶領我們拚到主面前。在大二開學的福音行動，第一天來的同學不多，受浸人數也少，他帶我們為着不夠拚到主面前悔改，全弟兄姊妹之家第二天都外出邀人，那一天來的福音朋友很多，記得當天詩歌是唱：聽！大好信息，驚天又動地，你是神容器，為裝祂自己…，劉哥那時話語滿了靈，滿了衝擊力，他用肯定且滿了信心的口吻問其中一位同學：要不要受浸？他回答：要！我們眾人大聲阿們！轉過身問第二位：要不要受浸？他也回答：要！我們眾人更用力的阿們！接着再問第三位：要不要受浸，他也是回答：要！那時全場滿了阿們和歡

呼的聲音！他這時就用天上的權柄說：所有的福音朋友上到頂樓受浸，幾乎所有的朋友都上到頂樓受浸，哈利路亞！那天排隊受浸的景象，如今仍歷歷在目。

真理追求更加深入

第一次他帶我們書報追求時，交通到一篇信息有四層的讀法，第一要讀事實，第二讀啟示，第三讀負擔，第四讀作者當時的靈。這實在開啟我，不只讀懂信息，不只記得我摸着的點，更是帶我深入到話語的深處，帶我進入傳講信息之人的靈裏。我向主求更多、更深、更豐富的進到主話語裏，更要進入傳講信息者的負擔！藉着弟兄的服事，使我更享受每次讀書報與主交通的時刻！

恢復歷史承擔託負

在一次外出三天兩夜的相調，我們從台中到南部，再走南橫到花蓮，那次的相調至今難忘，難忘的不只是神那偉大的創造，更是神在新造裏的工作，特別是祂召會裏恢復工作的歷史。

在車上，我看到他拿出筆記，在主面前豫備。當我們在休息時，他為我們屬靈的需要，抓着在車程的時間，積極的豫備。到了花蓮召會聚會時，他分享主題是「主恢復的加速度」。從召會初期，交通到黑暗時期，一直到十六世紀馬丁路德改教：公開聖經，因信稱義，蓋恩夫人與芬乃倫神父內裏生命交通的恢復，新生鐸夫、摩爾維亞弟兄們、英國的弟兄會、達秘弟兄、賓路易師母…一直到倪柝聲弟兄與李常受弟兄真理的恢復。主藉着弟兄的話語，把我們帶進召會歷史的走廊，有如穿過時光隧道回到過去，並在高空俯瞰撒但破壞的工作中，神那得勝的恢復裏，在歷代得勝者裏恢復加強的工作，祂永不失敗！

絕對心志完全為主

在觀念的更新上，他常把我們帶進神話語的啟示裏，我們常把不正常的當作正常，正常當作不正常。愛主是正常基督徒的表顯，我們卻以為少數人纔能愛主；傳福音是人人可以傳揚，但我們以為是特別剛強的纔能傳；照樣，他常對我們說，每一位在主恢復的大專生，都應該參加全時間訓練！我們卻以為是那些絕對愛主的人纔能參加訓練。

那時，我們常為着是否參加全時間訓練禱告，畢業後要在職的幾乎沒有禱

告。在一次他與學生交通中，說到，若你畢業後要在職，你需要特別加強的禱告，因為世界是邪惡的，一不小心就落在撒但的詭計裏，一不小心就不聚會，不愛主了，但你若有心參加訓練，就要去，要禱告，但沒有像要在職的禱告那麼多！我們都笑了，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光景正好相反！他那事奉主的心志，藉着他的服事，就這麼一點一滴的種在我們的心裏！

我們若還有那麼一點的服事與愛主，都是這些愛主的奴僕在我們身上的勞苦，在背後的禱告，在靈中的記念。感謝主，使我們遇見了劉喜光弟兄，讚美主把劉哥與陳姊帶來與我們一同建造，我們願跟隨榜樣，在這條事奉主的路上忠信往前！

桃園蘆竹 董明熙、董楊淑靜

為神家忠信的奴僕

在我成為大學高年級生時，喜光弟兄夫婦這一個家來到台中服事我們。弟兄搬來不久就希望快快有事奉聚會，好帶着學生們一起事奉。在事奉交通中，弟兄時常題醒我們，要帶着負擔來事奉，時常鼓勵每一位都要開口，交通出自己的負擔。虧欠弟兄的是，有時我們不是那麼有豫備，當大部分的人沒有說話時，弟兄會很認真的題醒說，如果仍是這樣，那就沒有聚集的必要了。當下我感受到這位服事者不僅是一個絕對為着神的人，更切望所有他身邊的人都和他一樣。之後在一次事奉交通中，弟兄仍對我們的操練不甚滿意，我裏面覺得很羞愧，自己是高年級生卻沒有甚麼經綸，散會後我去找弟兄交通說，我覺得我無法作一個弟兄事奉神，因為我沒有經綸在我裏面。弟兄當下聽完這些話，我以為他會好好教導我一番，但弟兄的反應令我驚訝，他認真並帶着微笑看着我，拍拍我的肩膀，用鼓勵的語氣說，你不要擔心，他對我點點頭後就離開了。後來自己進入全時間服事一段時間後，纔逐漸明白，弟兄不是不願意教導，而是鼓勵我要直接到主面前向祂迫切，經歷祂是身體的元首，一切真實的事奉是從祂而出。

弟兄注意對人的牧養，學生中心的學生們都會輪流到弟兄家用餐，記得我第一次去前，裏面蠻擔心一件事，就是弟兄若是問起甚麼事奉上的事，我答不出

來怎麼辦？奇妙的是，從我進弟兄家門到離開，弟兄只作一件事，主動關心我的生活與家人情形，當我在述說時，弟兄不會急着回應甚麼，因為他很認真的把聽見的話仰望主前，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一個事奉神的祭司是如何將神的子民背負到神面前。一次家人打電話來，說到家中急切為難的光景，要我立刻回去，正巧當天晚上有校園事奉交通。我去找弟兄交通，希望我能請假趕回去幫助家人，弟兄勸我不一定要回去，但是我當下堅持，覺得自己回去纔能幫助家人。後來弟兄同意我，並在我離開前對我說，在事奉上對主要有信心。我當下不能領會，之後回到家中，發現以為很大的難處已經過去，彷彿沒有發生過一樣，我裏面很羞愧，因為我錯過了一次重要的交通，這對我是一個寶貴的功課。

三年前參加在曼谷的 LMA 交通與秋季國際長老負責弟兄訓練，看到弟兄是那麼有負擔，帶着學員與聖徒們一起服事，無法忘記當弟兄看到我時，那個喜樂又剛強的問候，深處對主在泰國的行動滿了讚美。如今弟兄已在主裏安息，到現在，自己仍是無法接受，主是那麼快取走弟兄，這說出祂是何等渴望祂的兒女成熟，這對我們是個鼓勵，要我們以弟兄為榜樣，竭力奔跑賽程，好有分主的顯現與國度。喜光弟兄，謝謝您在主裏的服事，導引我到與您同樣的賽程中。

新北市永和 翟兆義

追念我所親愛的兄長

自從聽見喜光弟兄病了，並且病得很重，除了禱告，心中不太願意回想以往他陪伴我們點點滴滴的往事，也許是怕傷痛吧？或是害怕失去一個在我心深處，一直成為我激勵向前的榜樣。這幾年越在海外服事，越希望這些經歷主諸多成全、破碎、構成的兄長們能多留在地上，繼續成為眾召會與眾聖徒在生命裏長大以致成熟的管道，主的恢復到處都需要這樣的人。但主有祂的主宰權柄與命定的道路，我們只能說—祂是神。

每次想到喜光弟兄，都有難以言喻的親切感，對我而言，他就像是一棵大樹，蔭庇着我們。還記得我們剛升大學四年級的暑假，喜光弟兄一家從台北的全時間訓練中心輔訓服事結束，來到台中召會服事我們。在這之前，我們有將近兩年

沒有全時間服事弟兄在校園陪伴我們。因着主的憐憫，雖然在這兩年間，一羣在學弟兄們彼此相愛，學習配搭與建造。我們經歷主的祝福，藉着同心合意傾倒下來，校園得救的人數及住弟兄姊妹之家的人數都有相當的擴增。但在我們深處實在覺得有一個大的缺憾：雖然我們都熱心服事，也有一點祝福，但我們渴望有人能陪着我們成長，在各面成全、規正我們，使我們能在正確的規範裏長大，好在主手中有用。當喜光弟兄與麗秋姊妹一家搬來服事我們的時候，我們長達兩年的渴望終於得到滿足。

喜光弟兄把弟兄姊妹之家當作訓練中心的延續，在各方面均衡帶領我們，他是走在我們前面，用榜樣，也用豐富供應的話語來帶領我們。我數不清在大四那一年有多少時間，我們是在喜光弟兄家客廳度過的。每一週都是多次的。一次一次暢快的交通，一次一次的諄諄教誨，他正像保羅所說，他的心對我們是寬宏，他的口向我們是張開的。凡與我們有益的，他沒有甚麼是避諱不告訴我們的。我們珍賞他向主那赤誠之心——一顆向着主的赤子之心，也深深受他對主的恢復那溢於言表的使命感所激勵；他雖然是服事者，但他謙卑聆聽，尊重，甚至跟隨我們的負擔，啟發我們生機的功能，歡喜看見我們青年人盡功用。藉此，在我們的感覺裏，我們不僅以他為服事者，為兄長，我們也覺得我們是他的同伴、同夥，我們願意與他同魂來爭戰，雖然我們與他的差距極大。

我無法忘記他那爽朗豪邁的笑容，也羨慕他從不虛飾的真性情。他活在我們身邊，是一個在肉體裏的人，有血、有肉，有喜樂、有眼淚，甚而有時對我們的光景，也有怒氣，但卻完全不能掩藏他是一個活在神聖奧祕範圍裏的人。他真是皂莢木，包上精金。

他非常注意我們的生活細節，性格的建立，他要求我們寫生活操練表，週週殷勤批改，給我們建議、鼓勵，見有需要，立刻個別牧養交通。他要我們輪流操練作學生中心的管家，學習有整體的眼光來服事弟兄姊妹並照料弟兄姊妹之家各面的需要，並且週週陪伴我們交接服事，學習有始有終，並給我們適時的幫助。他建立伙食團，學生一同配搭規劃、買菜、作飯。學生中心每天兩次一同存着歡躍單純的心用飯，弟兄姊妹間彼此相愛，同心合意的衝擊力，使福音更見果效，主的確將得救的人，週週與我們加在一起。

他實在是善於教導，他的教導滿有威力，在教導中釋放出啟示並供應生命。

每次的聚集，特別是每週弟兄姊妹之家的集中晚禱，那都是豐富的饗宴，叫我們得復甦、得加力。他常常給我們青年人拔高的啟示，使我們對神的經綸有正確的珍賞，激發我們對真理的渴望，使我們的人生有方向。那段日子，弟兄姊妹之家，大批的人參加全時間訓練。例如我們這同年級有五個弟兄，全部參加全時間訓練，目前還有三位仍全時間服事主，其餘也都在各地盡美好的功用。接下連續幾屆都有非常高比例弟兄們參加訓練。

他是一個在身體裏的人，也將我們引向基督身體更豐富的交通。他常邀請弟兄們來幫助我們，還記得有一天晚上，我和張東賢弟兄與喜光弟兄交通到要來大專特會的一些事情以及對特會的信息的負擔，交通中，喜光弟兄覺得他沒有把握，他一點不自以為是，或在我們學生面前故作高明。他立刻打一通電話給當時在台北訓練中心服事的陳洵弟兄，盼望與他約交通；得知陳弟兄大約晚上十點以後纔會有空，他立刻帶着我與東賢弟兄開車上台北與陳弟兄有交通。他就是這樣，帶着我們一同交通，一同受成全。那時，我覺得我好像彼得、雅各、約翰，有機會更緊密的跟着主，我們的確從喜光弟兄身上得着上好的一份。

當然，喜光弟兄那一份的供應，是無法脫開麗秋姊妹背後的扶持。每一次到喜光弟兄家，看見麗秋姊妹總是帶着甜美的笑容，說話不多，但給我們很大穩定的力量。她誠然是喜光弟兄最堅實的後盾，她也忠信地照着神牧養他們的孩子。當時只有幾歲的聖軍及顯晨，許多年之後，他們從泰國回來參加全時間訓練中心主辦之高中全時間一個月訓練；當時我正在訓練中心服事，他們在訓練中各方面的表現，令所有服事的人驚訝。這真是一個神人家庭所培育出之敬虔的後代。感謝主，喜光弟兄後繼有人。我深信這是喜光弟兄、麗秋姊妹的喜樂和冠冕。這一切對我們未來以一個家服事，有了最好的範例。這的確深深影響我姊妹的服事，她如今也成為我極大的扶持。

畢業後，轉去中興大學讀兩年研究所，之後在金門服役。服役期間，我尋求

一生該以何種方式服事主。那時，我有一些罣慮，特別是對父母的責任，我沒有足數信心一生全時間服事主。所以在參訓報名表上，心願上只填着兩年。我還記得喜光弟兄很認真的對我說，「你怎麼只填兩年呢？你該填一生。」我知道這是他對我的期許與負擔，我也深信這是他與麗秋姊妹為我的禱告。感謝主，主記念他們的負擔，那一年正是一九九七年，也是主僕人李常受弟兄離開我們的那一年，我退伍前與姊妹結婚，喜光弟兄服事我們的結婚聚會。退伍後，我們參加第一次李弟兄不在的夏季訓練並之後的追念聚會。在那次訓練中，我受主確定的呼召，答應主一生服事祂。我與姊妹都是他們服事的果子。

得知喜光弟兄在病後對兒女、媳婦講說事奉主該有的態度，以及臨終的遺言，要將他的骨灰埋在泰國，我大受感動。我們知道病痛的折磨沒有減損他的夢，他仍在神的夢中，在陰間樂園的祭壇底下繼續為着這夢的應驗禱告。願主感動他們的靈加倍的感動我們，使我們能像他們這樣愛主並愛祂的恢復。他未了這一段的病痛令人不捨，但卻親自見證詩歌三四九首所說，「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求主賜我這樣心志，赤忠忘生死。」他為他所愛的主澆奠他的一生，甚至他的性命，至死無悔。

願主記他的家人，麗秋姊妹，及他的後代，用恩典覆庇他們。願主加強麗秋姊妹，主所取去的，主必親自以自己來代替。記念她往後的服事，充滿天上的喜樂，繼續完成喜光弟兄未盡的負擔。

加拿大蒙特利爾 陳超倫

憶我屬靈的兄長－劉喜光弟兄

一九七九年，我從彰化鄉下來到台中就讀高中，在暑假特會中受感，就和幾位剛在特會認識的弟兄們，憑着熱心與傻勁就，成立了中一中弟兄之家。但好景不常，因為沒有服事者同住，大家彼此都還年幼又天然，幾個月後就拆夥了。不久再次經特會焚燒挑旺，靈中再次受感，願再次奉獻同住弟兄之家，我們就從一中附近搬進復興路的方舟會所樓上（復興大樓前身），當時喜光弟兄正就讀於中興大學，也在交通中接受負擔服事高中弟兄們。我與他同住上下舖近兩年之久，這幫助我的召會生活有了好的起頭。從他身上所學習的榜樣也深深影響我往後的事奉。在日常生活中的喜光弟兄給人的印象是憨厚不多話，個性剛毅中帶着純真，但在聚會及事奉中，他的靈是剛強豪邁的，心志非常強，是向着主瘋狂的愛人，是那時的高中聖徒們的好榜樣。在特會中只要和他同組，常不超過一天就喉嚨聲音沙啞，這對我們青年人在操練靈的突破上，極有助益。他那得天獨厚的宏亮嗓音，至今彷彿仍迴繞在大家的回憶中。

同住期間，我發現喜光弟兄除了上學、聚會外就將大部分的時間與金錢都花在主的話及書報上。我有時也不免質疑的問：「你都不讀些歷史系的書麼？」他總是笑笑的不回答甚麼，其實他早就立定心志要一生全時間服事主（雖然當時尚未有全時間訓練）。高中畢業後我就到高雄、台南過召會生活，從此無緣和弟兄再有配搭與學習的機會。已過三十多年在多次的特會、訓練、相調訪問中，曾短暫相遇交通知道彼此近況，並為我們仍然活在召會生活中，行在心中所嚮往的錫安大道上，感謝神的憐憫。回想喜光弟兄那一段是服事者又是活力同伴的生活，仍是我持續往前的動力，願主安慰並加強喜光弟兄的家人，接續他的心願服事主，帶進主的再來。

台南 陳致均

馨香的祭物

曾與喜光弟兄在民雄配搭了四年；去年七月喜光弟兄夫婦來花蓮看望我們，陳明泰國壯年班的需要，我在禱告中受主的催促，就接受負擔去了泰國。

常有人問我，為甚麼去泰國；一面是在禱告有主的引導，另一面是被香氣吸引而去；喜光弟兄是帶着基督香氣的人，到那裏，總散佈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在泰國，週末常到曼谷會所，接待在喜光弟兄家的對面，幾乎每天早餐都在他家享受多面的供應，與他們夫婦總能「天南地北」話基督。曾經他帶着我們和一些學員到東北看望開展地的聖徒，在來回二十幾小時的車程中，歡笑、喜樂、供應，在我們的交通中滿溢出來，這一切如今都成了我們永遠的回憶。

喜光弟兄正如他的名字，總帶着喜樂，又發光之體顯在世界裏。在訓練中，弟兄交通的話，不只是給我們生命供應豐沛的噴灑，也透亮的把我們帶入光中。最後一學期，弟兄交通「新約獨一的職事」雖僅三次，即因病而中止，但學員們卻在其中得了開啟，認識這份職事的寶貴。每次聽弟兄的交通，覺得他真是為神的殿，心裏焦急如同火燒；迫切的靈如同當日摩西向着以色列百姓「我今日呼天喚地為你們作見證…，你們要揀選生命…」。他是那麼巴不得要傾倒自己給我們。

在青年班他連續三個月講奉獻，在壯年班，他問學員，你們作事是為甚麼？你們成家是為甚麼？你們在世界中賺錢是為甚麼？你們活着是為甚麼？…一切都為了事奉神，事奉神的第一件事就是奉獻，甚麼時候天上的火會降下？當祭壇上擺上祭物的時候，甚麼時候我們甘心樂意獻上自己，神就降下焚燒之靈，把我們燒盡成馨香的祭物，如今我們的弟兄真成了壇上的祭物，滿了馨香供神享受。

末了一段時日，喜光弟兄雖在病中，仍心繫泰國的前途，即使行動不便，常常昏睡，口齒不如以往，但他仍不斷的呼求和禱告，如今他到主那裏去，我們雖心痛不捨，但我們仍要讚美，他是主的珍寶，更是一粒麥子落在地裏死了，將結出許多的子粒。在弟兄身上，我們看見火燒荊棘的榜樣，感謝主，在弟兄裏面焚燒的靈，繼續焚燒我們，在我們一生的最後一段，能像他一樣一跑得最好。

花蓮 陳涵、陳呂丹鳳

一生愛主、幔內事奉、供應生命的好榜樣

我們親愛的喜光弟兄安息主懷了，像保羅一樣，他跑完了當跑的賽程，打過了美好的仗，守住了當守的信仰，從今以後有公義榮耀的冠冕為他存留。

喜光弟兄全家是在二〇〇六年來到民雄召會服事，他是第五位來民雄召會服事的全時間弟兄。在短短的四年左右時間裏，我們可以見證，弟兄為我們打下了美好的根基，聖徒們在神性方面得到了餵養，在愛主的心願方面得到了加強，在學生工作方面得到了擴展，在事奉體系方面得到了建立，使民雄召會不僅能殼繁殖擴增，而且能殼枝條探出牆外，恢復建立了大林、新港兩處召會。弟兄在主裏的勞苦，不是徒然的，相信在永世裏都要蒙記念。

喜光弟兄在民雄召會服事的這段期間，有幾件事情讓聖徒們是印象深刻，大得幫助：

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職業是事奉神

有一次，聽到聖軍、顯晨兄弟倆作見證，說，他父親告訴他們，孩子們，如果有人問起，你父親是作甚麼的，可以告訴他們：「我父親的職業是事奉神的」。喜光弟兄不僅幫助孩子們、也幫助聖徒們認識，地上的工作都是副業，我們的職業該是事奉神。事奉神是地上最好的、最榮耀的職業。的確，我們蒙召都是為了作君尊的祭司，祭司的職分就是事奉神。

不要愛世界，絕對為着主

倪弟兄曾說過，神在這個時代有沒有出路，要看有多少人是絕對向着他的。在喜光弟兄身上，我們看見了一個絕對向着神、為着神的榜樣。有一次週二禱告聚會後段，各家各排要分享書報，他帶着全家讀的一本書報叫作《不要愛世界》，喜光弟兄特別帶着兩個兒子，起來宣告：「不要愛世界，世界不配得着我們」，讓弟兄姊妹大受感動，印象極為深刻。相信這也撒下了後來他們兩兄弟參加全時間訓練的種子。喜光弟兄不僅自己絕對，也幫助孩子們和眾聖徒向着主絕對。

儆醒禱告，靈裏清明，幔內事奉

記得很長一段時間，喜光弟兄、陳涵弟兄和小子三人，我們常在一起事奉交通。小子和陳弟兄都還在職，白天都要上班，晚上交通到半夜，常常體力不支。最記得在事奉交通中，小子和陳弟兄兩人輪流打瞌睡，醒來繼續交通；但整晚的交通，只有喜光弟兄最清醒，從頭到尾在幔內，在靈中，保持儆醒，從未見他打瞌睡，他也能彀包容小子和陳弟兄的疲累，從未責怪，而且一直把我們帶回靈中，進入幔內，繼續交通，真是既有神性，又有人性的好配搭。

生命供應，真理加強，召會得堅固

喜光弟兄生命相當豐富，真理非常透亮，聖徒們常得到他話語的供應。弟兄的話語不僅帶着亮光和啟示，而且帶着能力和衝擊力，常使聖徒們大得開啟，也大受感動，願意起來配合主在地上的行動。

如今，弟兄到主那裏去了，他只是暫時睡了，到了那日，還要在復活裏與我們相見。弟兄為我們立下了一個愛主之人的榜樣，如同雲彩圍繞着我們，激勵我們奔跑前面的賽程。願主親自擦乾我們的眼淚，也願主祝福他的家人，世世代代事奉耶和華，像喜光弟兄一樣，作主今日的得勝者，把主迎接回來。

民雄 胡夢鯨

活出得勝者的靈

主將親愛的喜光弟兄取去了。弟兄一生是毫無保留的愛主、追求主、忠信服事主，如詩篇七十三篇二十五節：「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誰呢？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沒有所愛慕的。」如今主將祂所寶愛的收歸於自己，我們除了讚美，只能俯伏敬拜。

二〇〇五年喜光弟兄在身體裏的差派全家由新莊來到了民雄，弟兄姊妹和他們同享了一段四年多甜美的召會生活。那段時光是神賜給民雄召會一份特別的祝福和恩典。弟兄的真理裝備紮實，釋放信息被靈充滿，話語鏗鏘有力，與人配搭完全擺上自己，聖徒無人不被他裏面的靈所挑望，被他外面的活力所震懾，

更因他堅定持續的成全而能漸漸長大。那段時間召會生活滿了屬靈的行動力。

因着民雄四所大專院校，喜光弟兄對年輕人特別有負擔，在學期中除了有豐富的話語職事和操練外，紮實的晨興餽養和晚禱，將主帶進弟兄姊妹的學習和生活中，對學生弟兄姊妹的性格也有持守原則的要求。每個寒暑假，喜光弟兄更堅持花費時間體力，策劃上山下海的家訪相調，與學生聖徒如哥兒們的打成一片。許多在那時被成全的弟兄姊妹，都很難忘弟兄柔細且生活化的教導和陪同。弟兄尤其鼓勵年輕人要奉獻自己，追求那基督上好！也就在那時期開始因着主的恩典，民雄召會逐漸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完成學業後，願意奉獻自己兩年時間，接受更完全精準的全時間訓練，民雄的大專服事遂逐漸有了穩固根基和果效。

喜光弟兄與麗秋姊妹在二〇一〇年再度接受負擔第二次前往泰國繼續開展，民雄聖徒們與他們的聯繫交通依然綿密，曾在二〇一一年全召會前往泰國相調，喜光弟兄的精彩安排讓弟兄姊妹同時經歷了靈、魂、體各面的飽足。這幾年間喜光弟兄也曾帶着曼谷的聖徒們來民雄召會有甜美的相調和交通。民雄召會的弟兄姊妹因着這個家的服事深深愛着他們。

喜光弟兄住院檢查確定病因後，醫生囑咐有未辦或重要之事應快去辦理；麗秋姊妹表示，弟兄一生的生活簡單樸實，除了基督還是基督，他所求、所想、所有的也只有基督，除了基督以外沒有甚麼是重要或牽掛未完待辦的事；惟一弟兄念念不忘放不下的仍是在泰國復興福音工作的繼續，尤其是泰國許多偏遠地區，所作的工仍多有不足！每日清晨的散步時光是弟兄和主親密交通的時刻，他常在禱告中歡喜感謝，主所賜給他特別的恩典，但常忽又自覺不配，而在主前痛哭悔改。我們所羨慕弟兄的正就是他裏面那樣簡單、絕對、真實為着主的靈，願主更多的製作變化我們，將弟兄裏面那樣的靈複製到我們裏面。

弟兄有一次提及他這一生最要感謝的人，本以為他會說感謝身體、感謝肢體或感謝主…等，他卻說，他最要感謝的是他的老父親，是因老人家全力扶持支持他，讓他可以這樣的愛主服事主。弟兄姊妹都深受感動。喜光弟兄愛他的家人，但親情從來不能一丁點攔阻他愛主服事主。孩子們因為他服事工作的調動，常需要轉學或獨自留在異地學習，喜光弟兄也只是對他們說：「兒子，你是知道，爸爸是服事主的！」他不只是把自己澆奠在這份榮耀的職事上，更把自己所寶所愛的完全奉獻給主！他真是個走十字架道路並奉獻的絕佳榜樣。

在弟兄末了的時間，如他所言雖是有劇烈的疼痛，但在深處有基督的安息和把握！我們在探望時，他看是意識紊亂昏沉，但在弟兄姊妹的禱告和詩歌聲中，仍可清楚聽到他的「阿們」回應聲。是的！基督已構成到弟兄裏面！就如他親口豪邁的說：「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基督多！」

弟兄在泰國釋放信息時，曾引用倪弟兄的一段話，倪弟兄說：「我的前途不是被提就是殉道，被提是活的得勝者，殉道是死了的得勝者，是活是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都要做得勝者…，這就是一個『得勝者的靈』。」弟兄所活出的榜樣就是一個充滿了「得勝者的靈」的得勝者。如今弟兄安睡主懷！那當跑道路已跑盡，應打美仗已打過！有那深處之愛，高處之樂，非我們現時能嚐！惟願他這美好、彰顯主、榮耀主的一生，能激勵我們向着標竿跑，一直地跑，竭力地跑！將來同得聖城為獎賞！

民雄 敖仲寧、敖潘蓓

得勝之家！榮耀之家！

我的父親是事奉神的

劉喜光弟兄在民雄召會服事四年，縈繞耳際的一句話，「我的父親是事奉神的！」這是他的兒女對父親的工作、評價和讚揚，深深印刻在眾聖徒的心版上。當聖軍、顥晨就讀高中時，為了填寫家庭資料，其中一欄家長的職業，到底要寫牧師呢？抑或是全時間者？兩難之際，回家問父親。劉弟兄的回答簡潔並且鏗鏘有力。他告訴兒子，人家問你父親的職業，你就說：「我的父親是事奉神的！」阿們！是的，在地上最偉大的職業、事業和工作，不是別的，乃是事奉神！因劉弟兄言教、身教，後來兒子繼承父職，接續事奉神。這是何等大的祝福！這樣的祝福，神未曾給撒母耳，但在劉弟兄身上我們看見了。

弟兄釋放信息後，襯衫總是濕的

有一回劉姊妹告訴我們，每當劉弟兄站在台上釋放話語時，他是如何用上

他的靈、魂與身體。她說，劉弟兄釋放信息後，他的襯衫背後總是濕的。明明聚會會場開着冷氣，況且劉弟兄不是一個胖的人，然而他竭力為神說話到一個地步，他滿背、滿額都是汗水。弟兄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話語供應到聖徒裏面。

在民雄召會，其實不只劉弟兄一人是全時間的。劉姊妹擔起兒童、姊妹…等許多專項服事，他們一家都是全時間的。

論到我神我主，我的舌頭是快手的筆

每當雲嘉有特會、成全聚會、主日申言總結，我坐在會中，總是被劉弟兄的靈所激動。或有人魂遊象外，即刻回到靈中；軟弱，立變剛強。他四十歲的人，有着二十歲的靈，新鮮、活潑、有衝擊力！印象中，每當論到我神、我主，他的舌頭就如快手的筆，外面的身體掩不住靈中的雀躍，站在台上振臂高舉，跳着宣告，震動全場！

人性一面隨和且熱切

然而在私下一面，劉弟兄為人隨和，談天說地，像個鄰家的大哥哥。劉弟兄離開民雄召會後，順服神的旨意和弟兄們的差派，又回到泰國服事。隔一年，民雄召會訪問泰國眾召會。劉弟兄熱切規畫，一路陪伴，勞苦服事。那次的行程中，是我有生之年頭一次搭上泰國有臥鋪的火車，「睡」着火車往泰南去，印象深刻！

看阿，這是擺在聖徒眼前的榜樣

弟兄姊妹們！凡是認識這個家的，你可以見證：劉弟兄一家從大到小，都是事奉神的！

劉弟兄先一步到他所愛的主那裏去了。主是得勝的，劉弟兄是得勝的，他的一家也是得勝的。主率先進入榮耀裏，相信劉弟兄也在榮耀裏，他的一家也必在榮耀裏。這是我們的榜樣，讓我們更快地跟隨，阿們！

民雄 潘國揚

對劉喜光弟兄的懷念

趁着回美國之前，六月十八日我們去看望了喜光弟兄，沒想到竟然是最後一次的見面交通。我們第一次見面是一九九九年在泰國曼谷，當時他被差派到曼谷全時間訓練中心服事。當時被他新鮮又活潑的靈所吸引，留下深刻的印象。

喜光弟兄一生殷勤事奉主，忠心服事弟兄姊妹。他不但有豐富的話語給予神性的餵養，還有帶着奴僕的愛和謙卑、溫柔、喜樂的靈給予人性的顧惜。他是全人浸沒在基督裏面，被基督浸透，活基督並顯大基督，給人看出他是完全在基督裏面。在病房交通時，喜光弟兄對我們說：「癌細胞再多，也沒有基督的成份多。」更不忘泰國五年校園工作要得人 1300 人。

因着在泰國曼谷一同過召會生活，受到弟兄的服事和扶持，從他身上我們深深感覺到全時間服事主是何等的榮耀，令我們羨慕不已，因為我們沒有機會了。有一次有機會接待他們全家多日，生活在一起，與他們一同享受神人家庭生活，叫我們有許多學習，得着莫大的幫助。去年隨着二〇一五年夏季畢業學員海外開展，去到泰國曼谷，他的忠信服事給我們立下了正確並美好的榜樣。心想我們即將去泰國壯年班服事，能有機會與喜光弟兄在一起，一面藉着學來作，一面藉着作來學，是何等有福。

當我們帶着滿心盼望準備要前去泰國服事，喜光弟兄被主取去了！主阿！主耶穌阿！為甚麼？我們全家女兒、女婿、外孫都傷痛難過不捨。喜光弟兄是誠心將自己獻給神，擺在燔祭壇上，讓聖靈的火燒在這位愛神、把自己獻給神，肯捨棄一切的人身上。他的事奉是天上的火燒出來的，有熱力、推動力、衝擊力，是出於神的。他是一位走主道路之人的榜樣。

「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就是他們寶貴心血，也願為主捨。」主必親自安慰喜光弟兄的家人。

美國南加州 鑽石崗 王漢節、王李愛惠

想念劉弟兄的幫助與成全

想到劉弟兄所給的幫助，就知道主是愛我，所以祂把我擺在劉弟兄夫婦的餵養與成全之下。這些都成了我屬靈的祝福，一直受用直到如今。我信這也是我一生的福分。

二〇〇〇年初，劉弟兄夫婦從泰國回台灣。到新莊召會服事時，剛好是我大專的最後一年。當時年輕氣盛，第一個找劉弟兄約交通。第一次的交通，就把當時弟兄姊妹之家每一個人的情形，以及校園開展的狀況，都一股腦的告訴劉弟兄。他聽後，就帶我為着每件事禱告。

之後每週三下午的交通，都是我先說，劉弟兄聽後或說話、或禱告。他有時不一定直接回答我所看見的問題或難處，但總是鼓勵我。有時聽到弟兄姊妹說，他們與劉弟兄個別交通時，得到的是直接的對付，一針見血的摸到他們的痛處。但對我，劉弟兄總是鼓勵、鼓勵，再鼓勵。這幾年想來，我明白，因為劉弟兄真認識我，知道這是最好成全我的方式。他是按着每個人的情形，照着主來餵養與牧養。

劉弟兄聽我說話時的神情，閉目、皺眉加上呼求主名，現在想來仍是歷歷在目。他實在是一位「會聽」的服事者，主實在是藉着他幫助我看見，在諸多問題的背後，我的光景是甚麼，弟兄姊妹真實的需要及能真正的幫助他們的是甚麼。

到了後期，我總是先到劉弟兄家樓下。半小時或一小時的蹲坐在門口，豫備要交通的事項。但等時間一到見，到劉弟兄，似乎問題都沒了，都不需要問了。原來主已經在樓下的禱告中，回答了我。我常稀奇，為何總是在那禱告時，容易有主的回應？

我自己是有些答案，而在今年夏季訓練的第七篇信息中，得到了印證。一個點說「柱子上裂開的幔子成了入口，讓神的子民進入至聖所，完滿的享受神。」劉弟兄就是帶着入口的柱子，透過他就能進到主裏面。只要與劉弟兄親近，就有主親密的同在。

藉着劉弟兄，主暴露我，一切的問題在於享受不彀，操練不彀，生命長大不彀。

他是一位靈不釋放就不暢快的人，所以從他的交通與禱告中，我得到了供應，也稍為學會要作一位靈得釋放的人，作供應人的人。雖然常失敗，但他這榜樣總是加強我、幫助我。

腓立比書生命讀經第七篇說，「…在身體生活裏，急切需要一些人成為供應的管道。我們需要像保羅這樣的肢體…只要這些肢體與我們同住，傳輸就源源不絕，不至減弱…」透過劉弟兄的服事，以及一年於他家中交通時所看見的家庭生活，我接受了許多的傳輸，更多的認識全時間的生活，也更加深了參訓的心志。

其後的訓練，與透過劉弟兄夫婦而有的情感交通，我深切的感受到他們為我的關心與代求。每每有機會與他們交通到近況時，他們總是說感謝主，殊不知我更是感謝主將我交給你們。沒有你們的關愛，我不會是現在的我，也不會有現在的家。

感謝主，願主持續的將劉弟兄這活的榜樣放在我的心上。也願主祝福劉弟兄的家人，特別是麗秋姊的生活與之後的服事，能領更多的人進入對主的同在與享受中。

芬蘭 朱和春

得勝者的隊伍

我認識喜光弟兄，是在一九八五年岡山裝甲部隊，那時弟兄剛報到任職，我則準備下基地後待退；短暫的交通，充滿感恩，主竟在軍中屬靈沙漠裏，帶給我弟兄，賜我同伴，加我信心。

之後，各自在各地配搭服事，間或聽聞弟兄消息，退伍後從在職及加入全時間行列，行蹤總是令人驚豔。二〇一三年在泰國參加秋季長老同工訓練時，看見弟兄更成熟、大器，心裏為此低頭敬拜主：泰國福音開展工作定當輝煌，各項訓練定蒙祝福。

今年六月輾轉接收到弟兄回台治療消息，與台中父老弟兄們驅車北榮探視，

親見弟兄身雖疲憊，仍勉力用靈禱告，一無懼容，靈裏震撼，深受激勵。

弟兄歇下勞苦，到主那裏去了，為我們立下得勝者的榜樣，深信在主的恢復中，要得着更多像弟兄這樣的得勝者，願主親自安慰弟兄的家人。

末了，願以提摩太後書四章七至八節共勉：「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但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的人。」

台中 劉運昌

一個真誠事主、竭力追求、顯活基督的榜樣

八月十二日 Line 群組裏看到文弟兄留言：「林永光弟兄來電，劉喜光弟兄 07:52 安息主懷。」裏面一聲嘆息並禱告，主阿！我敬拜你，你是神，你也是主。我順服你的旨意，我也讚美並敬拜你的道路。

與劉弟兄較深的認識是在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一同配搭台中召會青少年服事。弟兄給我最強的印象就是，他是一個性情耿直的人，說話真，從不拐彎抹角。有一次事奉交通，他責備一位配搭的姊妹，使她哭了起來。那時我不懂他為何對這位姊妹如此嚴格。但其實弟兄很關心我們一同配搭者的生活及屬靈情形，一面他就像一把傘，作為青少年服事組的遮蓋並保護；另一面，他還要成全我們，為此他必須說真話，並以自己的經歷來幫助我們學習忍耐並接受錯待。另有一次是二〇〇八年在美國參加冬季訓練時，有一晚散會後，我轉身看不到我妻子，以為她已跟隨聖徒回到車上，我就獨自走回車上。結果被劉弟兄責問為何我姊妹沒跟我一起，作弟兄的怎可以把姊妹撇下獨自回來。當下我感到非常羞愧，立刻再衝回會場去找人。

劉弟兄也是一個竭力追求被真理構成的人。記得那時，陳洵弟兄每週三早上在中興會所陪伴中區全時間共同追求。為了豫備上台展覽晨興聖言的綱要，他說

他也會緊張，但他不靠死背，而是花時間把主的話拿來禱讀並禱告。結果展覽時，主就賜給他有鮮活即時的發表。他還說他並不是每次都能豫備的很充分，但只要一上台就不顧一切，竭力的運用靈並釋放靈。難怪乎，每次弟兄的展覽，最叫人摸着的是他鮮活與剛強的靈的供應。

還有，前述在美國冬季訓練時，與劉弟兄被安排同車往返 Diamond Bar 召會的接待家，記得前兩篇結束回程途中，劉弟兄就在車上自然的試着串起綱要的思路，雖然偶有不順，但最後仍順利的把思路串起來，而且馬上再重頭講一遍。他說這不是標準答案，僅供參考。但他那種自我要求不鬆懈，竭力追求真理的態度，另我很受題醒和光照。摸着他總是在豫備自己，好能適時供應別人，這迥別於有的人覺得來參加結晶讀經訓練，是來休息來放鬆的。

弟兄住院期間，我與姊妹去探望他。從他身上，我看不見一絲黑暗、憂愁或死亡，反而聞到復活生命的馨香並摸到這生命在弟兄裏面大能的運行。一九九八年與劉弟兄配搭期間，常有機會看到他們夫婦的互動，最常聽到劉師母說的是：「好，好，都聽你的。」如今在病榻上，我看到的是變化完成，成熟的信徒。他活出基督也顯大基督，沒有因病的苦、痛而埋怨主或向家人發脾氣，他完全的順服主，完全的安息。尤其劉弟兄在醫院的禱告，向主滿了感謝和讚美，他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他求主成全更多的得勝者，他也渴慕成為主的得勝者來完成祂的經綸。他在病床上不為自己的病得醫治禱告，卻不忘為主在泰國的行動和權益而禱告。弟兄完全屬主，與主是一，他的禱告至今仍在我耳中迴盪。

求主使我們劉弟兄的全家，從老的到少的都認識神，都順服並接受神的道路，好在一生中像劉弟兄一樣剛強行事。也願感動弟兄的靈，加倍的感動所有認識他的人，使主能在祂的恢復裏產生更多的得勝者，迎接主的再來。

台中 吳啟仲

燒著的火，展翅的飛鷹，發光的星

主還是把祂心愛的寶貝取走了！雖知是主取走寶貝，心裏仍然不捨。今年夏

季訓練第七篇，讀到 Ron 弟兄交通的：「我們需要禱告，叫一些人活得長久，因為他們是入口，也是管道；若他們不在了，對我們乃是極大的損失。」裏面就想起我們的劉喜光弟兄。

得知劉弟兄離世與主同在的早晨，我想起但以理書兩處經節，就是他一生的寫照，一處是十一章三十二節：「惟獨認識神的子民，必剛強行事。」另一處是十二章三節「通達人必發光，如同穹蒼的光輝；那使多人歸義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很摸着弟兄為主權益豪邁的靈，剛強開拓的靈，服事有神經綸的異象，忠信竭力傾倒全人，陪伴聖徒柔細、花上自己。

在台中與劉弟兄一同當兵

我何等有福，一九九七年我從訓練中心結訓到台中召會服事大專，劉喜光弟兄在台中召會服事青少年，那時我們全時間服事者一週有三天早上要到中興會所集中，同受陳洵弟兄的成全，那真是非常美好充實的時光。我們一起因神的經綸癡狂，禱、研、背、講高峰真理，因真理而歡樂；操練神人生活，分享與主個人情深的交通；切磋商行活力排的蒙恩，很受激勵的是劉喜光弟兄家是率先走上神命定之路的榜樣。那時我認識的劉喜光弟兄靈洋溢、很有神經綸的構成，他的靈就像飛鷹，他們家也滿帶着飛鷹的靈飛往一地又一地。

訪問泰國，摸著弟兄傾倒全人的服事

二〇一〇年我們一家陪同大專訪問泰國，那時文天祐弟兄家及有許多服事大專專職的家也一同陪同，劉弟兄為我們規劃九天訪問召會的行程。劉弟兄、麗秋姊、小女兒慕純全程陪伴，一路上，劉弟兄談笑風生，介紹泰國眾召會的歷史，介紹泰國的特色，很摸着他們一家傾倒全人熱切的陪伴，鉅細靡遺的服事我們，使我們靈魂體都舒爽，我們家也很有幸的接待在他們家，很享受他們一家對我們及孩子親切的照料。劉弟兄的靈是堅剛的，但他的人性是柔和柔順的，他很喜樂，很有親和力，向甚麼人就作甚麼人。孩子到如今也很懷念和劉伯伯一家人相調的時光呢！很摸着劉弟兄一家真是神人家庭，孩子們個個愛主，兒子一禱告，聲音和靈就像爸爸一樣雄壯，分不清是劉弟兄還是聖軍、顯晨，真的是基督傳家。一天緊湊的行程下來，隔天清早，還是會聽到劉弟兄深深的呼求，然後快速換上白襯衫、打領帶，直奔訓練中心，滿帶着雄壯的靈向訓練學員釋放神的話語。也很摸着他們是抓住機會藉身體的力量，把泰國聖徒帶進蒙恩的水流中。有一次

的晚餐，劉師母和陳毅達弟兄的姊妹很有負擔的請求我們台中去的家和當地聖徒分享兒童排的實行，他們是如此關切當地聖徒的屬靈成全，巴不得台島的蒙恩也成為泰國當地的蒙恩。

我們要回台灣時，劉弟兄親自送我們到機場，親自陪我們候機，我們向他敞開我們的心境：全時間常有調動，會有不能在一地繼續盡負擔的遺憾。劉弟兄的一番話很開 我們，他交通說：「我們的服事是建造新耶路撒冷，是有十二根基的建造，我們的服事，是在身體裏配搭，一層一層的往上建造。」這樣的交通，拔高我們的眼光，服事需要是以新耶路撒冷的眼光來建造。

到泰國配搭神人家庭的服事，摸著劉弟兄火燒出來的事奉

二〇一三年我和宋賴怡真姊妹受差到泰國陪伴親子園暨神人家庭成全，很有幸有五天和劉弟兄家有緊密的配搭。我們和當地配搭的聖徒一起為園地有會前的事奉交通，很摸着劉弟兄家為泰國的兒童工作竭力奮鬥的靈，也很摸着他們一家在當地團出一團的核心，成為祭司體系，服事有規模有章程，他們一家實在是把他們在台島所受的成全完全傾倒在泰國，也在這裏產生他們的複製。

那幾天我們在劉弟兄家一邊用早餐，一邊事奉交通，劉師母為我們準備很營養的早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輔訓姊妹一個個來到劉弟兄家像回自己家一樣，劉師母熟練而迅速的打出五穀漿給輔訓姊妹們補充體力，他們沒有保留的、絲毫不勉強的人為花費自己、顧惜人的服事，真的很摸着人。

很摸着每次和劉弟兄家為園地禱告，他們那為泰國需要傾倒的靈，他們為園地參訓的四十個家迫切，向主呼喊，求主得着這四十個家，能被成全成為主恢復的見證。感謝主，這四十個家都很單純渴慕，個個都靈裏焚燒，願意奉獻實行神人家庭生活、實行兒童排，看見他們的勞苦產生生命的果效，產生繁茂的復活。

很摸着劉弟兄對訓練中心的服事，是經歷神在他裏面是焚燒和加力的烈火，他的服事是滿了熱力、推動力和衝擊力，正如主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四十九節說的：「我來要把火丟在地上，若是已經着起來，那是我所願意的。」他和我們交通到，曼谷不僅是國際航運中心，也成為東南亞開展的轉運站，許多大陸渴慕受訓的年輕人，會來到泰國受訓，他們的心志都很剛強，許多都是出了代價，奉獻他們的一生。他說，台島有規範，大陸青年人受有受苦的心志，在泰國訓練中心就結合

這兩個優勢，許多在泰國受過訓的，都願受差遣往寮國、越南、緬甸、柬埔寨等國開展，他們都有「嫁了、毀了、拼了」的心志—「嫁給主的恢復」，「為主破毀自己」、「拼上自己」。劉弟兄一家榜樣的服事，如同火一樣，不斷的燒着人，燒出一個個的青年人，一個個的家都像他們家一樣奉獻自己，把自己澆奠給主的恢復。在他身上是有火的，只要和他在一起，和他說點話，靈不得不焚燒起來，那次的交通，也把我燒起來了，使我流淚把餘生奉獻給主的恢復。

離世前馨香的見證

很摸着 he 面對病痛、死亡，一無畏懼，順服主的管制，在病中說：「癌細胞再多，也不會比基督多。」很摸着他在病痛中，雖睡不好，仍向主滿了感謝和讚美，他的靈是得勝者的靈。很摸着他在離世不久前的禱告：「主，我讚美你，正在寶座前豫備你的得勝者。」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飢餓麼？是赤身麼？是危險麼？是刀劍麼？然而藉着那愛我們的，在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現今的事，是要來的事，是有能的是高，是深，或是別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親愛的喜光弟兄，的確是活出基督全勝的愛，彰顯基督的得勝有餘，從他身上我們看見：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照常顯大。

謝謝主給我們劉喜光弟兄服事主的榜樣，他是主剛強的見證人，如同明亮的雲彩圍繞着我們，如同發光的星引領我們，求主使我們跟隨這許多信的見證人的腳蹤前行，有分得勝者的行列，主阿，求你豫備我們，憐憫我們，使我們也能豫備好，被提到你的寶座前，與你和所有的得勝者相會！

台中 江賴榮玉

誠實愛主的榜樣

認識劉喜光弟兄是在三十四年前的台中召會。那年大一的我在淡水得救後，每年寒暑假便回到中部與台中召會的大專生一起參加錄影訓練，和共同追求。當時大三、大四的學長姐們個個靈強、話豐富，屬靈的操練有素，猶如聯絡整齊的

一道城牆，是我們成長的護衛，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喜光弟兄儼然就是我們的大當家，是我們學生的話語服事者。他釋放靈所說的話，總是剛強明亮，給我們很大的鼓舞和激勵！

後來他們到台北召會服事，曾特別去看望他們，他們的生活一切從簡，兩個男孩正是好動的時候，但他們夫婦還是勇敢面對新環境，歡喜快樂地配搭服事。

二十多年前，員林召會開展大葉大學的頭幾個學期，我們幾乎每學期都有七、八十人受浸，除了平常的接觸餵養，靠的就是一學期兩、三次的福音收割聚會。我們師生大力邀人，父老兄姊準備豐盛的愛筵，福音信息則邀請外地弟兄來幫助、主講。喜光弟兄在台中召會服事雖忙，但都願意顧到我們鄉鎮召會的需要，多次前來扶持我們的福音聚會。他主講的福音信息，痛快、享受，我們連同所邀來的福音朋友的靈，總是都被激動、被感動、被扎到了！所以大葉大學的福音開展的前期，果子纍纍垂垂，我們感謝主，也感謝前來幫助的弟兄。

二〇一四年我因公務，到泰國參加高等教育展，藉機拜訪曼谷的弟兄姊妹。由於泰國是海外最熱衷學華語的國家，泰國華語熱方興未艾，加入東協後，舉國上下對學華語的熱潮更是與日俱增，但華語教師一片教師荒。當時我問喜光弟兄，關於華語教學，有甚麼事是我可以為弟兄姊妹作的？喜光弟兄開誠佈告告訴我，曾有多次中小學的人到曼谷的訓練中心，問有沒有人願意到他們學校教中文？因為不知道他們從何得知訓練中心的學員，都是會說泰文的中國人。起初弟兄們都嚴嚴的回絕，說這裏是召會傳福音的訓練中心。被問了幾次後，他們的學員表示，若留在泰國開展，一邊教華語，一邊傳福音，不失為接觸人的方式。於是我們便討論了如何以大葉大學的名義進行境外開班，為學員開辦華語教學師資班。一來是成全有心的弟兄姊妹在華語教學方面的知識和技巧，二來是透過這樣的開班，能有一個教育部核准的推廣教育研習證書，這對弟兄姊妹留在海外開展想當華語教師是一個很好的資歷證明。於是，我們一邊籌辦，一邊仰望主，加上陳毅達弟兄的協助，竟然就破天荒的，相信也是空前絕後的，一路通過教育部的審核，辦了這個 61 人的華語師資班。沒有人會相信我們只用那麼少的人力和經費，卻能彀完成 60 小時的專業研習。當學校長官題醒我說：「我們是在辦教育，不是在做公益」時，各項該給學校的經費項目也達成了。而且這也是我所教過的師資班裏頭程度與成效最好的。因為弟兄姊妹的靈剛強，心思清明，基礎深厚，學習又認真，所以在整個研習的過程中，大家都覺得收穫很多，之後也確實有學員從事

華語教學工作。這也算是與喜光弟兄一次得勝的配搭。

今年七月到台北看望喜光弟兄時，他說：「願保羅的靈就是他的靈，他要以保羅的羨慕為羨慕。人所診斷的病症都是虛無的，惟有基督是實際。」是的，他依然是那樣的豪邁、積極，向着主絕對、奉獻。每每想到他在台上釋放話語時，話語質樸、真誠，尤其講到基督，講到要跳起來的模樣，都讓人從深處得到無比的振奮。到現在我都不敢相信，喜光弟兄已經先到主那裏去了！他是求仁得仁，令人羨慕。他的見證，何等榮耀、得勝，羞慚如我，於是知道，何以主留我在地上繼續變化。願喜光弟兄的靈繼續在我們裏面激勵我們。

彰化大村 陳歐秀慧

殉道者的靈—敬劉喜光弟兄

認識劉喜光弟兄是在我高中時期跟着台南召會，高中生北上台北參加高中特會的時候，他常用豪邁釋放的靈，要我們對同學有愛有負擔。印象最深的是，當基督徒是榮耀的，是豪邁的！不記得有甚麼高深的話語，就是簡單地把那榮耀豪邁的靈，傳輸到我們的裏面。我開始覺得當基督徒是件榮耀的事，也開始對同學有福音的負擔。

大學是在台中沙鹿的靜宜大學，跟着台中召會大專生一起追求，雖然劉弟兄是服事逢甲大學，我卻不覺得有甚麼分別，他一樣的關心我們，牧養我們。印象中的劉弟兄都是笑笑的，都會跟我們打招呼，當時不覺得打招呼微笑有甚麼特別。到了海外，纔發現不是每個人都是微笑對你的；而旁邊的麗秋姊妹抱着孩子，非常安靜，從沒聽過她責備孩子，總是那樣的溫柔。當時也不覺得有甚麼特別，長大後纔知道要作個安靜的姊妹真是不容易。

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在一次劉弟兄夫婦陪我們靜宜的姊妹們中幹成全訓練，人數雖不多，也感受到劉弟兄夫婦牧養的靈。記得劉弟兄在聚會中特別點名，說：「黃淑麗啊，你要阿們啊！這話帶着那靈的傳輸。」深深烙印在我心裏，非常地震撼我。是的，我要常對弟兄們說：「阿們！」我要對主的帶領說：「阿們！」

劉弟兄就是這樣，沒有華麗的辭彙，沒有動聽的道，就是那麼簡單，簡單的阿們主所有的話和帶領。

第二件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們家訪的過程中，為了不讓劉弟兄開車太累睡着，麗秋姊問了劉弟兄一個問題，那個問題不僅沒讓劉弟兄睡着，相反的卻讓劉弟兄為之振奮，或者是說大大地反對麗秋姊的話。那就是：「你覺不覺得我們這樣的服事這些大學生是沒有果效的？」劉弟兄說：「怎麼會沒有果效呢？」他們夫婦的神情以及劉弟兄的反應，我真是難忘。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的服事者，許多學生都要看望、牧養在職的聖徒，因為他們得救的晚。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時常覺得怎麼不像高中的時候，幾乎凡帶來小排的就必得救受浸。是啊，到了大學，不管怎麼餵養、看望，卻是好難得着一個器皿。但是劉弟兄的神情憤慨，他說怎麼會沒有果效呢？我實在忘了劉弟兄還有說甚麼；他話語非常簡單，就是他與主站在一起，不看外面工作的果效，他正如泰國學員見證的，就是那樣傻傻的，跟隨主，牧養聖徒。

還有印象很深的，是他們夫婦感情很深。劉弟兄好愛麗秋姊。從眼神，從他們之間的談吐，當時小大的一我實在驚訝，怎麼有弟兄選姊妹是不看外在條件的？怎麼有弟兄和姊妹服事主的心志是那麼一致的？我從沒有聽過劉弟兄有甚麼事為難，是因為她的姊妹；也從沒有聽過麗秋姊的抱怨，麗秋姊是那樣的順服，不是在言語和舌頭上，他們神聖的愛和順服，成了我們的榜樣。

八年前到泰國考試，順道拜訪泰國的訓練中心，有機會和麗秋姊一同聚會，纔知道在那裏的開展實在不容易，難在：領頭的弟兄需要有見識，需要同心合意。他們實在是摸着神心的人。

二〇〇九年我參加紐澤西的特會，特會中有一個負擔，就是要有殉道者的靈。會中聽見一些到中國傳教士殉道的見證事跡；那堂聚會完，姊妹們的洗手間裏，個個都是大哭過的。只是我總覺得那是那個時代的人事物，現在很難有了吧？除非我到非洲。現今還有這樣的人麼？今年主接走了幾位聖徒，我在他們身上真是看到了榜樣：不尋求自己今生的榮耀與驕傲。這就是殉道者。他們的靈就是殉道者的靈，正直，忠信，豪邁，得勝！想起我剛到巴黎的時候，主給的話：「但那誠實愛主的人，禍福都不問。」我曾許下心願：主阿！願你也賜給我殉道者的靈！

弟兄們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並因自己所見證的話，他們雖至於死，也不

愛自己的魂生命。主阿！願你賞給我們殉道者的靈：忠信地愛你服事你，開展你的國度直到見你，阿門！

法國巴黎 黃淑麗

奇妙的帶領

是主奇妙的帶領，讓我能有機會接受弟兄的服事。那時我大四，懵懂無知，屬靈情形也不太理想。有次去和劉弟兄及麗秋姊交通，他們熱切的愛筵我們牛排，用餐中，不但滿了顧惜，亦積極供應基督作食物。餐畢，結帳時，弟兄拿出一張優惠券，笑笑的說：「感謝主，托你們的福，能一同吃牛排交通，真是喜樂。」弟兄臉上單純的笑容，叫我很被吸引，因為他是願意為弟兄姊妹擺上的人。他情願自己過簡單的生活，把最好的為聖徒花費。

第一年訓練時，正逢低潮，弟兄藉着下課後午餐的空檔，推掉與一桌子學員的交通，單獨和我用餐。我很感動，因為我知道，他是真的關心我，且顧到我的弱。交通中，弟兄簡單的鼓勵我，要忠於主給我的託付，不要讓這負擔過去，要沒有後悔。感謝弟兄即時的鼓勵，使我繼續參加第二年的訓練，也堅定我第三年服事的心志。

幾週前，裏頭感覺，無論如何，還是要去看看弟兄。在白色的病房裏，躺在病床上的，是比以往瘦了許多的弟兄，但他的靈可不弱，仍一如繼往的剛強、豪邁。我臨走前，在禱告中，很被弟兄的靈摸着，他的負擔仍是要得着青年人，甚至他為香港的青年人向主呼籲：「主阿，求你得着他們，求你得着他們！」弟兄迫切的靈，漫過他虛弱的身體，弟兄的禱告，得勝且高昂。

劉弟兄，是主的憐憫，能接受您的服事，我敬拜主，您的服事，不僅藉着您的話，更是藉着您的人，藉着您的榜樣，牧養、扶持、成全、鼓勵，使我們長大。謝謝主藉您而有的服事。親愛的弟兄，那日再見。

但義人的途徑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箴四 18）

香港 湯恩德

照片集錦



與陳麗秋姊妹結婚當日全家合影



兒時全家合影



與妹妹手足情深



大學時期服事青少年相調合影



大學時期帶青少年出外相調



服兵役



婚後與姊妹同住在一女中姊妹之家



陪青少年外出相調



青少年服事者合影



配搭輔訓期間出外相調



與張平、林永光弟兄同配搭輔訓服事



訓練中心教師、輔訓合影



台中八會所聖徒合影



逢甲大專溪邊烤肉相調



與逢甲畢業生合影於校園內



台中服事期間相調合影



台中全時間同伴



與台中弟兄們赴美參加冬季訓練



同台中聖徒赴美參加夏季訓練



參加訓練喜遇大學同伴李美來弟兄



與台中八會所聖徒出外相調



帶輔大學生出外相調



與輔大學生合影於阿里山



帶新莊聖徒至泰國訪問相調



與民雄學生同玩大地遊戲



張平弟兄夫婦來訪



帶民雄學生至中原大學訪問相調



在民雄的召會生活一小排



接待訪問泰國的竹苗聖徒



泰國張師母愛筵在曼谷服事的家



探望開展隊的學員們



參加泰國南部特會及相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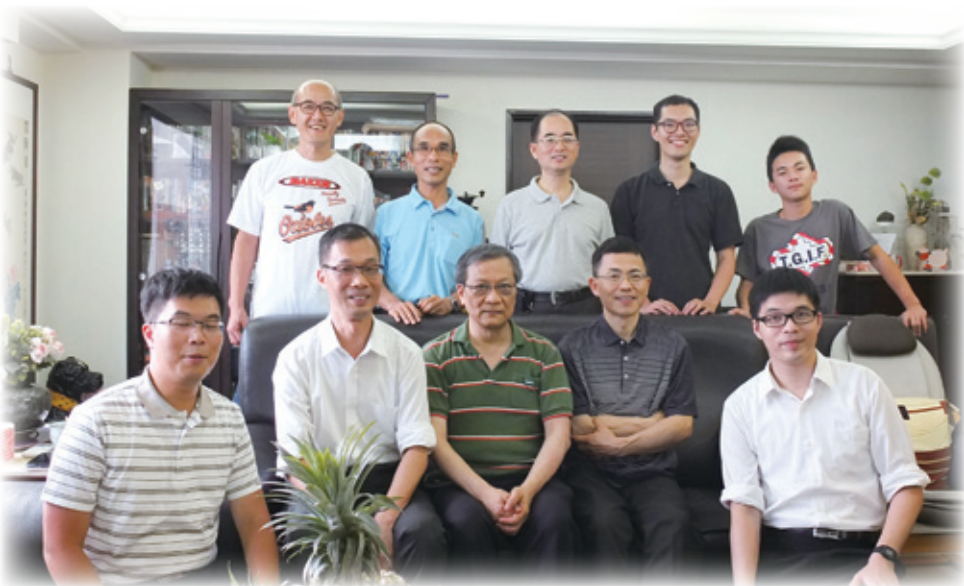
曼谷全時間訓練 13、14 期學員合影



於邦韶通會所前與聖徒們合影



帶學員至印度開展時與印度聖徒合影



與大學同伴分隔多年後相聚

家人合影









與泰國陳澤翰弟兄配搭傳講福音信息